

庫文島城

集三第部一第

蝠 蝙

著 松 小



行集社下出書刊月



# 蝠 蝙

著 松 小



王  
A

池邊畫伯裝幀

康德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城島文庫



編

蝠

(定價一圓)

著者

小

松

撫順東八條通四七番地

發行人

城島德壽

新京西七馬路十四號

印刷人

駒越五貞

新京西七馬路十四號

印刷所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發行所

撫順東八條通四七番地

月刊滿洲社



# 自序

——也算解題——

我是一隻追求光明的蝙蝠

在永恆的黃昏裡飛

我記念這一朵蓼花

寂寞中開放 寂寞中枯萎

若是小說裡沒有故事，故事沒有矛盾，矛盾中沒有真理，則是四季裡沒有春天，春天沒有花，花沒有香；我感覺到寂寞。

在人間的大寂寞中，尋找着故事，在弱聲的呻吟下，發掘着矛盾；那空虛的賜與，使盲者沒有看到一切，祇有死寂的原野，塗着黑色的廣漠；幾幅剪影的故事，就產生在這茫茫的夜

中。

我想到摩西告訴以色列人收藏『嗎哪』的話：這東西是不可以留到早晨的，若是留到早晨，不是生蟲，便要變臭。

不是嗎，有一種朝顏花，它也是一生沒有看見過太陽的。

我是一個失掉了共同感覺的畸人，常是愛着別人所憎的，有時也憎着別人所愛的。夜，我愛！那渺茫而遼濶的黑色，無邊際的彌漫在宇宙，在死寂的沒有一點聲息中，我即便是一棵蓼花，一枝蘆葦，也會燃起它生命的花火，一閃的光，迎着向下沉落的死滅。

聽呀！蝙蝠正是呼喚着那渺茫而遼濶的黑夜，飛向無聲息廣濶的漫野，是什麼塗灰了這歷史的一頁，我儘管有我的寂寞。

我無言，緊閉着口聽那夜鳥航渡，天上沒有星，沒有月，人間沒有燈火。宇宙是無光無響的囚牢，祝語牠輕輕的飛，飛向那高渺的空中；人們都睡了。我愛，人所不愛的夜。

蝙蝠是呼喚着夜，海燕是呼喚着風雨，有一個小女孩子，是在頌讚着她的光明：

The year's at the spring,

And day's at the moon,

Morning's at seven,

The hill side's dew-pearled,

The lark's on the wing

The snail's on the thorn:

God'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

-R. Browning.

蝙蝠會飛去，海燕會飛來，我們的孩子呢？

我有一個無止境的寂寞，我愛這茫茫的黑夜，有一夜，終會有一夜，風雨拔掉它的羽毛，也不能飛，也不會鳴。

黑夜，你來罷！沒有你，不會有風雨，更不會有黎明。

風雨！你也來罷！不然，黑夜不會走去，黎明不會來臨。

黎明！你來罷！你會介紹給我們一個明天，使無止境的寂寞也會像那女孩子一樣的歌出。

但是天會亮的，雨會止的，蝙蝠也會死去的，也希望，在一般孩子的口中，會唱出那明亮的歌聲。

忘記了時序的循環

也常在黑夜中忘記了睡

我是一隻追求光明的蝙蝠

在永恆的黃昏裡飛

小松

四月四日午夜豐樂屋

目次

夕刊的消息	一
病患	一七
津村	二七
走失	四七
南行	五七
月亮落了	七五
雙曲綫	一〇七
妻	一二九
洪流的蔭影	一四一
一文學青年自白	二二三
自序	卷首
跋	卷尾



## 夕刊的消息

天沒有亮，雨已經止了。

那籠罩着一層幕色的海水和青山，一條用岩石鑿就的海岸線，綿綿的伸到視線的終點。石洞中寄居着海鳥，陰天雨天都是照常的在海面上遊巡，海波像白色的野馬，在綠野中不停的依廻。

丁大翻了一個身，疲倦死賴賴的貼在他兩條腿上；他從那舖小炕上支撐起身體，第一眼先從小窗望一望灰色的天，雖然是天有陰晴，氣候有轉變，可是丁大起身時所望到的天色，永遠是灰沉沉的，雨濛濛的。

『許是要下雨』他想着，猜着，東窗爲什麼比昨天黑？

像昨天一樣，起身後，輕輕把窗戶拉開，那一陣濕風帶着很濃重的水氣貼在他那古銅色的臉上，唇角的一撮黃痣，幾根特具的黃鬚鬚，驚駭的一段晨風舞，促使他一雙枯乾的手掌，舉到生滿了細紋的臉上擦動了一下。

海的氣息，和海的聲音，向這黑灰色的小屋輸送，角落裏一面蜘蛛網，不停的抖動，黃色的長脚蜘蛛恐怖的逃向更黑暗的角落中去了。

雨的憂鬱，侵蝕着一棵老人的心。

『英子！快起來弄飯！』丁大低聲的呼喚着，又把那扇爲風雨剝掉了幾層皮的木門拉開，從門的空間，開始透進來一條灰光。

『……』杭的角落中，像是一條貪睡的小獸，用輕的氣息蠕動了一下。

『英子快起來弄飯』老人的聲：『連昨黑夜下雨都不知道，乾柴又澆濕了。』

那黑暗的角落，是背着窓和門的灰光，現出一條黑影在搖動，於是丁大走出了那道狹的小

門，去海邊看潮。

被雨洗得潔黃的砂石，鋪着去海的道路，從這暖和色調中，放射着涼意。

秋天了，丁大依就是一身石藍色的單衣，前身佈滿了各種魚鱗的白斑，後身劃着白色圖案的汗跡，乾硬的衣服，給人一種冷冰冰的感覺，他的褲子永久是捲得高高的，下面現露一雙暴滿了青筋的腿和腳。

『爹！』

丁大一驚，回頭一看；是自己的兒子。

『大風浪！』小二沒有注意到他爹的表情，望着海的潮頭喊。

『你姐姐起來麼？回去叫她快作飯，我到你李大叔家去看看，問問害出船不？』

丁大把孩子的背影，用眼睛送到自己小屋的門前，自己想到出船的事。……

向東走了兩步，幾個小雨點先後飛落在他的臉上，飛落在他的頭上，那白的髮錐挺直的立在那疏落的黑髮叢中，他又感覺到雨的冰冷，他惱怒的抬起頭，望望天空的流雲。

『昨晚租妥的船，無論颳什麼風，下什麼雨，船也得要出的。不然租錢……』

丁大又一轉念，想到昨天女兒所說的事情，眼前又浮上一團黑影，湧起了一股心潮，臉上有點熱，雖然那熱是含有歷史的陳腐。他不知道脚步是多時停下的，下意識的又返歸自己的門前。

一抬頭，看見簷前掛的那張魚網，像是夢遊者清醒了一般。

『爹！快洗臉吃飯。』屋中又傳出女兒的聲音。

丁大的身子才進門一個側面，那熱呼呼的水蒸氣使他感到那熱力難以忍耐，於是又吩咐小二開了小窗。

窗外的雨聲疏疏落落的又響起來了，

『爹往那裡去了？』女兒蹲在地上洗手：『小二說爹在看潮，又說往李二叔家去了，十三四歲的小孩子說話一點准都沒有……』

『是到你李二叔家去了！探聽出船的事，順便託他……』丁大自己知道，並沒有走到李二

的家，但是他不明白，竟在海岸滯留了許久的時間。

『風大就停一天，再趕上暴風雨呢？這樣的大潮。』

在吃飯的時候，英子向她爹這樣慰問着；可是她也知道，明天的生活，是須要今天出外尋求的，如果爹和弟弟今天同困守在家裏時，自己又不能到園子去，明天的生活，將要和今天的雨一樣的憂鬱，一樣的痛苦，她也知道，昨晚李二叔特意來商量妥的租船的事情，爹是在風雨中長大的，英子明明知道今天的船是非出不可，但是由於歷史所傳授給她孝心，和那不可知不可解的感情所趨使，終於發出這同情的慰問：

『叫二到市上去試試，就是找不到什麼，明天？一天怎麼也能溷過去』。她又根據了過去的經驗：『再不然到李二叔家借借試試』。

丁大默默的，也不怪女孩的話與現實生活太隔闕，他似乎是認爲女兒是應該這樣解說，自己也應這樣回答：

『李二叔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可是，風天是這樣回答女孩，雨天也是這樣回答女孩，他



自己感到了厭倦。

他們靜靜吃着早飯，雨在窗外一起一落的聲音，雨點漸漸的加密，聲音也更響亮了。

『二吃完飯還是到市上去，你姐姐今天又不能上園子，又找不到別的工作。』丁大注意着小二，小二閃急的將眼光由爹的臉上移轉到姐姐的頰上。

英子低着頭，羞澀的目光，在藍邊的盤上遊巡。忽的，心頭上又掠過一片暗影……。

王把頭對自己所懷的野心，早晚是要對爹說的，自己總不能和別人比，雖然別的姊妹家中和自己的家中是同樣的需要吃喝，可是勿論如何，決不能因為這個便糟塌了自己的清白身體——她繼續想：

自己總是要嫁人的，雖然是現在爲了爹爹每天增加二十錢的收入，積還娘的餘債，因為這個便放棄自己的貞操，也是對不起娘——

丁大的背影上印着小二營養不良的體格，一同埋在門外時，英子又想到：

——爹的擔負太重了，自己廿年的青春，娘的棺材債，利息——

她漸漸的昏沈了。像是在夢中，王把頭的影子又向她撲來，使她發了一驚。

水濕的細砂。在脚下磨擦出來的瑣碎足音，英子在沈醉的意識中，聽到那熟稔的語言，像夢，她失掉了判斷力在哭泣着。

健壯的李二陪着瘦長的丁大，一先一後的走進那條狹門，丁大從李二的身後，看見女孩橫在小炕上，睡下了，把臉埋在雙臂中，飯桌很狼藉的沒有收拾。

『……怎的了 你二叔來了，快起來。』丁大一面讓李二坐，一面招呼女孩。

『大姪女不自在？』

『不是，方才還好好的，大概又是因爲不能去園子的事：……』

『你二孀身子不大好，要你去二叔家陪一天。』丁大的話還沒說完，李二便繼續着：

『大概今天不致發生什麼變動。』停了停：『明天我就要留在家裡了。』

『是！』英一面收拾着桌子又忙着給李二叔倒水，『可是』，像是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急忙把

頭又轉向了丁大：『爹得早些回來，我今天有事情要跟爹商量。』

兩分鐘後，兩條影子又向海邊走去，李二那頂失了邊緣的草帽，在雨中顫動着。

孩子最後的一句話，又浮在丁大的腦中。

又想到方才看到的那張將要失去青春的淚臉時，像是鐵的溶汁，貫穿了老人的心版。

『終究要商量什麼？』漁船離開海岸時：『許是果木園子又鬧什麼……』這個壓在心靈一棵千斤重的疑問又在移動。

李二努力搖着船，妻的產前恐怖，總是在他眼前沈浮，他完全忘掉一往所理想的；一個新的生命降臨在他和妻之間的快樂。

入海三哩，李二還沒有從眼中擦去妻的影子；浪稍微靜了一些，可是黑雲堆得很厚，天色發昏，李二和丁大的心靈，四隻凝視白浪的眼睛，忽然一同爲海面異象所吸引了，兩個人同時放下了櫓槳，開始運用捕魚工具。

船在海波上悠悠的浮動，白銀色的魚，漸漸把船底蓋滿，李二心上雖籠罩一層對海的歡喜，但是他始終不能放下妻將生產的念頭。

海嘯隨着風聲加高，魚雖然給船加了很大的重量，但是也抵不過浪力的猛烈，李二老是掛念着妻，又加天陰得像水鈴鐺一樣。

丁大的心都笑開了花，每一網魚都給他無上的歡喜，每一網魚都給他無窮的希望。

——這批魚上市，弄個七元八元的，就許翻翻身，風也隨着希望加緊，浪也隨着魚加多，船有些抗不住浪和風的衝激了。

李二一肚子心事，早就疲於在海上和風雨苦戰，丁大永久是貪戀着他的希望。

『不忙！再來幾網……』這樣的喊着，延長着時間，於是向那天水相接處拋了一條展望線：『許不要緊！不怕雨，祇要不起暴風。』

在風加急的時候，兩人集了最大的精力，掙扎着生命的安全，保持着希望不加損失，開始向海岸划進。

李二的歸心急切，恨不能立刻飛上海岸，脫開這風雨的危險圈。

黑的天，遠天破了一條裂痕。繼續一個極沈重的雷聲，震得兩人的神經一跳。

船失去了操縱的力量，一個點的大雨，水像潑的一樣向船上網罩過來，浪頭上起着白煙，丁大拚命的淘取船中的雨水。

在水雨迷濛的海上，船身沒有前進的能力，逃不脫這碧雨色的恐怖。

丁大淘過三桶水後，一個大浪像水山一樣的撲過來，丁大覺船得頭一輕，在一聲驚人的吼叫中，李二被浪奪去了。丁大從水中露出了眼睛時，魚也消失在雨浪中了，第二條大浪又堆起來，永遠埋了李二的影子。

丁大眼前一片黑，他知道已經失掉了生的希望。

小二整天沒有找到一口東西吃，餓的心裡發慌眼發昏，雨也越下越大。他頂着雨在這大都市中尋求了一天。

在晚上；走進一條黑暗的弄堂中避雨，於是在失望與痛苦中感到了一線安慰，心靈的光明之門，又輕輕的推開了一扇，他便想在這裡寄托他那飢餓與疲倦交織了的身體。

感謝天，當他走進那弄堂時，在角落裡發現凌亂的草，這樣引起童心中的一點歡喜，一種



無所謂的驕傲，便鋪着爲雨所淋了的上衣，蟄伏在草中，作了一個大都會中的尋夢者。

——爹和姐姐在一個豐美的晚餐中，在期待他們的兒子和弟弟的歸來，爹講着海上故事，經姐姐所作的魚是多們鮮美……

一條涎水，由唇角流到手背，很滑利的又流落在草上。

——忽然爹發了脾氣，怪自己不長進，沒有……

小二發了一驚，腿上貼了一塊疼痛，獸樣的叫了一聲，一翻身，那滿了垂涎的手背，立刻糊在了眼睛上。

『狗養的，又來搶我……』一種含有極惡意的聲音飛過來。

小二把眼睛從垂涎中睜開，冰冷的一隻泥腳，已經踏在腰中，一抬頭，從那暗紅色的燈光中，現出一個襤褸的黑色輪廓。

『×你媽！』二用驚哭的音調，報復着對方的罵聲和行動，自己也試驗着爬起身來，又感到肚皮內層的空虛，頭腦比較平時增加了重量，在黑暗中又舉起了兩條眼光，心中充滿了恐

懼和無名的悵惘。

對方惡意的罵聲漸漸提高，兩分鐘後，兩個同運命的人被一個披着睡衣的人驅逐在雨天中。

二沒有去向，懷着難忍的飢餓，追隨那敵視自己而不賤視自己的乞丐——背上的一個大紙籠而流落在另一個角落裡去了。

雨點打在頭上，二感覺到頭是更沈重了，心中發出了錯失的慚愧，像是一個忠誠爲朋友的人而在無意中掠奪了朋友的幸福一樣的不安，任憑那背影飄過來怎樣的『……要你的狗命！』不住口的惡聲，二再也沒有回答他的勇氣了，在他後面尋求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的——雨是滴滴的落着，夜色塗上了黑的光彩，街上沒有行人，汽車的尾燈，在鮎魚背似的馬路上拽着一條一條的紅光，雨像是永遠不會止息的。

小二以爲奇怪的朋友，那撐紙籠的朋友，很熟稔的又走入一個黑的弄堂中。

『……聽不清的聲音。』

『給你，這是乾麵包……』

『……』

『你不明白！小心！明天別叫別人抓去住黑屋子。』

過了兩分鐘，雨聲漸漸的低下去，黑暗中有碎紙交碰與緊壓的聲音。

『我看見過，穿它走道挺憋扭，』小二的聲音。

『不，她們竟坐汽車……我告訴你，是數一數二的潤人，聽說辦理慈善事業，剩了一大筆錢，這筆錢的存摺竟落在他兒子陳大少爺的手裡，因為這個張小姐的金色和銀色的皮鞋不知添了多少。』

『你認識陳……』小二像探奇一樣發問：『你認識張小姐』

『都認識，常見他倆在一塊。』

『在街上？』

『不！』一種得意的語調：『在張公館。』

『你真行！你也常去公館！』

『可是現在也不行了！』語調中滿了失意和淒涼。

『怎的？』

『原來我老婆在張公館當老媽，也怪我總是去向她逼錢，使她無法可想，她拿出了這雙皮鞋，就是這雙張小姐的皮鞋呀！』他將那雙鞋珍惜的從二手中拿回去，仔細的放入紙籠中：『張小姐的鞋就是多罷，丟了鞋也是要找的，可是找不到證據，張小姐一賭氣四個老媽一同算了……自從老婆把差事打了之後，張公館我也不能再去了。』沈默了一會：『可是這雙鞋總也沒有賣上價。』

尾聲拽得特別長，一直接銜到弄堂外的雨聲。

.....

黃色的秋天，道上鋪着涼雜着暖的陽光，樹上的風，奏着秋的小曲，路上的行人人都增加了一層薄的絨衣，祇有小前襟上仍舊遺留昨夜的雨跡，在歸途中。

走過一個荒涼的漁村，在寂寥中，隱約的哭聲在不斷的波動着，老人的臉上，神秘的憂鬱。  
小二過了這使人不願多逗留的漁村，村頭的幾棵楓樹，反過來一片紅光，在黃光的網下，豐艷得像一堆黃昏燈下出現的瑪瑙；楓樹東，一片遼闊的果園，雖然看不清那半紅半綠的蘋果，在藍空下發出的光芒，但是小二很容易聯想到每天黃昏後從姐姐手中所接到那滿了果子灰的蘋果。

小二餓得腿發懶，像是沒有清醒一樣，已經拽了三四里路，疲倦的坐在一棵楓樹下的滑石上。

一陣風，隨着那淒涼的聲響，落下幾片秋葉，像紅色的蝴蝶，有意無意的落在小二的肩膀上……他隨便的拾到唇上一葉咬着含有薄苦的葉莖。

清醒的，可是二覺得是在夢中，真的！那是姐姐的影子，向自己漸漸的移進了，二呆癡着。

『姐姐……』二的喊聲，使英發了一驚，淚像是預備了似的聯串的山胸前流落下來。

『二！你那去了？爹一夜也沒有回來，風和雨那們怕人，在昨晚……』抖顫的聲音，使英的話中斷了：『我到園子找劉大娘，李二孀快生孩子了，二叔也……英向小二臉上閃了一眼：『快回去……』』

小二昏昏沈沈的，耳中充滿了姐姐的哭聲，眼前滿了姐姐的淚滴，想像中：

——爹爹還沒有回來，家中蓄藏的死寂和飢餓，自己沒有勇氣去敲開那柄鏽鎖……

二沒有知聲，把頭一低，轉身就走，丟給姐姐一陣淒涼和酸痛。

一個將滿十三歲孩子的前路，是憧憬着一支紙籠來延續在人間的生命；當日晚上，他又會見那昨夜的女人。

那紙籠中一張染了垃圾的本埠英字夕刊，在下角刊着一段風雨故事，標題是這樣：

250 FISHING BOATS  
MISSING IN STORM

一九三七·六月·大連。

## 病 患

晚上。

素文和西倍在春日叮慢慢的走着，從街頭走到街尾往復的走着，街景很熱鬧。

兩個少女打字員，親密的挽着臂，從他倆身旁走過：

『我願意作你的愛人。』一聲嫵媚的低語。

素文順着聲音，看見趕在面前的兩條富有青春顫動的背影，她迷惘的也向前走去，忽然就隨着西倍轉了一個彎，走入了一家圖書公司。

西倍選擇了大量的原稿紙和紅墨水。素文在注意着這新的事蹟說：

『明天就是你新事業的開始了。』

西倍在神經質的臉上，露出輕微的笑，這影子很快的就消失了，於是他們又在這條最熱鬧的夜市上走着。

西倍走得慢，心臟病近來又鬧得很利害，說話的聲音也很低，他自己說，近來是在掙扎着生。他還是敏覺的注意着從他身旁擁過去，或者是迎面擁上來的女人。

藍汽車過去了，車尾上閃出來青年女車掌。

黃汽車又來了，車輪在柏油路上放了一陣賴，車停了，先跳下來一位西裝青年車掌。

含有音樂成分的聲音，粗野的吵喊，充滿了；在這街的夜景中，人漸漸的擁擠起來。

一個西洋女人擠在了西倍懷中，認不清她是英國人或者是德國人，臉型是那們粗糙，頭上有一頂銀灰色的巴黎帽，春裝。

『西倍，我們走開這裡罷，擠起來怎嗎辦？』素文最先顧及到西倍的心臟衰弱，看着遊夜



的人，像是激流一樣的湧來。

走出了人群，又感覺到春夜有些冷意，兩個青年的影子，又滑入一條寂靜的街。

『我的病越沉重，便覺得人生越可愛。』西倍的聲音停頓了一刻：『我覺得光陰也越寶貴，友情更可愛，近來常和幾個朋友，用很多的時間，談我們高興談的問題，我們討論女人，宗教，哲學和戀愛的一些問題；你知道，我們祇要有工夫，便聚在一起談這些事情。』

西倍感覺到自己走入荒原的沙漠中，素文一面聽着像故事一樣的聲音，看着矗立在黑色天空中的大建築的尖端。各國領事館附近的樺木，黑密的發着瑣碎的聲音，他忽然發現西倍的聲音停止了。

『你們對於這些經驗又多，材料又方便。』

『是的，我被別人愛過，我也愛過別人，可是結果，我也沒有愛別人，別人也沒有愛我；當愛而不得愛的痛苦，還有不當愛而被強迫去愛的痛苦，使我更對人生厭倦了！』西倍沉默了，像是不願意再開口。

西倍除了心臟病之外，還有更厲害的愛情病在加害了他。

『若是我有一個愛人。』西倍仰着頭，像是向渺遠的天空希望着，像是對灰黃的路燈祈禱着：『我的心臟病會完全好掉的，是不是？』素文，你信不信？』

『信！』素文轉過了頭：『精神能醫治肉體，是的……』忽又一轉念；『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由濼濼的觀念會引出口津。』

西倍的臉被一盞路燈照亮了，對於素文的談話，發生了一絲笑痕，他說：

『我現在是多們危險，雖然我生理的年齡，已經度過了危險期，可是我的愛年齡，還是這們幼稚；現在，我幾乎失掉拒絕任何女人的勇氣，意識和感情，現在主使我去愛任何一個女人，我知道這是危險，這是我將邁入深淵中的預感。』

素文沒有言語，低着頭，默默的走着。經過一道橫街，走向一座小咖啡店的門前，迷人圖案的光彩，一閃，又是一陣使嗅覺興奮的氣息撲來。

『現在也許是上帝特別苦待我，又把我們放在了一起。』他們又走入了另一條狹小的街中。

西倍這句話說出了口，又清醒的知道走在他身旁的是素文，已經是作了一個孩子的母親的素文。

『已往——』素文的話，忽然沒有繼續下去，像是要加考慮的樣子，西倍的頭轉向了她，這無語的責備，她已經習慣了很久，她立刻又把那句話繼續下去：『我是被愛情虐待着，那時愛情對於我，有如一盞明燈對於一個失掉了翅的飛蛾一樣；現在，天又賜給了我用不了的愛情，西倍，你頂明白，愛情是不可像禮物一樣的送給友人的，不然……：……可是，我沒有勇氣來分贈我丈夫的愛，我也愛我的孩子。這愛讓它完整不分開，我也痛苦，我現在才知道，愛情太多了，也是一樣的痛苦，甚至於比沒有愛情還痛苦，你會相信罷，這是我度過實踐生活之後的一段比較。』

他們祇是注意談着和聽着，走到沒有燈也沒有人地方，便轉回原路，又向另一條路中走去。

『我們又走到了這條街。』素文自己知道方才的話是太拒絕了西倍，當她看見一幅氣燈廣告。

告牌子的時候，忽然想起來：『那位愛你的王小姐，還是在……』

『我不願意你再提到她。』西倍像是心臟病發作的樣子，臉上表現了極度的痛苦，『她還是在那裡，你看，就是在那裝置有照明燈的那個公司，她在那裡作小職員，今天早晨我曾看見她從我家門前走過，她提着風衣，像是忘記了愛情，忘記了我。』西倍又在想些什麼：『她有時經過我門前的時候，脚步總是放得很緩慢的，用眼睛在尋找着，她愛我，她愛我越深，我感覺到痛苦越大；素文，我的心情，也祇有你會明白的，她永遠也不會了解我。』

素文這時像是忘記了西倍是在和她談着話，已經斜斜的走在西倍前，有半步遠。

『快走幾步，就到了。我看看她。』素文回轉了半個臉。

『我不願意再見她。那祇能使我的痛苦延長，使我的痛苦引深，現在我對於淡忘，反覺得是一種快樂，是一種喜悅。』西倍表現很堅決不再向前走了。

素文轉過了身，停了一會：

『西倍，我想見她一次，甚至於幻想着能够認識她，把她像妹妹一樣的要好起來，我這是

爲了你的痛苦，我願意這樣作，犧牲了一切我也願意這樣作。」

在街頭站了有五分鐘的光景，他們都在急燥着，西倍的病又發作了：

『現在我要回去，肚子……』西倍一句話沒有說完，又轉爲：

『今夜還有夜班，頭一天，第一班。』

『回編輯部去嗎？』素文問。

『不！回家去。』他上了馬車。

春夜的燈，閃着微弱的光輝，素文忽然又被一種孤寂衝激了。

『西倍，我送你回去罷。』她又喊住了西倍，跳上了馬車。

兩個人在車上沒有說什麼，晚風已經是很涼了，西倍追想着方才的一幕，也不是煩惱，也不是歡喜，一種說不出的味道，混合在他的感覺中。

車穿過一條黑胡同的時候，他又咀咒着上帝，爲什麼要待他這般殘酷，這般無情。

素文的確也是在不安着，這錯綜複雜的愛情來訪她，她覺得那一股力量都是熱烈的可愛

的，這時在她心上感覺到一種重壓，精神是在飄搖不定。

『素文！』耳旁吹過來西倍的聲音：『你是不會接受我的意思罷？』

『是的！我希望你走一條快樂的路子，也希望你愛一個你應該愛的人，你的心臟病很厲害，也許我不應該這樣對你說。』素文蘊藏了許多說不出的話。

『素文，你竟把天性抑制得這般馴服，要作一個社會認為合法的人，我真驚奇，我常常想，我要作一個叛徒，我常常想到祇有叛徒，才是世界最偉大的。』西倍又像是把心臟忘記了。

『叛徒是什麼意思？』

『叛徒嗎？我愛你，我不合法的愛你，便是我叛徒行爲的一種表現，假使社會再延長更多的時間不給我職業，爲了喫，我要作強盜，爲了女人，我要犯奸淫。這也許就是叛徒的行爲，但是我認爲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我愛你我祇是愛你。』

『可是我已經有了丈夫，也有了孩子。』

『這意識祇有一個俘虜才會有的，愛是本能，也是天性；你以為你愛你的丈夫便是合法的？愛你們的孩子便是合法的？而愛另一個愛人便是罪惡嗎？我祇覺得你是愚蠢，可憐。』  
西倍的話又一停頓：『請你原諒我對你的責備。』

『我愛一個叛徒是甚於愛一個普通人的。』素文說出了她埋在心角落的隱語。『可是我不能表現出我有叛徒的行爲，所以我在矛盾中，我在痛苦中。』

『你應該勇敢的愛你的愛人！』

『我的丈夫不會允許我那樣作，社會也不會允許我那樣作。』

『那你更應該去作。』

馬車不知走了多少路，穿過了多少街，西倍也忘記了方向，忘記了時間，祇覺得步行的夜遊用馬車代替之後，是一種說不出的安適。

『西倍，你的職業由今天已經安定了，我希望你明天便結婚。』素文突然的。

『結婚便是合法的愛嗎？我……我愛一個賭徒，甚於愛一個商人，我愛一個強盜，甚於

愛一個乞丐。』車走過一棵樹下，蔭影滑過了兩個人的臉，西倍驚愕的把聲音略微一停又繼續着：『我懷恨和氣憤乞丐。比懷恨一切都厲害。』

『若是不快些結婚，我想你的痛苦更會引深的。』素文也忘記了時間，忘記了路。

『結婚和一切制度都是一樣，若是用結婚限制我的一切，那我一定不結婚。』

西倍感覺到最大的悲哀，在他不能作叛徒的時候，他常想作一個狂人，因為狂人，在社會上是被認為合法而允許存在的人，他感到悲哀，他感覺到寂寞。幾年以來他是這樣孤獨着，他度着自己的生活。



## 津 村

### 一

孫家便住在這津村的西面，門前那棵黃綠色的垂楊，和那兩間農村典型的草房，都是在表現着孫家在生活上的不長進，看到那院庭的潔緻，和那幾株野花的點綴，也能知道主婦是怎樣強幹而愛好的女人了。

畢竟孫二哥是太軟弱了，不多幾年的工夫，孫家的菜園都賣掉了，孫二哥以往是園主，現在降爲僱工了。

歷史上是在無意識中產生了這美麗的津村，那春天的風歌，夏天的蟬鳴，有時綠的菜園映照著秋的楓葉，特別是在朝露或薄霜的早晨，津村真不知道要顯出多少冷靜的優美。

大都市的人，沒有看見過津村的風景。津村的居民，世世代代都是這樣度著生活，也忘了用這種美麗向別人驕傲着自己；正是因為這樣，津村在歷史上沒有起過一條波紋，所以他們的生活都隨着他們以往的生活過去了。

全村的居民，都是種着菜園，沒有一塊米田，世世代代都是這樣的。他們的生活線共有兩條，村西有桃河的流水，距村東五里有一條鐵路，津村便自然的建在這兩條生命線的中間。桃河的水，每年春天懶懶的載着落花，優閑的流着，她給津村洗肥了綠野中的蔬菜。

『粉紅色的姑娘，綠野的看護者！』這是桃河的別名。

××鐵路上的機關車，一年四季奔跑着，帶去了津村的菜，又從市上帶給津村的米。

時代漸漸的變了，桃河的流水對於孫二哥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了；可是孫二嫂始終是愛着這條美麗的流水，因為她飄去了許多青春的友情；在每年水上浮滿了粉色的桃花時，她是天天

來洗衣服的，有時她看着水中的影子微笑，她那輕渺的野曲，會隨水琴的清歌在蕩漾着。

近來她自己有一些改變，是因爲貴兒一天比一天的長大了，她心中所藏的那許多的憧憬，現在也淡薄而消極了，雖然那飄渺的希望，有時還在黑色紗圍中掙扎，可是那力量已經弱了許多。

## 二

這是春天第一道光線帶着愜鬱飛落在孫家院中的時候了。

貴兒在院裏院外的跑着，孫家二嫂在收拾東西。這時孫二哥從車站上回來。

『今天沒有車了，明天再收拾吧！』

『什麼？沒有車了？』孫二嫂轉過一張失望的黃臉。

『方才聽周大叔說每天有三蹕向北去的車，怎麼今天會沒有車呢？』孫二嫂又接着問了一

句。

『我們不能坐晚車走呵！晚車不賣三等票。』孫二哥這樣解說着。時間雖然是春天，在他

那寬大的額上，散着淡薄的蒸氣。

『祇有早晨三點鐘那蹬車是我們坐的，明天收拾吧。』孫二哥坐在炕上，又對孫二嫂說：

『還是先去弄飯吧！』

『爸爸！我們搬家呀！』貴兒跑來這樣的喊着。

『孫家二嫂要搬起了。』津村的人都是這樣傳說着。大家也在羨慕着。孫二嫂自己也在憧憬着自己未來的新生活。

夜蝙蝠從簷下飛出的時候，在孫二嫂院中畫了一條灰色弧線，天已是黃昏了。

津村的風景是美麗的，黃昏更是美麗的。

貴兒在夢中笑着，他臉上畫着黑色笑花，夜是閃閃的抖落下來，他希望中的饅頭飛滿了天，樹上掛了許多光明的燈，他一個一個的拿來交給媽媽，他跑着叫着，夢在他臉上化了最後的笑花時，夜中的夢又平淡了。

孫二嫂再也難睡去，呆望着那一棵黃綠色的燈光，室中黑影的輪廓，在凌亂中佈滿了恐怖。她爬起了那少婦身體，看了看夢中的貴兒，她安心的熄了燈，室中凌亂的輪廓，立刻都染在黑色的夜中。

她的一條黑影向孫二哥身旁擠近了，她那一棵青春的心，含着豐滿的笑在這黑夜中顫動着。

孫二哥還是安閑的睡着，週身罩着疲倦的細紗，他是懶懶的，雖然有許多不順利在生活線上阻止着，他仍舊是這樣安閑着，什麼重擔都在自己安慰着溶化了。

夜是一張神秘的愛網。

孫二哥翻了一個身，覺得身旁有熱的肉在貼近了，某一種感覺擾醒了他的夢，他興奮的將那少婦赤體抱在懷中。

### 三

月光在紙窗上爬白了一個角時，孫二嫂呆呆的想着，室中灰白色的光線在默默的舞動着，

從那破窗孔看到那遙遠的夜星。

她的幻想在希望中跳得飛快，她無意識中想喚醒她那疲勞而沉睡的丈夫。

月光在窗上一閃又輕輕的落了，宇宙呈出紫黑色，這啓示着未來的光明，她覺得時間到了，起來之後，又在低低呼喚她的丈夫。

孫二哥疲倦得不願意起來。

孫二嫂又在繼續收拾昨天東西。她屋裡屋外的奔忙着。竈中噴着艷紅的火，鍋中泛着軟軟的白氣。

孫二嫂伏在丈夫胸前輕輕的喚：

『起來吧，把車再誤了又怎麼辦呢？』她望着丈夫的睡臉許久沒有動，便懷着一點體貼又走開了。

紅米飯在燈光下吐着白色水蒸汽的時候，她的頭又靠近丈夫的臉，唇擦唇輕輕的呼喚着。

他腿微微向回一縮的時候，聰明的孫二嫂已經知道他要清醒了，用右手拍拍他的胸，左臂

環住了他的頸，她的額用力頂了他的額，頭微微的擺着。

『啊！醒了，醒了啊！』

孫二嫂真像是一隻山貓。

當孫二哥嘴角裂開一條睡笑的懶紋時，孫二嫂已經將衣服給他披在身上。

『貴兒！起來吧！搬家了，快去坐火車呀！』孫二嫂又在喊着貴兒。

『我爹呢？爹走了？』

『沒有！你爹在等你呢，快穿衣裳！』

三個頭圍着燈吃紅米飯的時候，孫二哥向孫二嫂看了一眼，他覺得妻今天美麗了許多：眉梢比平時長了一些，嘴唇也薄艷得可愛，穿了一件淡藍色的上衣，妻雖然沒有粉，沒有裝飾品，若是有這些東西，他想：

『妻一定更要美麗些。』

『今天晚上太陽不落我們就能到吧！』孫二嫂忽然將頭抬起這樣的問。

門外是小四的聲音，他每天早晨去車站送菜的。

『火車不通了，去A城的鐵路昨夜被水沖了。』小四帶來的消息，這消息在孫二嫂耳中像打了一個暴雷，呆呆的看着丈夫的臉。

『車又不通了，鐵路壞了！』她仍舊覺得小四的聲音在腦中亂衝。

『老四！快進來 怎麼一回事？』孫二哥跑出來了，這樣的喊。

『沒有別的事，就是說鐵路沖了。』小四擔着菜擔走遠了。

希望的花一閃便搖落了。

貴兒看着媽媽那一張苦臉，飯依舊在燈光中放着最後的溫度。

#### 四

每年到了落花時節，桃河的水面，浮滿了桃花片，那淡紅色的流水，映着兩條綠堤，孫家二嫂每次和三姐來一同洗衣裳的時候，總是要用手擺動着這可愛的水，唱着津村流行的小調。每次孫二嫂一開口的時候，三姐也要搶着唱第一句。



你叫王三妹來我叫張三郎，

你住在村底來我住在村頭上，

你家裏滿樹的桃花我抬頭就看得見，

我還看見妳洗乾淨的衣裳晒在竹竿上。

當她們從桃河回家的時候，要在岸上折兩枝桃花插在衣盆中；三姐是一個好說好笑的女兒家。

現在桃河的水仍舊是幽閑的流着，桃花片片的落着，津村的四野，是一片綠色的菜田，村人都是依賴菜田生活着。

黃昏前夕陽還未落的時候，許多菜擔，都擔入了村中！女人們在門前談笑着修理蔬菜，男人們這時都在休息着採菜的疲勞。第二天的早晨，菜擔都上了車站，入了市；津村的蔬菜年年是這樣向外流行着，山市上又輸入了各處，帶入了各種不同的廚房，經過許多厨夫或使女的手，到了各種各樣的口，過去總是這樣的。

孫二嫂是一個很有能幹的少婦，津村的人都是這樣來贊譽她，也是因為這種關係，村中有許多人時常談到孫二哥的不幸。

孫二哥有許多肥美的菜田，都是世世代代由祖先傳下來的，每年家裡僱了選菜的菜夫，現在家中冷靜的幾乎連老鼠都不高興起來。

生活標準向下降落的時候，津村的居民都感到了生活不像以往那般容易維持了，大家不明白什麼原故，米價高了，同時菜也換不出錢來了，大家天天得吃米，最先感受到困難與痛苦的要算是孫家了。

也許是因為孫家忠厚，才對於生活上沒有什麼發展，便一步一步的跌落下來，孫二嫂勸勉丈夫的結果，就想於最近要遷到工業興盛的A城。

孫家三口人的旅費，是用最後一畝多菜田，向周大換得十七元的代價，事實便是這樣結束了。

## 五

從那天早晨起，津村的確是比往年熱鬧了，菜擔都由市上擔回來，太陽爬上了樹，家家門前放着綠色的菜擔，赤彩的雄雞，向太陽唱着春深艷曲，白雞在啄着菜葉。

這時三姐獨自托着盆去桃河洗衣裳去了。

『三姐，又去洗衣裳嗎？』小四問。

『不洗怎麼的呢？』三姐笑嘻嘻的一字一字的吐着。

『自己去嗎？』小四現出一點奇怪。

『是——』三姐笑微微的將頭一低，才要走過。

『三姐！你看這些白菜都賣不出去怎麼辦呀！』四很快的找出了這一個問題。她默默的一笑，又安閑的走過去了。

『三姐！停一停，等我拉牛來。』

『去吧！我在前面等你。』三姐的聲音中含滿了春風的顫動。

這張風景片是這樣的：

一個拉牛的牧童，和一個洗衣村女，淡紅色的河水在流着，黃牛的前足浸在水中，頭在吸水。

『四！今天也沒有到市上去嗎？』她知道一定是沒有去。

『不是大家到了車站，把菜又擔回來了嗎？』小四聲音中帶着一點憂鬱。

三姐沒有聲音，用手擺着水，撈了幾片褪了色的桃花。

『火車不通了，還往那裏去送菜呢？』小四嘆了一口氣，三姐的確是很歡喜他這孩子似的大人氣。

『不去送菜放一放牛不是很自在嗎？』三姐爲他解釋着憂鬱。

小四臉上浮上一點笑影，他想到爹和媽因爲菜不能上市的鬱悶，就是自己也不如往年那般高興了。

『三姐！那件紅衣裳是誰的？』小四這樣問着，他的音波一輪一輪的向外擴大。

『我的呀！』三姐臉上貼上了兩片微笑。

『四！快走開吧！你看周大來了！』三姐那靈活的眼光，見周大的鄉紳氣，提着烏籠，由北面走來。

『周大叔！我們津村的菜怎麼辦呢？』小四拉牛退出了水面，急迫的拋過這種聲音。

周大才想開口，忽然看見三姐在洗衣服。他想：

『這兩個不要臉的東西，又在一處不知搗什麼鬼。』

『不要緊！你們不必駭怕！明天我給大家想辦法。』周大時常用這語調，給許多人增加安慰。

小四一條背影拉着牛走進了那綠色領域中，桃河的水仍舊不停的流着，從很遠的地方流來，又流向很遠的地方去，日夜這樣閑散微笑的流着。

## 六

周大是津村的輿論中心，具有無上的威權。

那是一天的午後，農民的希望都插滿了許多着彩的翅膀，飛滿了天，那急躁性幾乎要衝破

了整個的津村。

『恨不得一拳打翻這個世界！』大家都這樣的想。家中堆積的菜一點點的在腐亂，通車沒有消息，水是一天比一天漲大，北面的天色，是一片奧秘的黑幕。夜間看不到一顆行星，有時黑色天上裂開白銀色的裂痕，會使人想到天要破了一樣的驚心。

這真是猛烈的水，未來的恐怖，都在這黑色天中蘊藏着，在每天黃昏時候，津村的西面，都擠滿了人在談着水的消息。

『桃河的水漲了，水也忙得很呵！』

時間竟帶來了許多不幸，村人竟這樣的悠閑了五天，河裡的水也顧不得留戀兩岸的落花了，飛也似的向前擠，津村的人也常顧及到這猛水要擠出了岸，擠破了長堤。

連雨竟給人莫大的失望，以往的惱怒怨恨現在都變作消極與麻木了，三姐五天沒有洗衣服了，津村的人近來每個人都想到一個恐怖的問題。

果然一夜的工夫，津村的菜園被水浸入了，每個人由通車的問題，都轉到菜園上了。三天

的工夫，這問題竟轉變得這般快，由茶園的失望，便顧慮到了吃的問題，這問題在恐怖預料中竟擴大了。

一天的早晨，艷麗的太陽罩住愁雲滿佈的津村，三姐在村南的樹下，默默的追想着未來的生活，一點沒有注意河裡的流水，她腳踏著水唇舐的那蒼苔色的痕跡，她又直覺到習慣中的飢餓。

『三姐——三！姐——』小四軟軟的聲音，赤着腳從村中走來，三姐將頭微微向他一低，小四拽着一條懶懶的影子，走近了三姐。

『四！快來！我總想看看你，怎麼老是見不着你？』三姐將話說完時，一眼看到小四的臉上。小四看三姐的臉上露出了驚訝。

『怎麼眼睛上一層暗霧，額頰會起得這般高！』兩人是同樣的觀察，同樣的想着。

『四——』三姐用頭將眼睛壓得很低，這樣的呼喚一聲！又帶出一個默默的尾巴。

『家中沒有米，爹和媽都病了，你——』三姐的聲音低得如秋深的寒蟬一般。

『誰家還有存糧嗎？我們一天吃一頓飯！』小四的瘦臉上堆滿了不耐煩和羞澀的顏色，他近來對誰都是如此。

『對我說這些作什麼？津村除了周大，誰家不都是這樣。』小四轉過了身子。

『四——四——你回來呀！』三姐的呼喚又在他背影上閃了兩閃，三姐失望的悲哀壓出了幾滴眼淚，她轉過了臉，對着朝陽，默看着那黃色水面上浮着的小浪，想到了周大：

『周大有船，可以將菜很便宜的收集去到市上，到了市上可以得很高的菜價，船回來可以帶回米；米和黃金差不多來賣給津村。周大竟發了財，全村沒有不欠他債的，沒有不欠他人情的。』三姐默想着周大給津村所想的一切辦法，從黃水面上吹來一陣熱風，這使三姐在心中起了一陣煩燥。

『現在誰也沒有一根菜了，水也退了，後來怎麼辦呢？』三姐慮及到了未來。

『孫二嫂！孫二嫂！』三姐踏進津村，便遇了孫二嫂。

『來呀！』孫二嫂在她灰色臉上，現出一絲苦笑。



『孫二嫂！這可怎麼辦呢，真難死人。』三姐憂鬱的說。

『什麼辦法也麼有，姪二哥也是因爲家中要吃一口飯，現在欠周大三十多個工。』孫二嫂吐了一口長氣。

『我看姪還是到周家去一蹓，眼看姪爹媽再這樣過一兩天便不行了，姪能看着他們餓死嗎？』孫二嫂低低的聲音勸着三姐。

## 七

水漸漸的退了，津村人民在生活的希望線上，抓住了一點光亮，水仍舊是像忘記了過去一切的流着，兩岸的菜田，在太陽中發着油綠光彩的菜田，現在是被荒原佔領了那綠的領域，孫二嫂燒飯的早晨，這時周大闖入了孫家。

『孫二！』周大一進門，使孫二嫂的神經發出一串跳動，那沉重的聲音又繼續着：『我以往是看你忠厚，在你爲難的時候，所以才幫助你們，麼想到你竟這們沒有良心，欠我三十多個工，現在竟到別人家幫起工來了，我們忙的都僱不着人……』

周六在門外吵喊着，貴兒悄悄的看着爸爸一張陰沉的臉。

『周大叔，無論你老那邊怎麼忙，也得先叫我們喫一盤飯呀！』是孫二嫂聲音。

近來孫二哥聽了周大的聲音，總是心跳，像是周大的每條音波，都會割斷孫家的生命線，孫二哥的一張笑臉，像是極笨拙的習畫一樣難看，迎着周大：

『大叔，那動什麼氣，到屋坐坐罷……』

『不用說廢話，你欠我的工，就得先給我去修房子。』周大的眼睛像是噴着火，雞胸一樣的兩頰呈現着紫黑色，從古銅色的板牙中，擠出他憤怒的字句。

『周大叔還得多擔代，知道你老人家用人修房子，那們明天貴兒爹就會去的。』孫二嫂在這恐懼中哀求着。

一天的風波過去了。晚飯後，孫二咒罵着自己，也咒罵着別人，這一場水，又賣了個人的自由，他離開津村的計劃，和都市生活的憧憬完全毀滅了；夜風展開那輕渺的翅在軟軟的飛，他想起了很多事情。自從賣掉了田，現在又賣掉了自由，雖然他在追想着，但是他一點

並不悔恨，因為在那一個時代，沒有一個人不是向周大借貸的，那時有田有地的，都逼得廉價賣給了周大，結果還是一身債務，何況自己僅存的幾元旅費。

津村的夜，是寂寞的海，死沉中蘊藏着恐怖。

孫二嫂喃喃的勸着丈夫，明天還是先償還周大的欠工，短工暫時停止，因為米還可以喫兩天。

『不——我們太便宜他了，我要打死這個臭虫。』孫二哥宏壯的聲音，帶出了血彩。

孫二嫂在黑的夜中打了一個冷顫。

『明天他再來，我就跟他試試。』孫二哥的聲音，和雷一般的重，震動的孫二嫂的心。  
津村的夜，蒼茫的不知多時會亮。



# 走 失

—

黃昏時候。

影文進了編譯室。

『吱——』一條煙蒂兒由他手中飛入了痰盂。

晚燈照耀着案上凌亂的書籍，每一個小桌上堆着各種原稿紙，各種顏色的皮背書籍。

影文拿起了一本法文的藝術論，走到自己的小桌旁坐下，他表示很疲倦的將書打開，看了

一看，又將書推開，打了一個哈欠。

『這真是要命的事情。』他想。

『喂，老黎！不要太累呀！』影文看見對面相隔兩條小桌，一個工作的青年男子，他一双野大的眼睛，在微藍色的燈下轉閃着。

老黎將頭轉了過來：『哈囉！你又譯詩嗎？』影文問。

『是這一篇『愛的哲學』是真合於我的脾味，我譯得非常高興。』黎一面說就站起來走近了影文。

這們大的編譯室竟沒有人來，祇有一個擔任英譯的黎和擔任法譯的影文，擔任日譯的林野來看看便走了。

『真累得要命呀！昨天的小說才交稿，今天譯長便又要我作這個。』影文很苦惱的，指着桌上放着的那本藝術論。

老黎笑了一笑。

『爲藝術犧牲是應當的。』老黎說：『況且你在藝術界還佔有先導的位置。』

『很難說呀！』影文搖了搖頭，掏出了兩支雪茄：『就拿這冊東西來說吧，關於引證呀！年代呀，根本源淵，影響呀，社會史呀，經濟背景呀，這些都是有解說的責任，讀參考的時

間，佔了我許多睡眠的時間，這樣譯長還要催逼，這真苦惱。』

『你的詩集完成了多少？』影文問。

『三分之一的樣子。』

『快幹！譯完了先送給愛人一冊，那們！就那們的。』影文是知道老黎最近有了新愛人。

『這苦刑的工作，並不是爲愛情呀！確是爲吃飯。』老黎笑着。

『吃飯也是爲了愛情。』影文也笑了。

『噫！你的太太現在怎麼樣？三公子出世了沒有？』老黎笑着低聲問。

『現在還在院中，實行慢性消滅，妻也是很苦惱，也痛苦。』影文很悵憂的樣子。

『唉！這真是太不入道的事情，長成又消滅，影文，你想這是應該嗎？』

『家的經濟組織，你許是會明白，致於我和妻對於藝術的態度，你當然更會了解，處於這種情況之下，不能不採取這樣果決手段，兩個孩子的未來教育問題，都是我們現在雖努力藝術而不能擔當起來的。』影文又繼續着說：『我在巴黎研究八年藝術的結果，天天死守着文化獄似的圖書館，誰會想到國家藝術的光景竟會使人這般失望，出版界這般沉悶，經濟這樣迫人。』他很傷感的：『近來這不如意的工作，竟佔去了我整個的著作時間，將自己的趣味，也趕分得七零八落了——』』

『影文又拿出了雪茄，他們慢慢的吸着。老黎把詩稿丟在了影文的桌上。』

『在上月五日，得了巴黎一家出版公司，允許我出版一冊論著，現在原稿還未整理，妻還在病院中，現在又處於這樣迫急的情況中，一切焦急，都織在我的心上，你知道！一個著作家是不應當有這樣境遇的。』

『你的心思可以放平安一些。』老黎拿出牛津紳士的樣子來安慰着影文。

『影文看着老黎的臉，想和他開幾句玩笑，和每天一樣的來開開心，但是今天晚上的情景，』



竟與以往不同，他說不那樣閑散的話來。

## 二

『你的年齡和一切所未來到的問題，還沒有使你得到經驗，假設明天你和蜜斯于結了婚，或者有了同居的關係，你當然要愛蜜斯于的，過了五年之後，于小姐爲你生了兩個小寶寶，而且還預備贈你第三個小寶寶時，倘若你永遠愛藝術的話，你也沒有離開野星編譯室，而且每月的待遇還像今天一樣，在某一個時間，你會感受到我這樣痛苦的，老黎你信不信？』  
『影文覺得老黎與自己是一樣的文化勞動者，度着囚徒似的工作，說了這許多經驗，雖然引證于小姐，老黎以後又是向他開玩笑，而影文的確是沒有想到這些事情。

野星藝術評論週刊，每週和每週都是這樣出版，編譯室中的幾條機器，是天天的工作着。在一天早晨，影文沒有來，大家都覺得奇怪。

黃昏的時候。

影文很張慌的進了編譯室，他向老黎低聲說：

『妻不好了！現在的病，轉換了一種很利害的「歇斯低里」再加有……』他又繼續說：『我又請了假。』然後他很憂鬱的提着手杖回去了——許是又回了病院。

以後他便沒有來到這裡。

老黎是紀念着他這樣一個朋友——沒有消息的影文。

在一天早晨，編譯室的電話是請老黎說話，這是影文的消息，他報告妻在夜間死在病院，老黎問他來編譯室的日期，這時話已經不通了。老黎在電話號碼上默默的看着，他憶及了影文的忙迫和憂鬱。

從這次影文電話中帶來一點消息之後，便沒有一個朋友看見過他，在前一兩星期他天天在路上很急的走着，遇見朋友也祇一兩句話，便指走向醫院的那條路去了。

現在每週的哥星上，都刊有詢問影文消息的通訊，編譯部也會公開的寫給影文一封信。他的消息，沒有人知道。

黃昏的時候。

老黎在編譯室，慢慢的走着，像一條鐘擺，影文的小書桌旁，又換了一個陌生的人，他覺得失去了一個好朋友，他像古哲學家一像的默想着，當走近書架的時候，又拿起影文還未動筆譯述那冊藝術論，現在更沒有一個人承繼影文的工作，將這完成。他惋惜着將書又輕輕放下。

時鐘的双針慢慢的移動着，慢慢的追着趕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老黎的心上罩着一層灰色。

他想到譯書，他便坐在了他的小桌旁，這時他忽然又想起了愛情，他呆呆的望那藍色的燈，似乎是想分析開每一條燈光線的線，他看看桌上的日曆，懶懶的將手伸過去，輕輕的翻了一張，露出來的是一張，最艷麗緋紅色的上面印着羅馬字。

『明天星期了。』他心中透過很歡喜的一口氣來。

他想到了明天，愛情似乎向他貼近了：星期日的早晨很暖和陽光，晒着這秋風籠罩着的都

市，老黎在街上一步一步的走着，有時感到了愉快，有時又覺得悲哀，他下意識的站在了停車場。

公共汽車遠遠的駛來，站下。

『今天去訪訪影文！』他立刻這樣想到。

老黎這時心情中的希望和憂鬱亂滾，他訪着些陌生的地方，他忘記了門牌的號數，他祇知道影文住在美德前街，他在美德里前街慢慢的走着，注意每個門前那塊藍色的門片。

『許是二百四十號吧！』他想着，便走上臺階，按了門鈴，閃出一個白衣使女。

『野星編譯部的影文是在這裡住過嗎？』老黎明明知道他不是住在這裡，門牌上寫得很清楚，雖然都是凌蘭人。

『這裡沒有那個人。』使女現出不高興這位生客的樣子。

『那位先生在前兩個月已經搬到美德里後街去了。』使女身後立刻衝出這粗大的聲音。『門牌大概是五十六號。』老黎面前一個男子：『你去到那裡問問吧！』使女在那男子身後隱沒

了。

『噢！謝謝！』老黎又向美德里後街走去。

當他看到五十號門牌的時候，他的希望又放出了一股光芒。

『五十六號。』他驚喜的去按了門鈴。

一分鐘，三分鐘，五分鐘。

時間過去了。老黎等得直着急，猛力的敲了門。

『先生！作甚麼？』門開了，一個青年人這樣問。

『影文先生在這裡住嗎？』老黎現出很急的神情。

『是的！你所要問的是那位記者嗎？』青年房東的態度又和藹，又客氣。

『是……是……』

『唉！他先生搬走已經有半個月了，和他兩個孩子。不知道他搬到什麼地方去了。』青年房東帶着傷感的聲調：『先生！你看看他所住過的房子現在還是空着。』

黎看了院中的枯花，和秋天的草色，那無名的悵惘立刻鑽進了他的心中。

『先生！你還到屋裡看一看嗎？』

『是的！』

青年房東將鑰匙拿來之後，將影文的臥室打開，地板上凌亂的紙屑，過去的書信，遺棄的幾冊野星週刊……

牆上現出一張淡紅色的日曆，羅馬字是很顯明的一個7字。

『噢！兩個星期以前了！』老黎想着，悲哀壓着他說不出一句話來。

『那不是和今天是一樣的星期日嗎？時間過得並不久呵！怎麼人事變化竟會這般快呢？』

許多疑問擠在了老黎腦中。

老黎從亂紙堆中拾起了兩封信，轉身向門外走去，青年房東在後面隨着老黎的背影。

『先生！再見呵！』青年房東的聲響音。

老黎回轉不過他的身子。

（原題：淡紅色的日曆，署名：安風）

## 南 行

一天的早晨，南行的急行列車上，載着一位流浪的新客。

他的性格是特別的奇怪，憂鬱的時候，像天要落雨一般的陰沉；快樂時候，像春風在五月一樣的溫柔。他可怕的心情，是這樣不停的輪迴轉變者，他自己也常常是這樣恐懼着。但是他不知道究竟怎樣來使他的感情統一。

現在又到了秋天，雨是夜夜不停的落着，他是有苦雨病的人，尤其是在冷秋，他的情緒常常容易使他作一個苦雨病患者。在這可怕的秋天，他決心醫治他這種感情病，便要到他

的同學木英家中。

一個沒有太陽的早晨，從南行的急行車窗上，展開了一幅圖畫。

旅途的風景再加上這絲絲的秋雨，他想：

『這真是一個美麗的早晨呵！』

幾年前他是讚美着細雨濛濛的早晨，現在有時仍舊將這過去的回憶，渲染着現在的事實，他以為憂鬱中才能領會美麗的真意，他曾說過：

『憂鬱是一朵五月的花！』

他這樣祝福着憂鬱，有時決心來醫治憂鬱，因為他常常是這樣，在他習慣中生出一種矛盾的情緒。

在這天的黃昏，木英家中，多了這一個青年的客人。

他從頭至腳的裝修，都是中學生的樣子。

『這一位是李先生。』木英對二位少女介紹。



『這是妹妹』

『這是二姐』木英都給介紹了，又引了這位新客到了裡屋：

『這是爸爸』

『這是媽媽』木英接着又說：

『這是我的同學，新從瀋陽來呵！』大家坐下，新來客用輕俐的言語，說着：

『瀋陽的立體寫照！』

這時他的季候病的確是完全忘了，他自己也知道這個精神病院醫治他的病症是有效的，他的確是愛南國的天氣，那甘美的空氣是多們使他沉醉，有時他聽了黃鶯在春風的深谷，夜鶯在玫瑰花中的聲音，他愛這世界。

他以往狂想過愛情，那時他青春的火花，與痛苦的失望是經過怎樣猛烈的鬭爭！現在他對愛情生疏了，可是這次愛情又輕輕的襲來，這不是偶然的——就是說他和璽梅的愛情不是偶然這次南遊造成的。

鹽梅，鹽梅便是木英給他們介紹的『這是妹妹』的那位妹妹。

鹽梅也知道他叫李一雨，雖然哥哥稱他爲先生。

木英沒有一個時候不是在意融恰他們倆個人的感情。

那是去年的春天，東風吹到了人間，許多人或許都在紀念着那星期日的晚上，富於藝術光彩的遊藝會的晚上，那時一雨在會場，特別注意到扮演農家女的那個窮姑娘，打開記憶還可以想起：

『在足光與旁光強烈的對照中。現出一個農家姑娘的典型，他那沒有洗過的臉，頭上包着一條方格布巾，眼睛很怕人，也許是象徵她的聰明，祇有活潑沒有美麗，她祇爲了藝術，不是爲的誘惑……』

那便是鹽梅藝術天才表現，第一次映入一雨眼中，其實鹽梅在她十九個青春的過程中，對於這得意的表現，真不知有過多少次；已往她在劇場上要求最美麗的裝飾，她在修飾的藝術上，確有驚人的地方，真的，誰也不會預想到她能够用這簡陋的服裝，表演出她藝術天才。

有許多人紀念着這天晚上，鹽梅姑娘的農女。

一雨是特別紀念着這天的晚上，鹽梅姑娘的農女。

他們倆人的接談，是在一星期後的一個音樂會上。

『一雨的口琴獨奏！』來賓都誇讚這項節目。

『鹽梅是南國人。』一雨知道他的身世，更佩服他的麗質聰慧，自己從認識了鹽梅已後常常羞慚自己藝術修養低淺，無形中在藝術上又特別努起力來了。

春深到了，南風帶給鹽梅許多喜悅，他姐姐的一幀春衫麗影是最近由南國寄來的，後面寫着幾行清秀的美術字。

『梅妹妹，明年畢業時，再將北國風光，帶回南方，最近描給我一幅北國的春好嗎？畫課題就這樣的決定吧！米妃姐。』

那次春季旅行，鹽梅便決定想在旅程中完成這一幅功課。

在深深的夜中，她覺清淡的無聊，偷偷的襲來，她翻讀了兩頁丁尼生的詩，更覺得生命是

空白的過去了。她寫着：

『一雨』

明天上午九點鐘，由校起身去南郊遊，有工夫可帶了畫具，來校同行。梅寫在夜深時『

南郊的風景吸來了許多遊人，年年春天綠意和秋天的楓葉，都有這迷人的魔力，幾個頭集在一起的野餐會，綠林深處秘藏着三五畫具，許是因爲詩人和藝術家的點綴，更增高了南郊在風景上的價值。

『昨天姐姐來信，要我作一張美麗的風景畫。』在璽梅丈青色的春衣上，掛滿了五月的南風，她發出那清幽的聲音真如黃鶯低唱於幽谷一般的清潤。

『就是你已往說過的那位在杭州藝專的那位二姐姐嗎？』一雨覺得在這嫵媚的春風中靈魂都呈出了微笑。

『是的！』璽梅起始打開畫具。

一雨對於油畫是不通得很，他對於繪畫知識，幾乎在別人面前都不敢談，今天他雖然提了

畫具和璽梅一同來的，但是誰都知道，他決不敢在璽梅面前來提筆，因為他平素信仰她的藝術天才，他在她的信仰下埋了一點虛偽。

『二姐姐給的課題是：北國的春。就照這樣作吧！』璽梅這樣說着。

『我怎麼沒有先問一問課題呢？』一雨這樣的想着。

『北國的春，真好極了，這是多們富有回味的課題。』一雨稱讚着說。

似乎是有許多希望蓋滿了畫布，僅僅是一幅畫，璽梅姑娘竟找不出從那一個發端起始，雖然她對油畫是最有修養，今天却和一雨犯了一樣的病。

怎樣能將這幅作品，寫得使一雨也知道我有和他一樣的藝術手腕呢？她心在跳的時候，還是在默默的佈置這幅作品的輪廓。

『是從自然風景起呢？還是從建築上寫起呢？』一雨用他的聲浪衝破了風的野歌

『從那座茅亭寫起吧！』一雨接續着又說，他的畫具始終還未打開。

這時璽梅的心思亂了，神經在肉體中跳得很利害，他想：

——在這位藝術家眼前，這幅畫恐怕很難完成。

『這裡是再好沒有了，就用那茅亭的東角爲畫幅的中心作一個輪廓吧！』一雨發揮着他那淺膚的美術觀念。

『行，行，可以！等一等。』鹽梅答應了，他們仍舊沒動筆，她心中有些不安了。

『他是輕視我的美術修養啊！爲什在未動筆之前，便在我畫中提到輪廓呢？』鹽梅這樣想着，陷在恐懼中，希望的紅花片片的落了。

『一雨！請你到那楓樹下面茅亭旁作畫。我想用你作爲畫材可以嗎？』鹽梅忽然對一雨說，他心中輕輕的一快。

『很好！可以。』一雨提着畫具走向楓樹。

『北國的春。』便是一雨天天陪鹽梅姑娘來南郊作成的。

這篇作品若不是有預約或可能時，一雨真不知怎樣的希望獲得它，從他素來所夢得的南國姑娘中，鹽梅的藝術能力，這是多們使他傾服啊！

他從鹽梅姑娘的身上，作過世界上最美麗的夢，也用幻想和希望建築了一所思想的王國，他沒有一個時候不是想在這王國中與鹽梅會見。

『一雨和鹽梅的愛情是建築在藝術上。』許多人是這樣的說着，許多人是這樣想着，許多人是這樣的羨慕者，忌恨着……

他們的愛情，並不爲因環境，有激流的轉變，永遠是平淡的兩條影子，在兩人的靈魂中閃動。

秋風來了，一雨又患着季候的憂鬱病，有時從鹽梅姑娘那裡得一些安慰，然而總是像影子那樣的淡薄。

『這是北國最後的一個秋了！』一雨聽了她這樣的呼喚，心中便覺得有重沉的悲哀重重的壓在心上。

『明春再過一個北國的春吧！』有時候梅姑娘說了這句話，便接着一個輕輕的嘆惜。

『鹽梅！畢業後南歸計劃決定了嗎？』一雨憂鬱的問。

『這事情早就由家庭方面決定了。』璽梅談話時，常常用頭將眼睛壓得很低。

『南歸之後，將來計劃又怎麼預計的？』一雨將聲音落得特別低。

『唉！那總是後來的事呵！』

『南歸？』一雨自己默默的想着。

『我也很愛南國，很奇怪，很短的時間中，又對北國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留戀。』璽梅現出了一點悲哀。

『我不願意梅姑娘離開北國的。』一雨這樣的想着，看了梅的悲哀，雖然時間在秋天，可是他的心境却生出一個美麗的春天。

『明年的秋天，你不可以南國一遊嗎？你知道南國的風景多們美麗呀！』璽梅猛然從希望中放出這艷麗的花朵來。

『我也是這樣的希望呢。』一雨心中立刻生出一個小小的太陽。

『你若是願意的時候，明年和木英哥我們三人一同去不好嗎？看一看我們那裡的風景。』



璽梅的聲音中，藏着醉人的誘惑。

『路途是這般遙遠，怕媽媽不許可的。』一雨覺得有許多難題在阻止他的希望。

『一個月的工夫，我想總不致於有什麼問題。』璽梅望着一雨的臉苦笑。

『後來的事，還是留在後來決定吧！』一雨用那低低的聲音帶出了心深處的多少悽哀。

一雨便在這時候和木英有了交往。他們是依憑小說作了交往的媒介，他們倆人在友誼上，正是因為沒有起過什麼風波，所以才這樣的平淡下去。

木英並不知道妹妹和一雨在愛情的途徑上已經走了幾步，他以為一雨與妹妹是不相識的。也是因為他沒有發現她們的足跡。

是在聖誕節的晚上，天落着冷冷的雪，木英招妹妹到南關青年會開音樂會，恰巧那天晚上一雨去教堂唱聖詩，不然他們三人那天晚上在青年會，會有一個趣味的集合，散會後，璽梅似乎有許多不滿足的鬱悶，要求哥哥去看電影。

木英隨了妹妹的請求，來到了這對他生澀的電影院。

開演的時候，璽梅才知道是巴拉猛製的默片，正是因為哥哥鑒賞電影藝術的能力很低，也許這片子合了他的胃口，璽梅當然是不會感受到一點趣味的。

『哥哥！你們學校對於藝術方面修養最深的是誰？』璽梅突然想起這一句話來問哥哥。

『這很難說一定，有一位姓王的很不錯，不過他祇對詩特別愛好，他是一個沒落詩人，比較說還是那位姓李的同學藝術修養深，今天的音樂會本應該有他，可惜他沒有得工夫去，他今天若到會的時候，我想給你們介紹。』

璽梅的心房作了一下猛烈的跳動，同時影響到呼吸的緊張。

『他在一般人中，具有很少見的聰慧，他的修養過程，是從高貴的古典藝術蛻變而成的。

他是一個唯美藝術的擁護者，所以祇能博得少數人的同情。』木英又接着說了，忽然被妹妹插話打斷。

『聞說哥哥的數理在校中是很不錯的了。』璽梅伶俐的用這句話轉變了哥哥的談鋒。

『我素來是對這些感到趣味的，所以在星期組成了一個科學月刊社，我們想出版月刊，不

過能力很弱，覺得太孤單。』

夜深時，影院擁出了人的海，街燈照明了疲倦的眼和髮的頭，木英便在這疲倦中，送妹妹回了學校，自己孤獨的歸來。

木英是不容易感受什麼悲哀的，不然在這夜深的街景中，會使人感到了淒涼的寂靜，黃色的燈光，白色雪片向柏油路上落着，

這小雪歸來的冬夜！

春天過去，便是那綠熱的夏天，這時鹽梅姑娘便同哥哥向故鄉的南國歸去，他們一星期的旅途，竟談着南國故事。

南國的夢在一雨希望中竟漸漸的長大了。他近來的性格竟變得這樣怕人，憂鬱和快樂交替着。

在他希望的秋天到了，其實北國才接到了第一道秋天的陽光。

在一天早晨，南行的急行列車上，載着一位新客。

他是第一次到南國，旅途上他用幻想將鹽梅織在了理想的中間，在他眼前永遠有這一張粉紅色的愛網。

鹽梅的性情和她那愛藝術的習慣，都是山家庭賜與的。

『鹽梅姑娘的家庭是會陶冶每一個人的。』一雨到了南國第一天，便這樣贊頌着鹽梅的家庭。

她們的愛情每天是在集會中增加，鹽梅的家中，每天晚上，一定的都要集一個簡單的談話會。

『一雨在這裡沒有感覺過一點憂鬱，天天起伏在鹽梅姑娘的笑渦中。兩個禮拜後的一個秋月的晚上，微風冷冷的黃昏深。』

『梅！我們外面走一走好嗎？』一雨說。

『等哥哥回來我們集完晚會再去吧！』

『不！我很憂悒！明天我想北返！』一雨果真是憂鬱的說着。

『不！不要回去吧！北返爲什麼要這般匆迫呢？』梅轉着野大的双眸，希望的對一雨說。  
『走吧！我們到外邊走一走。』一雨又這樣提議。

兩條影子，滑過了黃昏月色，衣角擦過紫丁香葉，穿過了那黑綠色的薔薇叢，看到了古柳的陰影，繡着這夜晚的草地，自然界的音樂風，在心弦上依迴着。

『雨——我不贊同你明天便回去，爲什麼要那樣匆忙呢？這裡不是和你的家一樣自由嗎？……』梅姑娘的聲音顫抖着，她是懷着莫大的恐懼，在這冷水一般的夜中。

『我也沒有家，正是因爲我失去了家，所以覺得更自由一些；一兩年以來的飄泊生活，似乎是習慣了自己的命運，在你們這貴族化的家庭中居住，感覺到是一種束縛。我要去——雖然這次我要帶着許多惆悵和罪惡的走，但是我也要去。』一雨狀態像是暴風雨中的孤船一樣，不能鎮靜，繼續着吐他的聲音：『我現在仍舊是在矛盾的情緒下蜷伏着，即便是我明天悵惘的回去，和我今夜無言的死掉是一樣的，我想分開了你和我就像是分開了我所有的一切，我也想……』

鹽梅不願意一雨把話再繼續下去，開始提議着：

『雨！我們回去罷！夜深了，我怕——』在兩個人經過的地方，有幾隻野鳥飛起，驚恐的又躲入沒有月亮的樹影中。

『鹽梅！你看，這是手槍。』一雨很自然，一點也不驚慌的樣子，把手槍拿出來給鹽梅看。『這手槍並不是爲了殺你也並不是爲了殺我，原來的企圖是爲了愛我們和保護我們的；可是今夜——』

鹽梅呆呆的，已經怕昏了，再也沒有像方才那樣阻止一雨談話的知覺了；可是一雨的話自動的也接不下去了。這幾個字，像是在鹽梅頭上打了幾個重雷，失掉了一切思索，意識昏迷的抱住了一雨。

『雨！怎麼的了？因爲什麼？快對我說！是家裡的人對你有什麼……』鹽梅急得眼淚已經流下。

『不是我對於幾個人不滿意，如果強迫我那樣說，我是對於人類都不滿意，我失掉了家：

……』一雨的臉色淡白得可怕，頭斜依在鹽梅的臂中，鹽梅的後背已經貼在一棵傾斜白楊樹旁，兩隻左手握着一柄冷冰的槍，兩個身體，不加制止的，隨着樹的姿態，倒落在地上，地上的黃草，已經被夜露灑得濕漉漉的。

『我不知道爲了什麼。』一雨像是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最後又勇敢的：『爲什麼要愛我一個不能愛的人，甚至於要愛更多數的人而不能犧牲家庭的人……』

一雨的每一個字都會使鹽梅發昏，她戰慄的說：

『我總是爲了媽媽，才不能離開這裡，更不能離開家庭，雨！你知道我是怎樣討厭我這物質環境，我是多們憧憬着我自己所高興的事情。』鹽梅把一雨的頭抱在自己的懷中。

『今夜我想殺你，也想殺我自己，不然我將像一隻孤鳥，衝不開遼濶的，密佈的雲，和海上狂風暴雨的襲擊。我要你，祇要我飛出去，我便須要你。失掉了你，我沒有飛去的路程。你若死掉，也許我更會飛得更高更遠一些。因爲那時我對人間沒有懷念，鹽梅！你——』

鹽梅昏沉沉的，放在斷頭台上的死囚一樣：

『雨！明天我一定爲了你，離開這裡，離開家庭。』  
『鹽梅的熱淚滴在了槍柄上，滴在了  
一雨的手上，有如溶化的鐵汁，滴在了手上一樣難過，  
智利剎那間又引導了情感。』

『時間是不時允許我們那樣的！』  
一雨猛烈的掙扎出她的擁抱。全身的血液在澎湃着。

鹽梅恐懼得失掉了意識，本能的伏在濕草上哭了，  
白楊的影子，遮着她身體的下部，月光  
軟軟的撫摸她的頭髮。

一雨想到了狂風暴雨，想到了飛，想到了向更高更遠遼闊的海上飛去，  
槍聲在梅姑娘頭上  
開了一朵犧牲的血花。

夜深時——

『鹽梅！鹽梅！』  
木英的聲音。

一雨向黑夜中去了。

『鹽梅！鹽梅！媽在找你！』  
木英的聲鑽入了夜。



## 月亮落了

入院僅僅一個月。

我總覺得是時間弄錯了，在事實上並沒有一點錯誤；因為每天早晨，牀頭日曆一天落地一張，現在整整的已經落了三十張，在這過去的三十頁短史中，每天有血影帶着聲音，來渲染着這病中生活。

同室的是家仁先生，也是外科，今天去院。在他退院的消息宣佈前兩天，就有許多同情

的聲音，勸我搬到五號病房去住，因為五號病房是住三個人，現在祇有兩個病人，最關心我這問題的要算是秋江。

家仁的退院，對我不感覺到什麼損失，雖然我們都是青年人，但我們對於一切的解釋，都是要形成兩個相對的世界觀，這六號病房，祇容兩人佔據，房中的一切設置，都是採取對稱的樣式。

我們很少談話，他對於古書，是很通達，據他自己說，是跟一位秀才讀過書。

『趙！他明天退院，你一人能在這房中住嗎？』秋江一天早晨來問我。

『是的！我願意一人在這裏！』

她雖然爲我想到一人獨居的孤寂和恐怖的問題。

『今後要充實我的新生呵！』我默默的想着。

家仁退院之後，我終於沒聽別人的勸告，一人便佔據了第六號病室。

這很合於我的個性，猶其是在黃昏與夜色接近的時候，黑灰調和了這房中的光彩。

雨時，坐在窗前，來享這自己所願享受的生活。

白色的病牀，閃出那慘淡的陰影。

『趙！你喜歡雨天嗎？』

『是！我知道你也是愛雨天，秋江』

每天的黃昏時候，我是和秋江在這黃昏的窗前，對坐着閑談。

一天早晨我正在洗臉，秋江蓬亂着頭髮走進，她急忙爲我閉了東窗，眼光似乎是在深深的責備我。她表情並不十分動人，一雙眼睛，飽含着異國情調，表現出島國風味，她的牙齒排列的很不整齊，她也時常悲哀着她的肋炎。

在這夏夜中，我最愛那遠天上微閃的小星，所以才通夜是不閉東窗的，我的用人老王，他對於這窗戶的事，從來是不加注意，祇有秋江，她每次來到這裏的時候，總是要先看室中的溫度。

現在雖然是還望不到秋天的邊影，可是在這早晨的東風似乎是總帶着一點秋の意味，窗外

的細草上，掛着幾棵清白的露珠。

秋江微閉着那一雙疲倦粉白的眼皮，便坐在對面那一張空的病牀上，使亂髮垂在頰上，將頭低低的垂近胸前。

『她的身體軟弱，日夜又這樣的勞苦……』我想着。

當我洗完臉之後。

『噢！』我輕輕的喊她。

她驗了我的脈搏，交給我一支溫度表。

『再見哪！』她說完之後，背影已經葬在六號病室的門外。

她天天起得這般早，來看護病人，黑夜又不得安眠。

六號病房，從家仁君退院之後，便作了她們的休憩室。

有時是變成一所不通而可笑的會話室。

有時變爲英語教室。

有時秋江變爲日文教授。

第六號病房，近來的確是很熱鬧，許多病人都是這樣傳說。

在診病的時候，全室的空氣幾乎要壓死人一樣的沉悶。

太陽燈的白光，閃耀着血色的藥布。

是在一天的午後，我感覺到異常的枯寂與疼痛，讀完了劇本：『瑪停！痛苦的靈魂』，使精神很疲倦的睡去。

當秋江將我喚醒的時候，她抱着幾枝紅花向我微笑着。

她說五號病房，我又多了一位隣居，我以爲這是很平常的事，便將身子從病牀上坐起，我覺得世界上又多了一個不幸的人。

秋江坐在靠近桌子的一張小沙發的時候，又嘆了一口氣。

我是很知道她的悲哀，在每天黃昏的時候，她要述說她自己的哀史，像這樣的嘆惜，已經是多次的來鼓動過我的耳膜。

我沒有聲音。

看她的動作。

她用手術刀在輕微的修理着花枝，一枝一枝插進了桌上的花瓶，擺動着她頭，在審查這花枝各方面的美點。

門外一種清俐的聲音在喚秋江，那聲音軟長得可愛。

秋江一點頭：

『瞭！』的一聲走出了六號病房。

## 二

英妹妹三天沒有來病院了，按照過去的一個月歷史推算，猜想英妹妹今天一定會來的，她來時除了吵鬧之外，雖然不能帶來什麼更多的快樂，但是我很希望她來帶給我一些家中消息。

我的腿近來雖然好了一些，但是還不能走過五步遠的道路。

『折骨會變成一個跛子。』秋江時常對我說到這一些，但是她時常安慰我。

『趙！你的腿好了還是好好的。』她又學着跛子的行路說：『這個的沒有。』

我心中時常是恐懼着。

傭人老王，他在這病院中作用人已經七年了，在這七年之中，他對於各種病有許多的經驗，雖然他不是大夫，但是我是時常收集或考查他的經驗，來醫治我的恐懼。

這樣仍舊是破不了我的懷疑。我也更懷疑着大夫。

『命運怎會不使我變爲跛子？』這個不能解答和不敢推想的問題，佔據了我整個的想像。

從我入院之後，許多朋友都關心我的康健問題，除了物質之外，還有許多可愛的精神，他們強迫我讀科學，對我說：

『不許讀小說！』

於是我時常讀歐洲史。

老尤拉一生光榮與悽哀的歷史，我是反復的讀着，給了我許多決心和不可想像到的恐懼。

我恐懼的一切，混亂了我醫學的常識，混亂兩個時代，兩個物質時代。

我在夢中，時常變作了老尤拉的影子。

英妹妹今天來了。

六號病房比較往天色調明亮一些，牀單都是新換的，秋江帶來的那幾枝鮮花，使全室中生  
了許多清新的空氣。

『松哥！你好了嗎？』英妹妹進來的時候，臉上伏着一個笑的影子。  
我將頭點了一點。

『她總是這樣的快樂。』我想。

她坐在小沙發上的時候，呆望着那一瓶紅色的花。

『你自己來的嗎？』我問。

『是我自己來的呀！』英妹妹又笑了。

『恭賀松哥！』



『甚麼？』我以為英妹妹又把我和秋江放在一條線上來取笑呢。

『松哥多了一個隣居呀！』她又說。

『莫非我希望天下的人都入了病院來作我的隣居嗎？』

『不！不是那樣！決對不是那樣的，你許是不知道五號病房中住的是誰。』

『誰？』我驚問着：『我認識嗎？』

這問題立刻嚴重了一些。

『秋江來送溫度表，將室中的空氣又攪變了。』

『英妹妹默默的看着秋江。』

『英妹妹向她微笑着。』

『秋江向她微笑着兩張口同時說出了。』

『午安！』

兩個聲音交碰的時候，兩顆頭顱輕輕一點。我默默的看完這幅有聲音的圖畫，兩個國籍不

同的少女塑像。秋江驗了我的脈搏，房中有幾十秒時間的沉靜。

『密斯秋江！』英妹妹學法蘭西女子的聲音。

『噢！』秋江還是那固有的長軟聲調。

『妳想念我嗎？』

『想呵！』秋江將想字咬得特別用力。

『妳愛我嗎？』

『愛！』秋江笑了，她想走出，每次她是擋不起英妹妹的耍笑。

『妳愛我的松哥嗎？』英妹妹的談鋒更逼緊了。

『英妹妹……！』我阻攔着她。

『什麼？』秋江問，她希望的眼光又轉向了我，因爲在許多的談話中，她遇到不明白的，

多半是我爲她解釋，現在又到了我爲她解釋的時候了。

秋江不明白英妹妹的話。

我並不是躲懶，可是沒有開口。

秋江用希望的眼睛看着我的唇。

『松哥！不許你談話！』英妹妹命令式的聲音。

『妳愛他不？』英妹妹指着我又問秋江。

『……』從羞澀中取出來的一條笑影，想不到更精巧的方法，來分析這一段心理過程，她完全明白了英妹妹的意思。

『是——』秋江將頭一點，像雨一樣的清涼。

『是什麼呀！妳說清楚一些吧！是愛？還是不愛呢？』英妹妹的話，是更逼着秋江走進難關。

秋江的目光向我閃來，我的目光便從她臉上滑落，幾條目光擦出一點羞澀。

『是愛！』秋江吐出了兩個聲音。

『英妹妹竟是無理取鬧！』我想着。

英妹妹勝利的笑了。

『密斯秋江！我很愛妳，妳嫁我好嗎？』英妹妹向秋江求婚了。

『嫁是什麼意思？』秋江問我。

我笑得已經說不出話來了，又恐怕身體顫動得利害了，對於腿骨有損害。

『松哥！不許你說話！』英妹妹又命令着。

『密斯——秋江，不必問了，嫁不嫁妳自己說吧！』英妹妹笑了。

『什麼？』秋江反問。

『趙小姐！我還要送表去，回來談呀！』秋江很急的看了看腕上的時間。

『不呀！』英妹妹擺了一下頭。

秋江的武力是抵不過英妹妹的。

『英妹妹！不要將她的工作就悞了！』我向英妹妹這樣解說。

『好吧！看哥哥的人情。』英妹妹又說了許多：

『密斯秋江！請你再 Charm 一次，不然我不放妳出去。』英妹妹又出了這新的提議。  
『……………』秋江很聰明的一笑。

時間又過了八十多分鐘，英妹妹向我報告家庭消息。

我在玩弄那一支溫度表。

『秋江爲什麼還不來呢！』我第一次這樣想。

時間又過了五分。

『松哥！媽媽問你還需用什麼東西？』

『我不用什麼了，三五天也想退院。』

『病不好又怎能退院呢？』

『好？永遠不要那樣希望吧！』

『那嗎媽媽是不允許的呵！』

房中又在沈默。

『秋江怎麼還不來呢！』我第二次這樣想了，將那支溫度表放在桌上。

『松哥！我要回去！』英妹妹又不快樂了，許是因爲我病的消息吧！

『回家不要對媽媽報告這消息呀！就說快好了！也不要使媽媽再來看我，有工夫妳可以常來！』

英妹妹走了，房中更寂寞了。

『秋江怎麼還不來呢？』我第三次這樣的想了。

照醫院的定例與以往的經驗，送表之後三分鐘，她必須來驗溫度，但是今天的事實，竟與定例和經驗一點不相同了。

天又在落着雨，在這梅雨的季候，最容易使人染上了憂鬱。

黃昏時候，秋江來了。

『趙小姐回去了嗎？』

『是的！』我說。

她將溫度表拿去，也沒有觀察體溫的高低。

三

黃昏後。

雨聲使房中清冷的可怕。

電燈沒有打開。

秋江走進來了，懷中抱着兩個藥瓶，手中一把明亮的剪刀，在茫茫的夜色中還看得很清楚。

『秋江！』

『噢！』接着我的呼喚，便有這顫抖的反應。

『把電燈打開吧！』

『好嗎？』

『好！』

但是她並沒有將燈打開。

『五號房中今天又來了病人？』我忽然想起來問。

『是！今天入院的一個病人！』

『什麼病？』我又問：『外科？』

『是一個姑娘』她回答了不是我所問的。

『什麼病？』

『………』她沒有回答。

『秋江！她是什麼病。』

『你問是白姑娘嗎？』她總是要問得這樣清楚。

『她姓白嗎？』我問：『就是問五號房中的病人呀！』

『她姓白？很奇怪！』我想。

『殺——』她將這聲音才噴出口外，使我的頭部的每一條神經都震動了，可是她沒有吐出



一個字。

她用乳白的手拍着那大理石彫成的額。

沈思了一會。

『我忘了！』

『秋江！妳把什麼忘了？』

『殺——？』她的頭搖了搖。

『殺什麼？是自殺』我看着她那白貓一樣的態度，我輕輕的笑了。

『自殺！呵！是自殺！』她想起來了。

『人間竟有這些愚魯的事情！』我想。

自殺恰如一朶死滅的火花，這火花會映有宇宙中最凄艷的陰影。

『自殺？』我想向秋江探求這片陰影。

秋江不會知道吧？

她不能虛說吧？

許是主人要保守這背影的奧秘吧？

一串難題，立刻衝入了腦中。

『白姑娘是自殺的嗎？』我問。

『是自殺呵！』

『危險嗎？』

『不——』秋江的頭輕柔的一擺。

爲什麼要自殺？

自殺爲什麼沒有死？

遇着什麼困難阻隔了？

又有一串問題，在腦中航行。

我思想太不穩靜，便從牀上坐起。

這急燥的表情，使秋江注意了。

『駭怕嗎？』秋江貼近來，她握了我的手。

『不！』

『再見！』她看看空中凌亂黑灰色混雜的光線：『我有工夫還來！』

『不——』我的手反握緊了她的手。

秋江的手，像一塊軟綿一樣，感覺不到裡面藏着骨路，那玲瓏的指甲，手背上一列漩渦，每天她作一點工作之後，總是用酒精布小心的擦許多時候。她注意兩隻手，比注意臉和牙都細心。

『有工夫再來！』她口中說着，但是沒有動身。

『秋江！』

『噯——』

兩個音波顫動完了之後，空中又靜寂了。

黃昏向夜走進。

時間又過去了一段。

天色黑沉了。

弄堂的燈更亮了，來往脚的摩擦聲，車聲，碗聲……。

這些習慣了的晚上聲音，又跳入了聽覺中。

『再見哪——』秋江扶了扶我的枕頭，便走出了。

『再見！』我隨着她的尾音，發了這句無力的軟語。

房門一開一閉。

室中黑的光線一抖閃。

跳入了室中。

一個寂寞！

一個遼遠的寂寞！

早晨的時候，太陽給了我一個熱的啓示，窗外濕地上的水蒸氣，暖烘烘的滾在臉上，使我感到從心中浮出的一種煩悶。

午飯時節英妹妹又來了，雖然爲我趕出了一些寂寞，同時又增加了我的不安。

『松哥！方才我從五號病房門前走過的時候，我看那個丫頭很怪，她也直在看我。』英妹妹又在用諷刺的態度來談論別人。

『秋江說她是一個自殺未遂的。』我很不在意的回答了她。

『英妹妹！妳去看看她叫什麼？』我忽想起。

『去問秋江嗎？』

『不是，去看看五號門牌。』

英妹妹去了。

『若是白家烟……』我忽然想起了幾年前的家烟來了。

『決對不是她，她是一個×，一個×決對不會自殺的。』我自己解說自己可笑的猜想。

白家烟在我腦中，是永遠印着這樣一個影子：

『像她綽號一樣的大鼻子，又有許多紅斑，總是不好笑，一口不整齊的牙齒，但是每一顆都很潔白；她的體格很好，精神很勇猛，在我幼年時候的一個小城中，她是第一個把頭髮剪很短的女孩子，當時我便覺得愛她，她的媽媽——』

英妹妹拉門進來。

『松哥！』英妹妹說：『她的名子叫白月英！』

『呵！我想不會是的！』我自己想着，將幻想打破。

『英妹妹！妳還想得起我們三年前在一起的那個家烟姐姐嗎？她不是姓白？』我心中很感傷。

『……呀！我想起來了，她很醜！可是很可愛，媽媽也很喜歡她，我記得我時常在她家吃飯……』英妹妹說出了許多回憶。

『這個白和那個白家姐姐的醜像差不多。』沈默了好久，英妹妹又說了。

『她也很醜嗎？』我指着五號的牆問。

『可不是怎麼！醜的活像一隻烏龜！』英妹妹慣於驕傲的將嘴唇撮了一撮。

『是不是像家烟姐？』心中又生出了疑問。

『不像！她簡直比那個白家姐姐還醜得多，這個丫頭像炭頭一樣，亂眼邊，頭髮才這們長（英妹妹用手指作了一吋長的光景）亂七八糟在繃帶下捲着……』英妹妹嘲笑人的態度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英妹妹，妳去到五號看看她的牙齒？回來我有好的消息報告你！』我覺得在這一點上，可以證明我的想像。

『有什麼好消息？先說！不然我不去。』英妹妹在挾制我。

『英妹妹！妳去！』我又催她。

『不認識她，怎好往她房中去！』英妹妹很忸怩着。

『都是女人，串個門又有什麼呢？假裝問一問她的病，她一開口答話時，你就可以看見她的牙齒！』

『這是釣魚嗎？』英妹妹的反問，使我笑了，這樣我以為英妹妹便要去的。

『訪她的病！哼！我怕懼！我不會說話！』英妹妹的聲音很粗暴。

我很厭倦了，我沒有動，我閉了眼睛睡在牀上。

門開了，秋江進來，我沒有言語。

『趙小姐來了！生氣呢！』秋江的聲音。

『秋江小姐！妳請坐，我沒有生氣。』

『沒有？』秋江又問：『哥哥睡了？』

『妳哥哥睡了。』英妹妹的回答。

『秋江！』英妹妹又問：『五號的姑娘姓白嗎？』

『是！姓白。』



『她的牙齒好看嗎！』英妹妹像是玩笑一樣。

『好哇！』秋江的回答。

『松哥！』英妹妹又在喊我：『聽了沒有，她的牙齒「好哇！」』英妹妹把最後兩字輕輕的模倣着秋江。

她們兩人都笑了。

『好嗎？那就好吧！』我很不高興的說。

『好哇！』英妹妹又在逗秋江。

秋江跑出去了。

從五號病房傳過來了秋江說話的聲音。

英妹妹走出去了。

『秋江小姐！』英妹妹在外面喊。

從五號病房發出很輕微的回聲。

……跑的聲音……門聲……

一些雜亂的聲音，擠入了我的耳中。

我等候了許久，英妹妹沒有回來，我的心情是很急燥。

『英妹妹太苦待人了！』我想着，太陽的光影在地上慢慢的移動。

房中光影沒有的時候，西方反射出艷麗的彩霞。

『松哥！』英妹妹跑進來說：『我看見了，她的牙齒並不是像秋江所說的『好哇』那樣，

……』

『爲了這們一點事情！值得這們半天？』

我覺得這是巨大的犧牲，因爲我還有許多事情要求英妹妹收集。

『呵！誰在五號就快這些時間？我去了沒有五秒鐘，我便同秋江到了她的臥室，看她的妹

妹在給她塗油畫。』沉默了一刻。

『松哥！我回去了。』英妹妹又說。

『好吧！妳回去吧！』

英妹妹走後，時間又忙於和黃昏接見了。

我起身，扶了牀，將身體移在椅上，心情像一隻灰色馬，慢慢的走在寂寞的路上，有時那幻想又在煽動着心情，我默默的咀嚼着這無名的悲哀。

## 五

第二日的早晨。

秋江來得很早，因為昨夜失眠的原故，我還沒有醒。

『白姑娘被捕！』秋江報告着這早晨的消息。

『什麼！捕獲病人！』我驚醒了，這真使我覺得異常離奇。

『爲什麼逮捕她？』我扶起了身體問。

『……』吶吶了一大篇，她也沒有說明白。

『她也許就是白家烟吧？』我想：『可恨英妹妹昨天竟連這一點小事情都沒有弄明白。』

一天的工夫，我都在推想着這個問題，竟沒有找到一個結論。  
今天使我疲倦與痛苦。

晚上。

秋江從五號拿來了兩幅油畫，和一封踏有足跡和灰塵的信。

## 六

晨報的本埠新聞版，特號字標題：

『……：白月英被捕！』

本文：

『多方逮捕之白月英，近因無處匿藏，故自殺傷己體，托病藏身，因事機不密，昨已捕入法網，於病房中尙搜得文件多封云。』

## 七

英妹三天沒有來了。

黃昏時候，一個鉛丸般的死，沉重的壓在了我的心上。黑暗從四壁漸漸的襲來，烘托着那兩張油畫的光彩，是更陰慘而可怕了，桌上的花，也在視線中丟去了原有的美麗。

一種聲音在五號病房。

這唯一的經驗告訴我，

『秋江在五號病房的看護隊中，一定在作消毒工作。』

我便下意識的喊她兩聲，許是爲衝開這房的慘淡空氣。

『趙先生是駭怕嗎？』秋江問。

『不！秋江，不是呀！』

『你妹妹沒有來嗎？』

『是！好些天沒有來了。』我又說：『秋江！請坐吧！打開燈吧！』

『不——』秋江表示很急迫的樣子：『我忙！完了來！』

她才想轉身，又說：

『白小姐的信上寫的什麼？』她想走出的心情立刻轉變了，走去將燈打開，坐在我的牀上，懇請我譯那封信的意思。

秋江從五號拾得的這封信，我已經看了許久，雖然按字譯成淺近英語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始終是不明白裡面的意思。

『………』五號病房中喊秋江的聲音。

『害伊！』秋江隨着自己的聲音走出了。

燈在同時閉的，秋江知道我一個人最不喜歡燈的緣故。

我雖然有一點輕微的恐怖，但是秋江走後給我了一種解放，爲了譯信的關係，我知道是不會使秋江滿意的。『許是五號又發現了別的東西。』我的神經受了那音波顫動的回想。

當我的想像在時間上延長的時候，一切都模糊了。

月光照在我仰臥的臉上，我在那卡卡的錶聲中，便悠悠的醒了。

月光祇照在牀頭，壁上的那兩張油畫，又現出悽慘的輪廓。

桌上那水紅色的枯花，罩上了一層銀紗，在花瓶旁構成一塊淡灰色的陰影，陰影中還放着  
我未曾看破的那封信。

這時我的知覺更清醒了一些。

當我伸手取信的時候，紗窗上一塊黑影猛然送到了桌上。

我的心一跳。

『趙先生醒了嗎？』幾個聲音，跳進了我的恐懼中：『你看外面的月光多們好呀！』

這使我知道的是秋江的聲音，使我跳動的心平靜了一些，從心靈深處，放着欲哭的狂  
情。

『秋江！妳今夜當班嗎？』我問。

『不！今夜是美男的班，我總是睡不着。』她又接着說：『你睡吧！我不擾亂你了，明天  
見哪！』

秋江走出了六號病房，輕輕的將門閉了。

月亮慢慢的落下，窗外的柳樹影子，送入房中凌的顫抖，兩幅油畫上更加了一層黑色，桌上的花，也被柳葉的影子遮蔽了。

我心中有許多欲說而說不出的話，寂寞的在這顫抖的深夜中。

不久，月亮落了。



## 雙 曲 線

### 上

又是秋深的季節，暮風吹過海岸，遠遠的聽着那濤聲在起落，馮琴走出獨身宿舍的房門，一陣晚風撲過來，他下意識的感覺到黃昏的戰慄，轉身又推開門，進屋後把燈打開，從衣箱中翻出一頂絨帽，那暖和的顏色，和從回憶中偶然發生的一種眷戀，繚繞着他歡喜的心情，他又閉了燈，從後面的小門中走去，迎着隱隱的濤聲，他奏着軟響的口笛。

一個人的快樂，常常會忘掉了季節，黃昏的秋風雖然能使人戰慄，但是馮琴並沒有感覺到

一點冷意，他說過：祇有我的快樂能使我忘掉寒冷，忘掉一切。

港岸兩盞太陽燈的鐵柱，像是兩個挽臂夜遊的巨人，停步在海岸，發着人間最大的光輝，映照着東碼頭像是一個月景，在這月景中停泊着巨獸形的黑色航輪，幾十個工作者從輪船到碼頭走成一條黑色的線，他們正在搬運着石灰。

馮琴經過東碼頭的時候，燈光割出了他那瘦長的影子，一頂灰色的絨帽，沒有邊遮，也沒有花紋，前緣壓住了眉毛，這使他那張削長的臉型，縮短了一些，鼻子也更顯得突高，眼睛雖然是亮得發光，但是他一走起路來，便是永遠在注意他的一雙鞋子，一根手杖，像是能幫助他身體的平衡，他的步子很優閑，老張扛着一袋煤向他打招呼的時候，他抬起頭來笑了一笑，問過東平丸到達的時間，舉起手來看看錶，就匆匆的向西碼頭去了。

燈把他的影子一步一步的拽長了，他漸漸的埋葬在陰影中，消失在西碼頭的長路中。

西碼頭和東碼頭都是靜卧在一條港灣中，不過西碼頭是各國文化的交點，那裏有人工的樹木，西班牙風的建築，我國舞場，純美式的旅館，每天從白色的汽船的出入口，吞吐着紳士

旅客。在西碼頭也有一群人，是天天搬運着各色皮製的箱篋。

時間是晚上九時，海風依然吹着，那高崇的白楊樹，枯萎的葉子悄悄的落着，藍色的路燈，映照出一片春的夜景，這使旅人們會忘記了現在是秋天。

馮步走在灑青馬路的道旁，腳是在寂寞中擦出瑣碎的聲音，像是一節流浪者的短歌，他的口笛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他的心情這時另有一種轉變。

『假如今晚若是非不來呢？』他疑惑，在他的疑惑中，生出一團急燥，他的脚步也隨着急了一陣。當他拐過××銀行的右角，迢遙的看見十字路口的一座路燈，燈下一面綠磁盤的時計，那兩隻針明顯的指給路人，現在是九時五分了。

『東平丸是十五分入港』他又算着東平丸入港的時間，口笛又開始在他唇上顫抖起來了，這種快樂的調子，在他生命史中是很少發現，他自己也常常想到，快樂的人生是不適於自己的氣質的，假如生命是時時的像在今晚這樣的快樂和希望之中時，靈魂也將會變成衰老的，他認為生命應該是靜正在憂鬱中，在憂鬱中才會體味到生之意義。

馮如迎着海岸的一團燈火，已經站在碼頭的邊岸，這時他祇知道自己，是站在偉大希望之前，將要接受那希望的賜與，這時他同樣的輕視海的渺小，海濤的巨聲，也像是在靜止了，宇宙的一切都是在沉沉的等候它們的主人公領取那幅人生最寶貴的期望。

海波湧起幾度高潮的時候，東平丸更靠接海岸了，他一雙冒火的眼睛，直射着擁在甲板上的一群人，他想從那片陰暗的影子下，找到那一張熟稔的臉型，和一片熱情的笑聲。

夜十時了，船鳴了幾聲最後的笛音，表示它把旅客吐盡了的愉快；馮如站候在三等倉的出口，注意着從身旁走過的女人，當失望把他襲擊倒了的時候，他把大衣的領子提起來，吸着夜的冷風，又輾向歸途了；經過東碼頭的時候，又遇見了老張——老張的頭上包着一方藍布手巾，兩個耳朵也是藏在這塊藍布的裏面，額上結了一大結，藍手巾的兩角，在額前像是一隻獸角，他那碩健的臉色，蒙了一層黑灰，青春的唇，也失掉了顏色，遠遠的看不清他的嘴，祇有在說笑的時候，很清晰的可以看到他兩排可愛的牙齒。

『張——』馮如在陰影中寂寞的喊了一聲，老張一回頭，驚喜的白牙齒又在一閃。

『老馮！我請你喝酒。』張向馮勢急走了兩步，伸出一張黑而且大的手握住了馮勢預備和愛人握手而修飾得很美麗的那隻手。

『就走嗎？』馮勢爲了逃脫心靈的空虛，對於老張的提議表示接受了。

『少等一會，再裝五六袋，今天是早班。』老張很興奮的用手指着西碼頭一所建築物的尖端：『你看！天還早呢！才十點十分，你再抽一隻煙，我們就回去。』

馮勢在一架起重機的陰影中，徘徊了五分鐘，溫習着一頁一頁悵惘的情緒，老張從跳板上走過來，手中提着會包在頭上的那條藍手巾，兩個人用眼睛談了一句簡單的『走罷』之後，便離開了東碼頭。海濤在他倆背後澎湃着，忽然引起老張的談話：

『聽說東平丸靠岸的時候，碼頭上擠下去一個人？』

『沒聽說，我是去接一個朋友。』

『接誰？』老張把淹死人的事情淡忘了。

『接——』一個沉默。

一條小巷，點綴着各色居民，妓館的門燈，艷紅的眩耀着，可是那冷落和寂寞，是在述說着人類的悲哀。

一陣夜風吹過，柳葉在黑暗中又落了幾片，終於有一條更狹的路，把兩個寂寞的人引到一家小酒店中。

『琴！我總是想找你一同喝酒，可是總也沒有機會。』張很感傷的：『尤其是在東碼頭找到職業之後，朋友之間又發生了一層隔膜。』

『唔！』琴舉起了酒杯，向老張青春健康色的臉上閃了一眼：『尤其是在西碼頭作事的人，我現在幾乎不信你們是曾經和我同喫同睡的度過一段孩子時代的生活……』老張很興奮的：

『琴！我今晚很巧的遇到你兩次。現在我們又能在一塊喝酒——』

『唔——』琴！你覺得很快樂嗎？』琴又熟稔的說出了張的名字。張的興奮與快樂，始終不能感染琴的寂寞表情。

『你近來的生活很好嗎？』張問。

『唔——空虛！像是幽居在真空中，我不能說。』

『方才！啊！是方才，你到西碼頭去迎接誰？』張又呷了一大口酒，向禁凝視着問。

『我去迎接菲，就是語菲，我不應該再向你有什麼隱瞞，隱瞞也是我的痛苦。』禁的眼中吐着熱情的火。

『可是，我依然是愛着菲。』張是爲了愛護和禁的友情，一股內心的燃燒力，是促使他這樣的承認了。

『可是我和菲的友愛過程，我需要你瞭解。』禁的情緒由寂寞轉變了。

『菲！我是太愛你，太重視我們的友情，所以我永遠沒有忘掉你，你在職業上是和我敵對，在感情上我仍舊是愛你的，可是……』

『我不能不愛菲，即便是生命立刻消滅，我愛菲的靈魂是永遠不會衰朽的，我們的愛是永遠鮮艷，像春之花，像秋之果，像——』

『喂！堂倌！再多來酒；』張粗暴的聲喊，壓落了禁的聲音，在他健壯的輪廓劃成的鬢髮

下，跳出了幾條青色的筋脈，充滿了青春之火的眼睛，不住的看着他用許多年友情培養的一個敵人，他又滿滿的敬了他一杯酒。

『慕！』語菲今晚失約，真是我最大的悲哀，這不是——唉！我需要痛哭。』

『你冷靜一些。』張的聲音之中，隱藏着惱怒：『我還需要和你談話，不需要你哭。』

『祇要語菲是屬於我的，你的話可以隨便談。』慕又轉向堂倌：『喂！再來酒』

『假如——』張沉默了一會：『假如你是我們群裏的一個，我爲了愛你，愛情是可以出讓的，現在，就是現在罷！你若能犧牲你的職業，爲了解除你的痛苦，我也願意幫助你的愛情。』

『唔——』慕澆着酒，又沉默了，

『我知道，你的劣根性，不論是爲了朋友的信仰，爲了愛情的真義，都沒有這種犧牲的精神。』張很激昂的。

『唔——』慕在飲着酒。



『中學時代，我們在一個課室中讀過兩年書，假如你不是太健忘的話，你會知道我，我們並不是像這樣懦弱，這種懦弱也許就是幾年大學教育所給你的，假如一個敵人奪取我的愛情，<sup>林</sup>！即便是生命立刻消滅，我爭取的靈魂是永遠不會衰朽的，我的力量永遠是鮮艷，像春之花，像——』張的神經末梢，在指尖上跳，在兩頰上燃燒，猛烈的一拳打在桌上，兩隻滿着酒的杯子，同時跳起又傾臥在桌上。

『無聊！』<sup>林</sup>又扶起自己的杯子，滿滿的又倒了一杯。

『痛快的說！』張的語調，近於狂喊：『你說，愛情理而不是會有競爭？我們若是敵人，我們需要決鬥。』

『唔——是愛情與職業的矛盾問題。』

『<sup>林</sup>：我不是故意使你痛苦，我是希望你對於現在有青年的勇氣，有真切的認識，如果你自私的認為這是生的痛苦，<sup>林</sup>！我問你：愛情是屬於特殊人的嗎？愛情是某一種人專利品嗎？』張的語調，由柔和而變為強硬，由低緩又變為高昂。

『唔！愛情是沒有那些……』

『對！你還沒有混到十分程度，那們我也是愛菲的，我也有愛菲的權利……我命令你：你走罷！明天我還有工作。』

『我始終認為這是狂暴。』菲報復的站起身來，從大衣的裏袋中掏出了錢篋。

『走！我命令你！誰要你付錢。』張將菲推出門外。

秋夜的涼風，輕輕的吹着，菲的兩頰感覺到冷慰的撫摸，他在歸途中，意識清醒了一些，悵惘又填滿了他的心胸，他又憶及到老張的好意，漸漸的轉變為怨恨，這時下意识的對老張發生了一股無名的同情，自己羞惱着；既不能捨棄地位和職業來恢復和睦的感情，他又不能脫開菲的溫柔。』

『任他的仇，任他的怨罷！』他勇氣的，似乎把未來的一切都付諸不可知的命運了，在他不顧一切的時候，已經打開了房門，用燈照亮了室內的一切。

臥室的淡黃牆壁，在紅色的燈傘下反射着的暖調子，又使他沉醉了。

午夜，已經是午夜三時了，馮禁感覺到喉嚨的乾渴，起身渴了一杯冷茶，當把睡衣更換完的時候，桌上的錶針，已經指在三點了，他寂寞的打了一個哈欠，意識更清醒了一些，忽然他發現桌上有一個黃色的信封，像是在夢中，打開了這封信：

『禁，途中遇見紀妹，中途改換航輪，也是爲了紀妹，逃避了你的迎接，我寓在×旅社，紀妹你也認識，她是住在親戚家的，望晚上九時會你，你一定到——非即時，』馮禁默默的讀着這封簡短的信，他又看看桌上一座寂寞的錶，站起身來在屋中往還的走着，一條灰色的影子也在牆上移動。

『老張這小子真是王八口。』他咒罵着，擁開了房門，走出弄堂，滿天星斗，他深深的吸了一口秋夜的冷氣，當他返歸房中的時候，他是織在了悔恨的情緒中，再也不能入睡，也許是不想入睡，他興奮的忽而坐於書桌前，忽而又坐在牀上，不久又像幽靈一樣的在狹小的室中徘徊着，於是一片綺麗幻想又展開了：

老張混蛋，什麼愛情是含有鬭爭的，我根本不解，這不過是愛情圈外者的一種歇斯迭里

的想像，經過鬭爭的愛情，祇可以說是俘虜的情緒，我不解，什麼是鬭爭，這是老張沒落的悲哀，菲是屬於我的。

第二天的早晨，特殊的是菲今天起得太早，一條淡綠色的領帶，正是象徵他今天的快樂，他是快樂的修飾了自己。

在×旅社的樓下，一所很小的會客室，雖然不是一座小型沙龍，但是很富有沙龍的情調，那有灰色的地氈，深黃色的壁飾，一面小巧的圓桌上，鋪着同色調的絲台巾，兩隻小沙發中，是坐着菲和蔡，他們的談話，似乎是已經經過了一個階段。

『……那有什麼呢？用習慣處理一切，還不是普通人所不能勉的。』是菲的聲音，菲的側面，正向着南窗，窗外的風正搖落着柳葉，菲尖削的鼻子，從側面看得靈活眸子，從頰上雖然沒有顯露出來美麗，但是清秀的感覺是會使人一見就會發生的，一隻特別顯得美麗的貝殼般的耳朵，半藏在短的鬆髮中，她是聰明的，尤其是她的表情是常常依賴他的音調高低和急緩，外表永遠是鎮靜的，冷冰冰的，那火熱的情緒，便是永遠的包在這冷冰冰的裏面。

『昨晚是偶然參加一個同事的喜宴，他也是貨物課的，當然全課都參加了……在我歸返的時候，我已經得了你的消息，不過時間已經是午夜十時了，爲了顧及你旅途疲勞的關係，便沒有在那夜深沉中來訪你。』蔡燃着了第二隻紙烟，身子向前伏着，右手托住了頰，始終是紳士氣的這樣述說着：『這也並不是什麼習慣，假如有這樣習慣時，每天繁忙的工作也祇好停頓了。』

『蔡！我沒有一點指責你習慣的意思。』菲用手梳了耳旁的頭髮。

『是啊！』一種失望的音調，又衝出了蔡的唇，乳藍色的烟霧，也在彌漫的繚繞着：『我以爲我們的友情，已經超過責備習慣，爲什麼不坦白一些？』

蔡仍舊是在得意的解釋着，菲已經在心靈中開始生長着厭倦的小苗。

經過了一分鐘沉默，蔡又將開口的時候，又被侍女敲門的聲響把他的談話阻止了。

侍女放下兩碗紅茶之後，加入了牛奶，便輕悄的退了出去，室內的調子是那們幽靜，是那們適於談各種言語。

蔡代替菲把沙糖加入茶杯之後，菲微笑的謝了一謝，於是蔡又想起繼續方才的談話：

『語菲！在表面上我是很瞭解你。但是，在實質上，我的的確確是不瞭解你，這也是幾年以來你便沒有給我使我瞭解你的機會。』

『我在信中已經對你談過，我似乎是不需要人來瞭解——這話太富有超人或傲慢的氣息罷！不！蔡，決不是的，我何嘗不是噙着淚來度這始終在磨練我的人生，我不需要人瞭解我，正是我不需要那淺膚的認識來瞭解我；你也會談過，五年的友情，未嘗是不寶貴，但是世界上寶貴的事情是很多，比寶貴更寶貴的事情更多，譬如一個男性真正很瞭解一個女性，一個男性真正能愛一個女性，反過來說，一個女性真能瞭解一個男性，而真能愛一個男性，這都是世界上最寶貴的事情……』

一隻貓從窗外走過，影子映透在窗簾上，菲凝視着它便把談話停止。

『是的……』蔡在寂寞中答了一句之後，便沒有更適當的語言來繼續這席談話。

『不過，我是很愛——你的。』不久蔡又生澀的接下了這一句。

『這使我不懂，蔡！你這話事前沒有給我一點機會或事實來使我懂，這次到這裏來，我僅僅通知了你，不外是爲了地方生疏，此外不過是還想拜托一點事情。天知道，我是沒有帶來微許談愛的情緒，愛！哼，愛對我太疏隔了，我——』愛字從菲唇上脫出的時候，她的目光，又轉向亮的窗上。

『菲！你是希望我繼續受我的感情的苦刑？一年來我是太痛苦了，爲了一顆無名的憧憬，我是永遠沒有脫離開痛苦的枷索——』一片憂鬱的暗雲，襲在了蔡的面色。

『這種痛苦，是須要事實來解除，恐怕不是言語的允許所能償還的罷，蔡！你應該更聰明一些，忍受着過去的痛苦，都是爲了一顆未來的影子，我厭倦了，蔡！請你更原諒我的坦白。』菲是用熱情在表現着自己：『假如愛情僅僅是一種允許，那我覺得更痛苦，菲你若是否允許，我用五年的友情向你請求允許我，我坦白的說，愛情並不是空洞的允許，而且是精神實踐，和肉體的實踐；不然那愛絕對不是完整的。』

菲又說：

『我不能充作這種愛的犧牲品，我決不能作這種劣根性的愛之俘虜，菲！你這種英雄主義的愛情觀，不但會阻止我們友情的前進，恐怕是我們友情的一座墳墓，兩性間愛情的一所大墓場，菲！我真感覺到悲哀——悲哀我犧牲了最長的時間對你認識的錯誤……請你允許我離開這黑暗的屋子。』菲的態度改變得竟這樣快，她站起身來，在室內徘徊着，髮把眼睛壓得很低，聲音顫抖着，會使人疑惑她是哭了。

『菲！你這種突然的變態，使我覺得不安，一切都是需要解釋的……是不？』菲是陷入了最深的苦境。

『還解釋什麼？』菲揚起了她的淚臉。

『唔——』菲驚奇的沒有言語。

『我已經深深的體會到這是一種污辱，獵取愛情的步驟還不是同樣的——先是要求的允許，請問，你是不是走過了這一個步子，再進便是要佔據一個女性的精神和肉體？』菲悲痛的將身體又投入另一個沙發的裏面：『爲了過去一段悠長的友情，你要求的精神，我並不是完全



拒絕了你，因為我企圖犧牲自己的精神，從你的魔掌中多拯救幾個可愛的靈魂，尤其是想救慕，自從慕爲了生活，投入在你的掌中之後，我爲了一顆勇敢的靈魂，來犧牲自己的精神，更感覺到迫切，我忘掉了一切之後，坦白的暴露自己正是忠實於自己，在動身之前，信中對你說，此行是負有安慰你的使命，但是使命的限度是不超越精神的，比這更大的使命是爲追尋慕的影子，我希望從你的手中追尋到那一個可愛的靈魂——在我絕望的時候，我在一片昏黑之中，我又這樣狂喊出了自供。』菲的表情，有如一隻忿怒的貓，溫柔中充滿剛毅。

『唔——』禁的頭顱搖了一下，接着便是一個悲哀的沉默。

『一個女人和一個男子要好，所有的義務是什麼？』禁的臉上現示了貪婪的表情。

『禁！這純是流氓的口吻，我很對你失望，你以爲一個女人認識一個男子便是罪惡嗎？更使我不解的：便是一個女人對於男子的義務便是供獻他的身體嗎？』菲又勇敢的用目光射在禁的削瘦臉型。

『唔——』禁的臉又逃避了：『果然是這樣的話……』禁的話還沒有終止，又有侍女輕

輕敲門的聲音。

侍女將飲具拿去之後，遺留在室內的，仍舊是沉寂，像一片死寂的湖水。

『禁，對不起，向你要求一些時間，午後和紀妹還有約會。』非疲倦的走出了會客室。

下

聖誕節過了不幾天，在人的記憶中，那親切熱鬧的日子，還很清晰的留在記憶中。

是新年的前夜，小雪鋪路的晚上，天氣冷清清的，西碼頭靜寂的沒有一個人影，祇有東碼頭有幾個工人，在倉房裏候着渺茫入港的輪船，一切都在悄悄的迎接着新年，東碼頭的兩隻高大的太陽燈，依然是明亮的照耀着，可是那一片白亮的雪，和雪所籠罩的一切比秋天的確是更顯得悽涼了。

張慕提着一隻手燈，由倉房出來，冒着清涼的小雪，想回宿舍，忽然一轉念，他那隻健壯的影子便停止了。

張慕在雪地上徘徊了幾步，像是在考慮一件難決的事情：

『……菲能脫離菲的誘惑，那偉大的自拔力，已經是一個新時代的特殊女性，雖然在她最近的信中都談到了這件事情，可是都是些渺茫而不可猜想的事情；據菲說，菲是在秋天訪過他的，並且從菲口中所說出的菲和他的關係，並不是像菲說得那樣簡單……』他想到現在的去向，在他腦中走出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疑問。

他繼續向前走着，黑暗漸漸的把它吞沒，祇有手中的一隻小燈，映在雪上發着黃白的光，引導着他走入了一間小舍。

那是第二天的早晨，老張因為昨夜得了一個長時間的安息，在他醒來的時候，他感覺到愉快；他起身之後，推開那一扇小門，門外的陽光帶着雪影一同反射在室內，那黑灰色凌亂的線條，散織在一個獨身勞動者的小臥室，老張對着這美麗的早晨默然一笑，幾年以來，他沒有享受過這樣安閑的早晨，這種安閑的情調，對於自己是太疏遠了，太陌生了。

他照常的是自己作他的早飯，青的煙和自的水蒸氣混合着佔滿了他這間小室，他打開了

門上的一面小窗時，那像是烟囪一樣的小窗開始噴着煙和蒸氣。

老張在太陽光照下用早飯的時間很少，每天都是在燈下喫早飯，所以今天張覺得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似乎宇宙也發生了變化，在他明朗的心情下，用着他這與自己陌生風味的早餐，笑的波紋，不時在他臉上發現。

紙窗上一個陌生的影子滑過去不足三秒鐘，那扇小門被拉開了，一閃的工夫，有一隻手丟進來一個封筒。

老張已經折開了，使他用最緊張的情緒讀下去：

慕：三月前爲了一點私事，曾去訪過你一次，事前並沒有通知你，僅僅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慕，那時我也會見了慕，這已經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

在我起身之前，我是很愛慕的，我起身之後仍舊是很愛慕的，我抵達×埠時，我的心情還沒有轉變，第二天我和他會見的時候，我是那樣討厭他，在會談的時候，已經是不停的棄絕他，我很坦白的對他表示了我是在憧憬着一縷勇敢的靈魂，我是熱愛着一縷勇敢的靈

魂，我說：我是在深深的愛着慕……

爲了答謝和禁五年間的友情，我不能再使他過於沈入在痛苦的深淵中，所以便沒有去訪你忍痛的歸來；我在歸途中是很愉快的，我想：我對於自己的希望是勇敢的奪出來一半，其餘的一半是會很容易得到，那時我深深的體味着，兩性的愛情是要超物質的，在那時發生了一片追求純愛的赤誠，蘊釀出來的幾封沒有署名沒有地址的信，你是讀到了，還有一件對不起你的事情：我始終對你探問消息的信，是用沈默答覆了你，我是常常寄發着在我心靈所要說的話，這會使你生疑罷，可是我也擔心你的生疑，會疑惑到我發出的信是你希望的菲寄給你的。

最近一個月以來，你的匿名信和怪筆跡的書信是不是已經絕跡了，我突然對你沈默，也是有原因的：我怎樣厭倦了禁，我也是怎樣厭倦了你。

即使你再有更多的信寄來，我企圖是永遠的保持我的沈默，可是在聖誕節的晚上，我突然受了情感的衝激，我知道，我的態度會使你感受比禁感受的痛苦更大，禁爲了追求愛而

遭受愛的拒絕，這是屬於常態的痛苦，可是我爲了追求更理想的愛而使你遭受痛苦，這是屬於超常的痛苦；就在聖誕夜裏，妹妹們在聖誕老人慈祥的氣氛中歡笑，我是逃避在小室中寫給你這封信，我再不能沉默了。

當然是，幾頁紙是不能解救你讀後的悵惘，但是我不能不說：我是不愛任何人的，甚至連我的媽媽我也是不愛的，自從下決心脫出繁的溫存的愛網之後，便追求着超物質的純愛情，這理想的愛情已經籠罩在我的頭上，將要降落的剎那，我又想到超物質超精神的愛，假如沒有這種愛的時候，我不再追求什麼了，願意永遠死寂的生存下去。無愛的生存下去。我對於現在的一切沒有正確的認識之前，我又是討厭着現在，我厭倦了繁，便和厭倦我自己是一樣，我又厭倦了你，這便和厭倦了真理是一樣。

慕：你是不該愛一個厭倦了一切的女人，失去了這樣一個女人，並不是痛苦，我祝福你——非。

## 妻

He... When a man says he has a wife, it means that a wife has him.

—Cavalli

午後四時了，一天的工作停止了。

高級職員們鑽入了藍色的電車箱，後面隨着一羣疲倦的人們。我在這疲倦人羣中感到了格外的疲倦。工廠的煙囪還盡力的噴着黑煙，電影的廣告誘惑着我的失望，爲今天的工作吐了一口長氣，也就痴迷着跳上了車。

春的晚霧，比朝霞還要美麗。我常常覺得是如此，因爲每天我是在晚霧中，一步一步的走近了妻，從那乳白色的幻思中，可以看見妻像五月薔薇花在一一般的笑，在晚風的歸途中，耳

中有銀鈴一般的聲響。

房門深鎖，一柄古銅的大鎖，向我張着拒絕的臉。

『妻呢？』我腦中忽然浮起一個重大的問號，我在門外等着。

『妻往那裡去了？』我又用不解的沉默在問着自己。

未來的黃昏霧色，已經偷偷的散開了，黑衣工人，許多都從路上走過，習慣很清晰的告訴  
我，現在已經六點鐘了，餓既然是襲擊在這疲倦的身體上，再也難等待了，信步走入了迎賓  
館

飯後疲倦的身體，稍從飢餓中解脫一些，我在歸途上遇了這含有冷意的晚風在臉上輕吹，  
街燈已閃出黃昏的弱光。

我注意的第一條視線，便射在妻的屋窗上，燈光帶出了窗幃的絳彩，這笑的象徵有多們美  
麗。

我的希望立刻在心中漲大了，



當我走進房門的時候，快樂及乎要給我一個聲音，我用嚴重輕輕將它按住。

妻沒有注意到這些，妻在默默的讀書，在燈下獻出他地整個的沉靜和安閑，我說：

『親愛的，文稿抄寫了嗎？』妻放下了書，便接了我第一句話。

『噢！親愛的，我忘記了。』她用手拍着她短髮散亂的前額，她的聲音和貓差不多一樣軟弱。她的手不停的拍着額，還是一字一字的吐着：

『上午去買菜，下午去郵局，又去儲蓄會，方才從書局回來。』她報怨似的舉起她乳白色的手。

『是，那不要緊，等待明天吧！或許明天我自己有工夫。』我這樣的安慰着她，勉得憂鬱亂壞了她的那沉靜慣了的心，我斜臥在牀上，燈在妻的臉上放射着極度的光。

『親愛的！將今天的報紙拿來我看看，雜誌還沒有來嗎？』我的聲音是很輕的，妻將報紙遞給我的時候，同時用眉梢交給我一點微笑，

『妻又在笑什麼？』我一面翻着報，一面用沉默問着自己。

讀報的時間，是很經濟的，每天刊載的重要新聞與趣事妻都在上面畫有紅色的 *under-line* 所以我每次讀報也祇注意這些，若有應當剪裁的文藝，妻將它裁下，很整齊的貼在 *Scrap Book* 上，我將報紙很快的從第一版翻到第八版。廣告和啓事，我都注意了，因為在這裡面含有多量的趣味，我讀報是常常尋找趣味。

妻時時的在注視我，我知道妻對我有什麼事情發生。經驗是這樣的告訴過我。

『妻方才笑什麼？』我腦中立刻明白了。

『親愛的，你笑什麼？快告訴我！』我將報丟在床上，便走近了她，她很機警的便坐在床上，這時我發見妻子手中有一封信。

『親愛的！是我的信嗎？』我假裝嚴重的這樣問。

『是您的，』妻很滑稽的，將『您』字咬出一種特別音調。

『那嗎給我吧！看看是從那裡來的。』我仍舊維持着莊嚴，我以爲如此能將信騙到手中。

『那裡來的？這們鮮艷一定是「拉夫來特兒」。要這封信是不可能的呵！』妻很嬌媚的將信抱在懷中，雙臂交叉着，目光急轉得怕人。

『若再不給我，我要用武力了。』我走進了妻一步，同時我不得不展開溫和的微笑，還是希望和平的解決。

『好！你若有武力，我便有敵抗。』沒有想到，妻立刻把笑臉轉換了，目光也離開了我，這交涉立刻陷於嚴重化，於是我首先表示讓步：

『親愛的！我們還是以條件作爲交換吧！』

『好！』妻笑了，滿口贊成。

『你說吧！』我便這樣的屈服了，等待着條件。

妻用手拍着額，想着很難的條件，自己便咯咯的笑了，我也輕輕的坐在牀上。

『第一條』妻將聲音提得特別高，像宣佈死刑的一般，可是以下的聲音低了許多。

『在接信時，必須雙手以示尊重。』

『第二條，情書公開誦讀。』

『第三條，自己介紹與情人經過。』

妻將這些條件說完之後，首先徵求我的同意，在前一條因為是慣例，我當然是反對，後兩條是妻獨出心裁，而且我又沒有什麼愛人，這我當然是要反對。

最後結果這信，若是情書，後兩條便成立，不是便取消；這樣妥協，很感謝妻的寬宏了。這封信是妻作的鬼，是我意想不到的，當我將信折開之後，抽出了兩頁白紙，妻伏在床上都笑得喘不上氣來了。

『這個鬼……』我將信丟在地上，用手去胳肢她，使她更笑得無可奈何了，在牀上亂滾，頭髮亂了，髮針落在地板上，西門子的銅絲牀不停的在響。

妻最怕胳肢乳部，以致於胸的全部，這我是知道的，我便乘着妻沒有反抗力的時候，作這最得意之進攻了。

妻在這最危急的時候，雙手再無力敵抗了，隨着她的巧笑聲喊出來了：『哥哥』

這是妻最後降服的口號。

妻伏在牀上，再也不動了，前胸起伏着如一支五月的綿羊

時鐘響了一下。

睡眠的時候了，妻首先要睡，我是始終還是要求賠償，妻在無可奈何中，以賠禮作我受騙的損失，

悠悠的精神，隨着妻的軟軟，用夢輕輕蓋了我的疲倦。我軟軟的睡了，恍惚妻將絨毯蓋在了我身上，重重的同時也覺得妻的身體也蓋在我的身上，不久我們許是同時感到悶熱，妻起身去開了室中小窗，深夜的春風，擠滿了這小小的臥房，電燈動了，妻的麗影在淡藍色的牆禱上也擠得不安起來。

第二天的早晨，太陽光從東窗偷偷的爬進房中，妻還在睡着，小貓臥在妻的胸前，用咪咪的細語呼喚着妻的曉夢。

我猜想妻昨夜或許是多讀了書。

自己披起了外衣，又跑到迎賓館，在這裡遇見幾位獨身客在漱洗。

當我用早餐的時候，我又憶及了昨日的黃昏。

『不知道妻用過了晚飯沒有？』我自己這樣的疑惑着，胡亂吃了一點，又匆匆的歸來。

『親愛的！起來吃飯吧！』妻還在睡着，我用冷頰吻住了她白玉一般光滑的額，妻的頭在枕上微微一動，我一眼看到了妻的枕，又想到妻愛藝術與愛吃恰成反比，因為在妻口中永遠沒有說過愛吃什麼，似乎是世界上一切東西沒有一樣是值得她吃的，不論吃什麼她都是勉強用一點便滿足了。

睡的神秘使我們明白春眠是多們甜蜜，所以我不攪擾妻的嗜好。

時間不容我再留戀了，於是將毛氈爲妻蓋好，在枕旁發現了黑皮小冊，上面的字跡是：『夜未央』。

我將自己衣服整理一次，匆匆的又去完成我這一天的使命。

午時當我從辦事處回來的時候，妻穿得更漂亮一些，用她那乳白色的雙手，托着一隻口

琴，那微弱的聲音，隨着她的髮絲，在抖閃着。

『親愛的，文稿抄了嗎？』我含了滿口溫柔的希望向妻這樣問着。

『哎！Dear 我真沒有工夫，看明天吧！』她似乎是悵惘的說。

『下午我去看電影。』妻臉轉向了窗。

『你自己去嗎？』我問

『不！還有A姐』

『許久沒有和妻一同去看電影了。』我默默的想着。

時間又過去了，在第三天的午後，天色已將走近黃昏，這時我才從辦公室走出。每天走出這機械的辦公室時，手中的神經徐徐的跳着，使人疲倦得心癢。

『親愛的，文稿抄了嗎？』進屋第一步我便這樣問。

『哎！』妻笑了，丟下了筆，推開了信紙，手拍着前額，跑近了我。

『真的！這個星期中沒有工夫了，要幫助A姐籌備交際會，一切文牘都是我辦理，這不忙

死人嗎？」一面幫我脫外衣，一面說着。

『我想那篇文章既不太關緊要，可以放些日子。』她又解說着，目光不動的看着我。

『親愛的，報紙呢？』我立刻轉動了問題。

她將報紙指給我，又去寫她的信。我才坐在牀上，妻忽然從書桌中拿出了一封信。

很奇怪，妻無條件的將信用雙手遞過，封皮上面有紅字跡是從□□雜誌社會計處寄來的。

我拆開之後，抽出一條淡綠色的滙票。

『呵！稿金來了。』我心中輕輕的一高興。同時又給我了許多疑惑。

『怎麼□□雜誌會計處？』我又重念着封皮上的紅字。

『親愛的！這怎麼一回事呢？』我將信送在妻的面前，又將妻寫的信中止了。

『我不知道呀！*Dear*！怎麼的了？』妻一笑我便明白這一定又是妻的鬼計。

『快告訴我呀！』我這樣催促着妻。

『在上月，大概是上月五號吧！』妻的聲音稍停。



『周先生來信向我催稿，我便將你的舊稿借了一篇，署名雖然是換了新的，但是通訊與原名仍舊沒有改變，還是寫了你的。』妻將一切都喃喃的說了，這一定因為太忙的關係，不然妻還設更多的謎來難為人，或取笑人，今天很微幸的脫過了。

『這不算是侵犯你的權利吧！好在我借作品不是爲名利，不過是應酬朋友。』妻還這樣很正經的解說着。

『明天我要提出名譽懲罰你！』我笑了。

『認可！』妻也笑了。又提起了筆。

又過去了三天，妻對我說：交際會還在緊急籌備中，文稿仍然是沒有工夫抄。

在星期日的午後，伴妻從電影院中走出，淡風吹在火熱的臉上。妻的髮散滿了前額，頰上飛起醉人的紅彩，我和妻一同的遊着。

『這是多們美麗的街景呢。』我這樣的想着。

『明天，』我想到這裡又有些憂鬱。

晚九時的光景，時間漸漸的要接近午夜了，疲倦的和妻回到房中，今夜房中的光彩更美了些，因為新換了淡藍色的燈泡，妻的床前又多了一雙巴黎皮鞋，一張三拾塊洋的匯票，作了我們一天的耗費。

『親愛的，文稿抄了沒有？』這句話我永久不再問了，昨天拿起了文稿上面已經接受了很厚的灰塵，我的心同樣的也葬在灰塵中很久了，妻天天和我一樣的忙着。

## 洪流的陰影

—

秋天的海是靜穆的，死寂的，有如經過決鬪以後的一匹巨獸，喘息在秋夜的碧空下，天角上閃耀着幾顆星光，從海岸上還可模糊的辨認出那擁抱着港灣的防波堤，和那發光的燈塔。在這座濱海的都市中，永遠是在神秘中保持它的清淡寂寞；每當這樣的黃昏後，祇要是一個人，處處都可以用呼吸感覺到秋的戰慄。

正在九月初旬的第二天，羅華輯完了第五遍原稿，側轉了頭看看牆的那塊錶，已經是六點半了。他疲倦的站起來，到化粧室去洗被紅藍墨水所污染的手指。

羅華歸返編譯課的時候，一面用手巾很力的揩着手，一面走向掛在東壁上的大穿衣鏡，整理了他的領帶。

窗外落着條條的雨絲，他臉上表現了一點輕弱的驚訝，看着黃色的柳樹葉子，在樓前的晚風中搖蕩，他把一條白圍巾加在頸上的時候，心中連串的發出一團冷的悸動，摘下了禮帽，挾起了那又輕又薄的灰大衣。

『羅先生夜班。』小張的聲音，小張是編譯課的僕役。

『課長靡有告訴您嗎？』

羅華驚愕的回轉了身，第一道目光便射在值宿板上，在值宿板上很清楚的用黃色的筆蹟，描出對自己最稔的兩個字。

編譯課的人已經有三分之二是下班了，祇有幾個人是在整理着最後工作，和寫着今晚急待出發的私人信件。

『真糊塗！』羅華咀咒着又掛上了衣帽，去敲編譯課長的門。

室內展開了一幅優閑的風景線，課長不知在什麼時候下班了，也不知今天是否來過，祇有副課長和老王在下圍棋。

『李課長！』副課長姓李，大家也都稱他是李課長：『怎麼今夜我又當班？』羅華問。

『是的，』李課長圓紅而肥胖的臉上，表現出和藹的笑容：『方才我還用電話問過課長，課長指定要我——』

『可是我昨夜當班，今晚一定要休息的。』

『今夜本是鄭先生當班，鄭先生請病假你是知道的。』李課長臉上畫出幾條勉强的笑紋；『在這時局緊張的時候，恐怕有緊要的電聞，如果沒有基本人員值班，課長也是不放心的。』

『無論如何，我們的健康不能不顧及。』羅華爭執着。

『這種夜生活真是等於慢性自殺，尤其是抄錄電聞……』老王同情的說。

『課長既然是這樣定規的，是表示課長平素對於羅先生的信賴，羅先生今夜多辛苦，明天

我一定對長課提這件事。」

『那們，我明天請假。』

『明天別請假，可以晚來。』李課長放心的把這問題解決之後，又把目光和注意轉移到圍棋上去了。

『老羅還沒有吃飯罷！』老王問。

『若不是今晚當夜班，我就想回去。』羅華坐在課長的沙發中漫應着，又向雨天看了一眼。

『雨天，就在這喫罷！我請客，』李課長又拿出買收的神氣：『王先生是不是也沒有喫晚飯？』

『我想就回去。』老王有意的應合着。

小張隨着李課長指下電鈴的聲音，也到了課長室。

『掛電話要兩份晚餐。』李課長吩咐小張。

三分鐘過去之後，在圍棋結束的時候，天色更黑了，雨音響得更悽重一些。

李課長像是忽然想起什麼事情似的，急忙的披上大衣走了。

夜！秋夜深沉，雨落得緊密。

晚飯後，老王在屋中徘徊的走着，樓前馬路上的廣告燈，把蒙雨的玻璃窗映塗成淡紅色；室內的燈，發散着溶黃的軟光，那含着無限暖意的光色，誘致着晚飯後的疲倦，雨洗的柏油路上，偶然被一輛汽車擦過，會丟在車尾一條很長很遠的紅光。

羅華感覺到疲倦。

老王感覺到寂寞。

『老王還不去嗎？』羅華衝破了寂寞。

『老婆每天找軟扭，回去早了也不是，回去晚了也不是。』老王對着玻璃窗，把臉揚得很高。

又繼續說：『走到松屋去喫點茶。』

下了三層樓梯，誰也沒有說什麼？不過經過排字工廠的時候，羅華下意識的感到，人特別

多，聲音也雜，一閃，好像是廠長，副廠長的影子也在這一群人裡搖晃。

印刷部的幾臺輪轉機，構成一幅黑色有力的圖案，齒輪環咬着齒輪，在一盞不很明亮的燈下靜息着，其餘別處都是黑暗的，印刷部這時也在閑散的期待着午夜最後一版的工作。

羅華在走下二階樓梯的時候，便從那面打開放油墨氣息的頂窗中，看到這工廠秋夜的特寫，就在那隻僅有的黃色燈光下，輪轉機的半陰影中，一條發送部的條案上，擁了四五顆頭腦，除掉兩個背影和一個伏在陰影的人辨不清輪廓之外，迎面的兩張面孔，依稀還能辨認出來，左邊的是年青有氣派的陳大格，雖然是燈很暗，他的臉在頭髮的半遮隱下，看不清他的表情，右邊的是穆，一生的勞碌，使他心情已經衰老的一個中年人。

羅華以為幾個人又在賭博，高揚起他的右手，在嘴口構成一隻播音筒形。

『警察來了！』

驚揚起幾顆頭在四周尋找，羅華悄悄的走下階梯，這時才發現老王已經走開了很久。

小張正從地下室提着茶水向編譯課去。



『小張！』羅華又喊住了小張：『靡有事別走開，接電話，看電報，有事情往松屋掛電話。』

『知道。』小張孩子似的走上樓梯，羅華在夜總會似的螺旋門前，又趕上老王的影子。

老王已經等了三分鐘，仍舊沒有喊到一輛馬車。

迎面小村公園的夜景很暗淡了，從那靜悄悄一片樹叢中反射出沙沙的細雨聲，會貼給每人感覺上一片冷意。

『老王！我有點冷！』羅華的聲浪，有點波顫。

『我帶你到一個溫暖的地方去。』老王沒有注意身後的羅華，依舊是用目光遊獵着遠處的車影。

『既然沒有車，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去松屋？』羅華因爲再不能忍受冷的襲擊，又轉變了去的希望。

『不然往那去，在這悽冷的夜中？』老王反問。

『大阪屋號罷？』

『沒有可看的書。』老王反駁：『那嗎往帝都 Bar 去？經過大阪屋號。』

兩個人影，冒着雨，穿過了一條三號摩電車路，消失在散滿了燈光的十字街頭。

## 二

九點四十二分，羅華冒着急雨歸來，不知他和老王是在大阪屋號分開的？或者是隨他到了帝都酒館以後才分開的；從他那不十分興奮的臉上表情，和他腋不挾有大阪屋號包書紙的紙包觀察，他許沒有往酒館去。

最近以來，羅華又有一個新理想，這新理的發生，不過還是近兩個月以來的事情。

是在秋初，不！那正是夏天還未結束的時候，編譯課採用了五位女校正員。

自從那時起，把編譯課靜穆風景完全破壞了，清談的資料也增加了，猜嫉與懷疑，在普通的友情上也漸漸的推砌起來。

在那時候，沙寧似的青年人物。也產生了幾個，當然是手段中有手段，爭執中有爭執。沙

寧人物群像代表，無可諱言的是老王和鄭毓，不過論資格，論手段，還是屬老王，在那時老王在表面上，對於女同事所獻的殷勤，的確也是多得很。

羅華從那時起，便很反對沙寧似的青年，偏偏在那時就被一般同仁看作爲沙寧的一團，因此更激起他的無名反感。

這一貫的生活，他已經保持了很久，若確定今晚他是和老王一同去過帝都酒館，這真是一個疑問。

『羅先生！往松屋掛了四次電話，都說你們沒有在那兒。』

小張兩條驚奇的目光，射在羅華滿了雨滴的大衣上。

『什麼事情？』羅華脫着大衣：『這樣大驚小怪的。』

『有一個人找羅先生。』

『找得很急嗎？』羅華停止了一口呼吸。

『很急！』小張繼續的說：『並且找了四遍。』

『姓什麼？』羅華走近了小張。

『不知道！』

『你沒有問過他嗎？』

『她不說！』小張解釋着：『我已經問過她了，她總是不說。』

『也沒有留下名片嗎？』羅華很着急的樣子。

『噯！羅先生，是電話找你。』小張對於羅華的誤會笑了。

『電話？』羅華驚問後，又沉默了。

『是的！電話！』小張補充了一句。

『……』羅華沒有聲音，在真空一樣的編譯課中往復的走着，低着頭有如一隻擺動的幽靈。

的幽靈。

『電話，你靡有問過他是從那掛來的嗎？』羅華又抬起了頭。

『問過，和她的姓名是一樣的不說，我告訴她羅先生出去了，她好像不信的樣子。』

『那嗎他說些什麼？』

『她第二次電話問過三句：「羅先生是出去了嗎？」我答了三句，然後我又告訴她松屋的電話號碼。』

『可是我沒有往松屋去啊！』羅華自言自語的，『他的音調很急嗎？』又一面檢察着電報下意識的剪開幾封航空原稿。

『急迫！』小張肯定的：『第三次電話都震木了的耳鼓，她像是責備我說：羅先生並未在松屋，最後，她的聲音又低落下去，我爲要知道羅先生是不是在松屋，也掛過幾次電話，都說是羅先生沒有去。』

『現在距離他掛最後一次電話的時間有多久？』

『十五分鐘的樣子。』小張揚轉了頭，看看錶。

『最後他說些什麼？』

『羅先生，我真不懂，聲音是很弱的，她問雨是還在落着，天多時會亮……』

『你怎麼回答他的？』羅華覺得這是一個奇蹟，把電聞與原稿一同放下。

『我說……』小張沈默了一會：『等一會羅先生回來你問羅先生罷！』

『那你沒有回答他更多的話嗎？』

『她問羅先生……』小張的眼光向羅華的懷中閃了一眼：

『出去是穿的什麼大衣，裡面加沒有加絨衣，還有……』小張沈默了一會，目光向羅華低沉的臉上瞟了一下。

羅華對這些事沒有消費很大的注意。

『從他的聲音表現不出來嗎？是一個老年人呢？還是一個孩子呢！』羅華依然是在企圖着有新的發現，他過敏的想到或許在這裡面深藏着一個社會問題，或許會構成明天最有價值的一頁新聞。

『一聽她的聲音，就知道是一個女人，不像一個孩子。』小張也感覺四圍的氣氛太沉寂了：『我想：一會還能來電話。』

『唔——羅華苦悶的離開了椅子。』

雨依然是在起落着，夜色更深了；時間已經是十時二十分，輯稿的時間已經到了；可是工廠部誰也靡來催稿。

羅華下意識的走到窗前，窗外有秋風，有夜雨，還有寂寞在迎接他的視線。

一陣清響的鈴聲，擊破了夜的沉寂，也擊破了心的煩悶。

羅華把面影側轉過來，身體依然沒有動。

『羅先生，電話！』小張興奮的，希望羅華趕快去接電話。

『小張！你接。』羅華將身子轉過來，後背倚在了窗幃上。

忽然，羅華視線中的門閃開了，跳入視線裡三個黑衣人影，三口白的牙齒幾乎笑出了口外。

羅華對於陳大格的臉型最熟稔，也最親切，比較也最要好。

『羅先生。』陳大格一步衝在兩個人前面：『每天這時候都打紙版了，方才我上來一看，

植字部連一塊稿子也沒有，工廠大夥慌了，你也慌了？』接着大格就是樂天派的一陣狂笑。

羅華靡等開口，小張放下耳機：

『羅先生，找你。』

『是誰？』羅華看了看錶。

『還是她！』

羅華將要有什麼沉思。

『羅先生！稿子再不發，印刷就來不及了，』大格把那張富有青春生命的臉，轉向了錶：

『還僅僅有二十分鐘，如果不能上機器，車一定是趕不上。』

『今天晚了啊！』另一個工友失望的聲音。

『非悞不可！』一個工友應和的證實着。

羅華忽然想起了責任問題，抓起了電閘，又坐在他的椅子中，忽然：

『小張！』羅華又抬起了頭：『告訴她，我現在沒有工夫，兩點鐘以後再來電話。』



在整理電聞，分類標題的時候，羅華還半聽覺的不太清楚，小張在電話中說了一些什麼。

『今天晚上怎回事？』羅華發下兩份電報之後，兩個工友急忙拿着，跑回工廠去了。

『靡事！』大格一楞。

『怎麼靡事？晚上我經過工廠，七八點鐘還沒下班。鬧吵吵的，圍着一大群人，連廠長和副廠長都沒有走。』羅華一面注意工作着，一面和大格閑談。

『我不知道！』大格很精緻的，在說不知道的時候，兩道濃黑的眉毛向一塊一閃，額上出現青春的臉上不應該有的綉紋：『我晚上除了到食堂喫了一頓飯之外，總也沒有離開地下室。』

『我下樓梯的時候，也看見老穆你們幾個人，在那盞小燈下擠作一團，最初我還以為你們是要錢呢！』羅華手下的重要電聞已經完了；紙像是生了羽翼一樣，兩個學徒的工友，用烏鴉爪似的小手，把原稿不停的向工廠搬運着，黑色的工作服在幽暗穿堂中一遍一遍奔馳着，像是兩隻春夜的黑蝴蝶。

雨還是在搖落着。

『我們合計的還是那件事。現在廠長大概是很猜嫉我們，樓上和樓下斷了線。』大格表現了任便是什麼也不在乎的神氣。

羅華兩臂舉過了頂，打了一個沉重的哈欠。

『雨還沒有止嗎？』羅華站起身來，向窗外看了一眼。

『他媽的，這雨不會停止的，落得人心煩，總是這樣洒洒灑灑的，再不然就大點痛快的下一陣。』大格由性格上是在討厭着這瀟瀟的雨夜。

羅華向室內陰影的遠處望了一眼，小張已經伏着桌子上睡了，自己拿起茶杯，走向茶室倒了一杯冷茶。

他感覺到戰慄。

『現在已經有點冷了。』羅華把空茶杯放在桌子上。

『這正是一番秋雨一番涼的時候。』大格偶然一句話也挺挑動人的感情。

『這些事情將來怎麼收拾呢？』羅華下意識的看看錶，又看看桌上殘餘的原稿，很安心的用一支手撫摸着題單。

『他們有一定之規，我們也有一定之規，飯是不能叫一個人喫，到必要的時候，就不管他娘那些個！』大格說完話，晉波的顫動還磨停息，他轉過了頭。

『小張，羅先生要茶。』大格耍戲的聲調更高了。

『小張抬起埋在雙臂中的臉，惶忪的睡眼巡視了一下，又依然睡下。』

『快鑄版了，下去看看鉛鍋。』大格站起來，羅華又呼喚着小張。

『小張，到製版部問問稿子够不够？』

『哼！』小張朦朧的，不久：『混蛋：我不去！』

羅華的一絲苦笑掛在臉上，知道小張又認爲大格是在和他開玩笑；於是把達到工廠的五號電鈴捏在手中，又一轉念，他便丟下電鈴，整理着題單，同時離開了椅子。

一個小工友跑來。

『羅先生，請你組版。』

羅華心中直感這種聲音的喜悅，給心靈一種輕鬆，肉體一種解放。

工廠的夜景，是很幽靜的，植字部有四個人當班，擁在字架子構成的一個角落裡，一個人已經睡去，三個人咬着麵餅，像是在商談的樣子。

鉛字排列的像是傾斜的灰牆，牆上佈滿了蜂巢似的麻孔，一列一列的在休息着，燈多半閉了，所以光線很暗，從左面沒有窗幃的玻璃窗上，射進來白色建築物樓頂上的『雪佛蘭』廣告的紅燈，把植字部的光色擾得更悽暗。

經過了二十幾排字架，製版部幾隻耀眼的燈光，照在羅華疲倦的臉上，浮出淺淺的笑意，他的精神還是和昨夜一樣，雖然今夜工廠部幾個工友都是白天作副刊的當班了；羅華，勞苦是不會征服他的。脚步雖然是很輕悄，可是滑敲在地板上的音響，明亮的燈下驚起了幾顆腦袋。

削瘦的小盧，狡猾的小于，大肥馬，光棍王，五六個平時都很高興和羅華開玩笑。

今天晚上偶然看見羅華，幾個人擁出了一團笑臉。

『羅先生！今天怎麼的啦，沒有稿子嗎！』光棍王排完了一欄稿子，把長方形的木盤，懶快快的丟向放在地上的大木箱中：『今晚啦！』

『光棍沒有資格說早論晚！』羅華又照例的逗着光棍王。

『小羅！』迎面又飛來大肥馬的熟稔聲音：『你不知道小子早就着急啦！都以為是鄭先生班呢？不然早就往編譯課去胡鬧了。』

『我一看就知道是羅先生發的稿子，不用看字劃，看標題就知道，』小子繼續說：『這是虧我保守了這點秘密。』

『羅先生，題單？』小盧問。

『誰組版！』羅華問着，同時舉起手中的題單。

『大肥馬？』

『天快亮了，得快點。』羅華催促着肥馬。

『嘿！小羅，稿子才發下來，就過來催命。』肥馬一臉肉，嘴唇也特別厚，說起話來，總是往外噴吐沫星，轉頭又催學徒的兩個小工友：『快搬！』

兩隻黑蝴蝶樣的孩子，忙着搬稿子，灑水，搬銅線盤子，找鉛空。

小盧，乾手，光棍王圍着冷水管子洗手。

羅華一眼看到廠長室，門上的暗玻璃窗還透着光芒。

雨不知多時已經停止，窗外的廣告燈更紅了，夜在岑寂中，這樣的死下去了，喫茶店和酒館的暗燈下，時常發現一兩個裹在大衣裡的黑影子，不久也更快的消失了。

有一所豪華而神秘的休憩室是在編譯課的北部，門是永遠深閉着，燈也是永遠深閉着，裡面的裝飾是爲高貴而少見的來賓設置的，迎接貴賓的也僅是社長一人，也許是伴同他的秘書。能够自由出入這所高貴迎賓室的，也祇有他的秘書。

楊秘書那才漂亮呢！走起路來像是風裡飄落的花，深藍色散點着白花紋的西裝，大理石彫像的頸項結着一條淡紅色的大領巾，真鮮艷，微笑總是掛在她的臉上，頰上有兩顆不很顯明

的酒窩，說話的時候總是喜歡把臉揚得高高的，或是把頭斜得歪歪的，若是迎着陽光，那黑星的斑點，像是突起一樣的跳出在她的臉上。

楊秘書和編譯課常有事務上的聯絡，編譯課職員當面稱她爲先生，背後稱她爲花瓶，或楊花瓶。

楊花瓶臉型的輪廓的確是很美麗，她不會打字，而偏偏和幾個女打字員鬧得不對符，她也不會起稿文件，可是有人就通稱她是楊秘書，編譯課的幾個女記者，都是才受完高級學校教養的學生，也被楊花瓶視爲左道，不用比別的，在楊花瓶像石膏塑的左臂上，一環黃鏗鏗的臂鐲，在女記者中誰也沒有。

楊花瓶對於幾個女記者都處不來，其中最嫉恨的便是小柳。

楊花瓶是片面的愛過鄭毓，因爲讀過鄭毓所寫的幾篇小說，可是鄭毓並不知道，也沒有注意，楊花瓶隨便愛的人和企圖愛的人也太多了，隨便放下，隨便淡忘的人也是不少，她的那部愛情哲學，那部愛情觀，別人都看得很清楚。

鄭毓追逐小柳，於是楊花瓶便恨了小柳，事實是很簡單，進行的也特別快，這不過是幾天以前的事情。

羅華在監視大肥馬組版的時候，由廠長室亮的門窗上，把視線一轉便飛到貴賓室的窗上，從那面濃烈彩色圖案畫的玻璃窗中，透過來薄弱燈光。

一串奇異的問號，跳進羅華的心門。

小盧，乾子，光棍王同時洗完了手，脫下了黑大衣。

『走哇！回家睡覺去。』光棍王把脫下的黑大衣捲成一團，拋入木箱的抽屜中。

『廠長還沒有走，你就走，你是廠長的爹？』肥馬轉過了頭，抓起來一疊鉛字，舉得高高的，放進鐵盤中，用強有力的指頭一擠，用右手摸出了一條掛有黑鉛鏽的銅線。

『廠長死了，我們也去死？』小盧反駁肥馬的聲音：『走！回家睡覺去。』

『社長還磨走呢？汽車還在樓下。』乾子又補充了一句，羅華有些愕然。

『肥馬把組成的版，加了一條黑色的繩索之後，於是拿起墨滾，向羅華面前一晃，羅華才



察覺版已經完了。

羅華返歸編譯課，經過那條悠長而黑暗的弄堂，遠遠的在黑暗中一個影子，悄悄的貼在貴賓室的門前。

羅華走近了它，辨認出是小張。

『小張，你聽什麼？』羅華小聲

小張驚懼的走開，走在羅華的前面，當他推開編譯課的門時，羅華才發現小張連鞋都脫在了他的書桌下。

『誰在貴賓室？』羅華又追問了小張一句。

『我就知道有楊先生。』小張的臉迎着燈光發出了薄薄的紅暈，羅華知道小張所說的楊先生便是楊花瓶。

『再沒有別人？』羅華依然不解。

『還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小張一面穿鞋。

『唔——』羅華沉默了一會：『小張，快去催大樣子。』

三

大樣子才舖在羅華的桌子上，小張各處找紅筆，一串清麗鈴聲又吵起來了。

小張才找到紅筆，又忙去接電話：

『羅先生，電話。』小張用挾着紅筆的手，蓋着電話機。

『紅筆先拿來！』羅華表現很急的樣子：『問問是誰！』羅華改了兩個字，小張又飛過來  
聲音。

『羅先生，還是她。』

『好！好，就完了，要她候兩分鐘。』羅華一面用眼睛在標題上尋找着。

一分三十秒滑過之後，掛錶的時針正指十二時五分。照例今晚大樣子是晚了十五分。羅華  
抓起了電話耳機，心血不知爲什麼澎湃了一陣，血液在心中一湧一退。

羅：『喂！您找羅華嗎？我就是羅華。』

音：『我到不一定是找羅先生，我是希望找……』

羅：『您究竟是找誰？』

音：『假如您一定限制我找誰的話，我是希望找鄭毓先生。』

羅：『鄭先生，今天又請假了。』

音：『鄭先生爲什麼要請假呢？』

羅：『請假書上的理由是爲了病。』

音：『爲什麼要生病呢？』自言自語的，低聲：『因爲什麼病？』

羅：『總之，病的是兩方面，不是肉體，便是精神。』

音：『假如不是肉體，也不是精神呢？』

羅：『唔——那我不知道。』

音：『若是請假書是一個謊言呢？』

羅：『唔——那我更沒有想到。』

音：『柳瑛你認識罷？』

羅：『那一個？你說是誰？』

聲音弱了下去，像和另一個人說話的聲音，不久，從聽筒中又傳過了女人輕弱的呼吸。

音：『柳瑛——就是聰明，活潑，梳着兩條孩子辮髮的小柳。』

羅：『噫！柳瑛小姐！』停了一會：『柳小姐您在那兒？』

音：『我不是柳瑛。』

羅：『是的，我問柳小姐。』熱血在體腔內又是一陣擁擠。

音：『我可以談到她嗎？』

羅：『當然可以的。』

音：『我問你兩個問題，是關於她的，你能回答我嗎？』

羅：『試試看。』

音：『她和鄭先生除掉同事關係之外有沒有友情？』

羅：『是有的！』

音：『除掉友情之外，有沒有愛情？』

羅：『有的！』

音：『可是，這兩個問題，即使羅先生沉默來答覆我，我也知道的很清楚。』

羅：『……』呆癡着，感覺異常的不安。

音：『小柳愛他嗎？』

羅：『我不知道。』

音：『愛的！』

羅：『……』

音：『你怎麼不說話？』一頓：『比小柳還愛鄭先生的是誰？』

羅：『我不知道！』

音：『不是他的妻嗎？』

羅：『……………』

音：『問題很容易答啊！爲什麼你不說話呢？噯！對不起，我不是說僅僅問你兩個問題嗎？現在你是不是用沉默來責備我？』

羅：『那件允許我已經淡忘了。』一種低壓的緊迫，忽然轉換爲無名的不安，探尋與好奇的心理，仍舊阻止他丟下耳機的勇氣。

音：『一個人能愛他的妻，也能愛他的愛人，更愛他的朋友，無疑議的，他也會愛人類中任何一個人的，祇有這樣的人，血肉和靈魂是健全的。』

羅：『這種邏輯……………』

音：『對的，幾年以來，社會給我的經驗，就是能幫忙我的事務，解決我的問題的人，都是他們。』

羅：『……………』

音：『羅先生，你不要沉默啊！你們的窗幃放落了沒有？雨已經止了嗎？可是我依然覺得

有風在響。』

羅：『雨已經止了，月亮已經從薄雲中出來了，那月亮正是半圓形的。』

音：『唉？我的屋子，不——我的囚牢中，永遠看不到月亮，也永遠看不到太陽。』

羅：『……』

音：『羅先生，我希望你說話，假如現漫步在星夕浦的砂石上，不是一幅畫，也是一首詩罷！我沒有那們多的自由，啊！記得是在前天晚上——其實是午後三時了，不過我願意說是晚上，我愛晚上的，也渴慕黃昏的海，那時正遇到鄭先生和小柳從山頭走下，我們很熟悉的可是在微弱的月亮下，竟彼此認作陌生人過去了。』

羅：『那你也隨着他們一同回來了嗎？』

音：『不是的，我在去的時候，便想永遠不再回來，可是結果我又回來了。』

羅：『夜和海一定是很美罷！』

音：『你的視覺，感覺，和心靈都沒有那種經驗嗎？你的愛人從來沒有要求你到海濱去過

嗎？噯！也許她不愛海！」

羅：「……………」

音：「你沒有對她提議過嗎？」

羅：「沒有！」

音：「你沒有愛人嗎？」

羅：「沒有！」

音：「噯——」一串笑聲：「沒有？」

羅：「人生像烟一樣，我什麼也沒有！」

音：「唔——你沒有？你沒有……………」

羅：「我們再會罷。」

音：「不！還有事情。」

羅：「什麼事情？」



音：『可是你太怯弱，你什麼都沒有，你是孤獨的，你是粗暴的，你一定缺少同情心，能幫助我和我們的不是像你這樣怯弱，自私的孤獨者。』

羅：『易卜生說過：世界上最孤立的人，乃是最有力量的。』他被一頓爆彈似的責備，激得全身體的血，都湧在臉上；他提高了聲音，這樣的喊起來。

音：『力量你是有的，但是力量始終是屬於你自己的，永遠不會分散給別人，永遠不會用你的力量去拯救別人。』

羅：『可是我信的是真理。』

音：『我從哥哥的口中也常常聽過關於你瑣碎的事情。』

羅：『唔——你的哥哥是誰？他是誰？』

音：『是，是姓陳的，他是你的同事，不，是印刷課的，你應該知道他，他常常提到你，印刷課據說就一個姓陳的，你知道罷？他的名字叫陳——』

羅：『大格？』

音：『是的，就是他。』

羅：『爲什麼談到你哥哥？』

音：『他嗎？他有一個妻和三個孩子，還有我們的一個媽媽。他最近要失掉了職業，我總是擔心他會從生活中跌下去，我希望能救他的人救他，無論是誰都可以的，被生活拒絕的不僅是他一個人，據說是印刷課的全部。』

羅：『問題是這們重大？啊！你也想和鄭先生談這個問題嗎？』

音：『不必要，誰都可以的。』音調很悲壯。

羅華拿着電話耳機的手腕戰慄了，一片陰影掠過心頭，他對於這幾天的慌張和忙亂，像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一樣。

羅華驚促的把耳機掛上，急忙走出了編譯課，下樓去了。

走在二階的樓上，超特輪轉機的響動，塞滿了他的兩耳。

貴賓室的燈光又亮了一盞。

社長將身體投入在綠色的沙發中，右腿壓在左膝上，手中一隻雪茄舉得高高的，但是他常常是這樣把烟舉在手中，讓那乳白而可愛的烟輕輕的繚繞着。

楊花瓶今夜是更漂亮了；一隻放着七十五燭藍光的桌燈，照着她的背影，和新燙過而拖在頸上的長髮。她背着桌子坐着，還是王廠長走進貴賓室以後的事情。

王廠長是才過四十歲的中年人，額上有幾條思考所遺留下的細紋，一雙陰森的眼睛，用突起的雙頰一反襯，更顯得眼睛深陷了，下頰佈了一層新剃過鬚髭的青色。

他很謙卑的站在社長面前，說話的時候他時常用乞憐的眼光看楊花瓶，在這裡他失掉在工廠中一切的勇氣和威嚴。

『社長可以調查，飲食費和互助費都很清楚，這還是請社長放心，至於這次打算調動印刷部的幾個人，是工廠原有方針。』王廠長的腰彎得很可憐。

『可是，』社長把身體在沙發中又蜷縮了一下：『社裡並沒有這種方針。』

『是！是的。』

『祇要勤勞，肯幹，手藝好，便沒有辭退他們的理由，我主張的是人材本位。』社長手中的雪茄，又舉了一舉。

『不過，』王廠長看了楊花瓶一眼，又忙於把目光收集在自己鞋尖上：『若不去舊換新，工資一年比一年增加，廠方的開銷便會加重，並且舊人的管理，也是一個問題；照通常說，新人的工資僅佔舊人的半數，而且還更容易聽從任何命令。』

『這總是其次的問題，即便是有這些問題，也不能使印刷部全體退工。這裡面總怕是有別的背景，也要考慮這件事情是不是會引起別的問題。』

『是，是的。』王廠長的聲音抖顫着；楊花瓶打了第一個哈欠。

『這件事，』王廠長繼續說，像是在掙扎着最後的效果：

『有我負擔完全責任，再說印刷部幾個搗蛋份子，常常破壞規章，也常常影響工作。』

楊花瓶打第二個哈欠，社長把眼前的雪茄一擺動，和王廠長同時看了她一眼。

『我已經很疲倦了。』她向社長很嫵媚的一笑。

『沒有什麼大了不得的事情，』社長轉向了王廠長：『方才我已經把印刷部提出的文件看了一遍，』指着放在寫字臺左角的一疊厚紙：『太多，我還沒有看完，現在有一個跳舞會，我就要去，你把這文件帶去看一看。』

王廠長恭敬的伸出了雙手，從桌上拿起了那一疊文件，裡面有呈文，報告書，和調查表，一些重要心血的結晶，並沒有被社長翻開一頁，僅僅經過楊花瓶一篇謊語的譯述；幾乎每一句話中都添加了美麗的笑，可是原文稿中，並沒有一個使人笑的文字，這是王廠長一筆運動費的結果；王廠長把這一疊文件拿到手中時，臉上浮出謙卑和勝利的笑痕。

王廠長退出貴賓室，鐘聲正打了一響，羅華才走下二階的樓梯，忽然又轉上來取紙烟，在樓梯口，正遇到王廠長挾了一捲文稿往工廠去，誰也沒有理誰。

羅華第二次又到了印刷部，機器猛烈的向外甩吐着新聞紙，發送部也是在同樣的忙着；陳大洛呆立在機器的右面，凝視着那些黑亮的，滾轉着的齒輪。

羅華在陳大格身後輕微的拍打了她一下，陳大格驚愕的回轉了頭，一看是羅華，從唇角流露出的一絲笑痕。

『羅先生還沒有回去？』大格一面說着話，就伸出了兩隻塗滿了油墨的手掌。羅華被機械震動的聲音，沒有聽到他說了些什麼，用臉也祇是笑了一笑。

羅華從計數器上知道已經印刷出九千多份，這是分佈在北滿一帶的。不久，全部便可以印刷完了。

羅華把陳大格拉在一個角落裡，離開了機械很遠，震動的聲音比較小，言語可以聽得清楚。

『很擔心在你們之中會有什麼問題發生。』羅華用驚疑的眼光，考察着他的臉。

『是我們走的問題嗎？』陳大格把左腿支架在一堆鉛版上，身子向前傾斜着，把左手倚支在左膝上，手掌托着下頰：

『我們把經過已經呈報社長，即便是我們都走，也要使社長知道事實的經過。』

『可是，』羅華停了一停：『究竟有沒有挽回這個問題的方法呢？』

『那祇好等待社長的意思；這次我們的報告書很澈底，十幾年所受的剝削，這次定要清理一下，即便是都離開這裡又有什麼呢？』陳大格很興奮的：『我們的工資，不論是樓上樓下，都是經過一次折扣的，譬如我們應該從社裡每月領二十塊錢，可是經過廠長的手便僅剩十六塊錢，還要從這筆錢裡提出兩塊錢來作互助儲金。』陳大格臉一紅：『媽的，這互助儲金原來是爲幫助同仁喪娶用的，可是現在竟成了送廠長年節禮物的儲金了。』

『草稿是誰起的呢？』羅華問。

『是託鄭先生和柳先生。』大格停了一會：『還有家妹的意見。』

『噯！令妹的意見，她現在是在在家中，還是在社會上？』羅華揚起頭來問。

『她，她在華爾非舞廳，她也想見羅先生，爲了我——不，我們這件事情。她知道楊秘書……』大格臉上的表情是使羅華知道楊秘書便是楊花瓶：『她對於這件事情是有力量的。』

『噯！』羅華驚奇的：『她！』

『她很想和羅先生要好，家妹是聽說的。』

『怎麼的？這是誰說的？』羅華問。

『柳小姐。』大洛扶在下頰的手橫着放在膝蓋上。『柳小姐和家妹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常常提到利用陽秘書的這一點，來借重羅先生；可是她總沒有機會來見羅先生，並且這幾天鄭先生和柳小姐也沒有到我家去，問題一直演變到現在；今晚你問我，我那時沒有說。』

『……』羅華沈思了一會，才想開口，陳大格又接着說：

『家妹是患着神經病，可是有時是比我想的週到；我什麼事情也不能想。』

羅華又把要說的話忘掉了，走到東壁把電話摘在手中：

『五號嗎？』

音：『是的！找誰？』

羅：『楊先生。』

音：『您是誰？』



羅：『我，我有幾句話要對她說。』

音：『我姓楊，您是誰？』

羅：『我是羅華。』

音：『啊！您有什麼事情？』

羅：『我想問您一點事情。』

音：『希望您快些，社長就回來，要陪他去參加一個跳舞會；不過還有一件事情，今天早晨我交給您的那封信，的確是我拆錯了，因為你那位友人的筆跡和我的一個朋友的筆跡很相同，我以爲是我的信，拆錯之後，驟有叫小張送過去，就是恐怕發生誤解，所以我親自交給了你，你接信的那個時候，沒有什麼表情，我生怕你有誤會。』

羅：『啊！啊那不要緊，我要問你一件事情……』羅華所要說的話，始終被對方不住口的阻攔着，在又想探尋這段消息時，又像是對方的氣息已經離開了耳機，和一個人在談着話。

音：『啊！我現在就去華爾非舞場，希望明天談，再見。』

羅華呆癡的被希望拒絕的心情，混雜着惱和怨，悵悵的又走到陳大格面前，他默想着：平時對於一個人的驕傲，今夜竟變成這樣的追求和恥辱，自己企圖所兌換的不過是甚至使自己都討厭的誤會的解釋，這該是多們減損自己平常對於楊花瓶所保持的嚴肅。

『沒有關係，失敗又怕什麼，自己的事情，不便麻煩別人，我們作作罷！』，依然是陳大格勇敢的語鋒，刺破了四週混雜的聲響。

『不是！』羅華抬起了沈默的頭：『這件事情還沒有探聽到一點消息，你不要急躁，等等。』

羅華轉過身才想走。立刻又停下了：

『令妹是在華爾菲嗎？』

『是的？』陳大格不解的。

『在舞廳裡叫什麼名字，多少號？』羅華從懷中取出日記。

『號數我不知道。她名字叫陳波珍。』陳大格說完之後，用兩條目光送走了羅華的背影。

羅華上樓的時候，正遇着楊花瓶伴同社長下樓；他們是在二樓的階梯上遇到的，誰也沒有理誰。羅華沒有把頭抬起來，但是從側面看到了：楊花瓶是穿了一件血猩色的夜禮服，淡黃色的高跟鞋，這種服裝在她身上是少見的，也祇有夜的奇蹟，能引起她這種表現慾。

羅華迎着那面塗滿了月色的窗，向樓前投視着停在門前的一部汽車，黑亮上鍍了一層月色，不久，車門吞沒了兩個影子；當車在樓前轉了一個彎奔向華爾菲舞廳去路的時候，從車窗中又斜斜的反射出來楊花瓶依在老年紳士身傍的半個笑影。

羅華默看着雨後的天空，白雲和白雲交替着，還看不到幾點行星。他又計劃着方才在印刷部所想到的事情，是要在今夜解決的，他在這廣濶的編譯課中徘徊着，想着，心血也在起伏着；下意識地拿起了電話，又遲疑的放下。

小張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回去了，隔窗向工廠部望了一眼，已經變為一片死寂的黑色，祇有間接而遙遠的廠長門窗上，還隱約的透過來微弱的光色。

羅華把身體又投入椅子中，隨便的拾起手旁的一張報紙，他想把十分鐘的光陰快些趕過去

他心裡又燃起了急躁的火焰，和矛盾所產生的痛苦；他顧慮到王廠長的歸去，又疑惑假如楊花不是往華爾菲去呢？可是她很清楚的，是說要往華爾菲去的。

五分鐘才滑過，羅華的急躁和心的跳動，使他不能再忍耐這室內空氣的重壓，他一手抓起了電話機，一手又忙着翻電話番號簿，然後，就坐在這靜的室內，向渺茫的夜中，一座死快的大都市中，發出了他的聲音：

『喂：是華爾菲舞廳嗎？』他壓縮心的悸動，停了一會又問：『從這個電話可以找陳波珍小姐嗎？』

音：『找陳波珍小姐？可以轉掛，請您少等。』

不久，傳過頹廢女人老練的音調：

音：『你是那一位？』

羅：『我姓羅，你是陳波珍小姐嗎？』

音：『嚶！我是陳波珍。』

對方的幽揚的語調還未結束，羅華便把音聲搶奪過來：

『我是羅華，請你不要說一句話，把紙和鉛筆放在你手下。』停了一會，對方大概是傳來一個極簡短的聲息。『最先請你注意，我仍舊是沒有離開編譯課，我現在告訴你兩件極要緊的事情：第一，你注意方才到或者就要到的一位老年紳士伴同一位穿艷紅色夜禮服的少女，他們所佔據的位置電話號碼隨時報告我，更要注意的事情是你時時偵察那個老年紳士多時會離開那個少女，而少女能有工夫和自由能談幾分鐘話的時候，這機會要快些報告我，假如老年紳士永遠不離開那少女的時候，你要設法使他們分離，或者是你求別人使他們分離，這時候你不要忘記通知我。第二：你立刻就掛一通電話到本社的廠長室，你自稱楊秘書命令王廠長，要這樣說：「裁人問題，明晨不能發表，社長還有考慮；文件不可燬損。」廠長室電話號是二一七二九。更要注意的是你每次掛電話的時候要躲開那老年紳士和那個紅衣少女。』羅華的聲音頓了一頓又說：『請你想一分鐘，不要說一句話。』

羅華默默的看着錶，經過一分鐘後：

『祝福你用你的聰明，辦理這些事情，現在我再提出印象：第一紅色夜禮服少女。電話號碼，自由談話的機會。第二，楊秘書給王廠長的命令是：「裁人問題，明晨不能發表，社長還有考慮，文件不可燬損。」完了，請你把電話掛上。』

羅華很清晰的感到對方把電話掛好之後，他也把聽筒放下，方才急躁的心情，像一片急風裡的白雲，剎那間不知飄浮到那裡去了，代替焦急是一種期待，一種勝利的期待。

午夜一時了，羅華爲了興奮，忘掉了疲倦。陳大格來到編譯課，掛滿一臉疲勞的顏色，僅僅問過羅華爲什麼還沒有回去，羅華也沒有解釋沒有回去的理由，兩個人沒有談許多話，陳大格便坐在了羅華的對面，羅華把鄰桌的電話，牽引到自己桌上來。

『印刷部已經完了。』陳大格一句寂寞的談話。

『那嗎，還不去嗎？』羅華向他疲倦的臉上閃了一眼。

『老媽病了，兩三天就想去買點藥，天天沒有得到工夫，現在我想往藥舖去一躡。』陳大格轉變話題之後又：『羅先生回家嗎？我伴同你回去，連買藥。』

『我還有事情，』認真的：『藥舖大概已經都關了門。』

『先問一問。』羅華一面翻着電話冊子。

沈默了很久，羅華仍舊是沒有找到。

『鄭先生近兩天沒有上班，據說是因為對於我們的事情沒有辦法才躲開；我們的事情，竟掛連了鄭先生，前幾天鄭先生和柳先生對於我們的奔波，我們就覺得挺不安心。』大格很感慨的。

羅華才找到一家賣散藥的藥舖，一片驚人的電話鈴的清響，又使他忙於接電話。

音：『喂！還有別人嗎？』

羅華一遲疑，說：

『就我自己。』一個巧妙的慌言。

音：『事情都辦完了。祇是沒有工夫再到別處掛電話，現在我可以告訴你號碼，』停了一會。

羅華忙於預備了筆和紙；不久，他在紙上寫着：一加五減三，二加七減三，五減二，三加三減四，六加一，七減三。」

聲音繼續着說：

『停一會，如果有電話通知你，並沒有人向你說話的時候，你就可以照以上的號碼作第一件事情。』

羅華興奮的：

『好罷！就用電話鈴通知我。』

## 五

秋夜是清冷的，寂靜的，尤其是在這午夜已經滑過去的時候，似乎人類已經完全死掉，經雨洗過的小路，濕潤潤的，樹葉子在路燈下閃耀着小的光點，遠遠的有用松木建築的臨海浴場的更衣所，木紋中浸飽了雨水，處處都給人一種冷的感覺；海岸的砂石，偶然被斜射來的燈，反映出幾條冷銳的光輝，那種海藻的氣息，腥澀的撲上你的嗅感時，你像是受了什麼引



誘一般，會挺一挺你的胸膛，努力想把這鮮冷的氣息，盡量吸入在肺中。

海濤會隨着每個人的心情轉變着它的聲音，有時澎湃的像山崩地倒，也有時有和你心靈的拍子，起着嚶嚶的共鳴；海上黑雲低迷，白色的浪沫鏗在高濤的尖端的時候，也會使人猜想那有可怕的水怪，可是在像今夜這樣雨後的月亮，照耀在海的上空，容易想到會有鮫人跳出海來唱一支小夜曲的。

那是多們神秘的一個場所，一個時代繼續一個時代，海浪永遠是一樣的波滾着，曾有過許多熱愛着的青年和少女們，對人生像是遊玩一樣，便從這條海岸中撲入了海的懷抱，這美麗而能誘吞青年人的海灣，不是恐怖的嗎？可是人總是踏着人的腳跡，軟語接連着軟語，織遍在這海濱。

楊花瓶仍舊是穿了方才參加跳舞會的那件血腥色的夜禮服，可是外邊加了一件咖啡色的夾大衣，在月光的海濱呈現出來的是黑色，這黑色能減少冷夜海風的襲擊。羅華是和她並着肩，似走不走的兩隻影子並在了一起，羅華仍舊是那件淡灰色的大衣，被月色一照，更覺得

色素淡弱了，從浪花聲裡衝激出來的風，是一陣一陣吹着他心的戰慄。

兩個人懷着兩顆極不相同的心情，即使是海的誘惑力再偉大一些，他們也決不會投入自殺的，他們的死，除了被殺是再沒有什麼悲劇的；今夜他們事前似乎都度量過，這次所帶來欺騙的輕重。

響的浪花和一陣海風同時吹捲過去。

『你冷嗎？』她的聲音放得很低。

羅華沒有回答，頭輕微的搖了一下，像是一塊人間最大的悲痛，壓在了他的心上一樣，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也許是人間最苛苦的責備，是落在他的唇上。

他們又向前移了兩小步，羅華又回憶起二小時以前在編譯課的計劃，假如現在不能承繼那時的理智時，一切全會在這剎那間消失的。

『是有一點冷啊！所謂「秋夜涼如水」也許是指今夜說的。』羅華的靜沈，立刻消散了。

『假如這海岸就有火山，我想是很有趣的。』楊是表現了她應有的快樂。

『我們去攀那座無烟的火山罷！』羅華提議去登前面閃着紅光的小山：『那裡有酒，酒和火同是會使人溫暖的。』

『我不能喝酒，』隔了極少的時間：『可是我今夜非常歡喜。』

『時間不是太晚了嗎？』她又補充了一句。

『酒館裡沒有晝夜，走罷！』羅華說了，他們兩人的身體移了一個角度，遠遠的看去更輕飄，像是要被海浪捲入月亮中去的樣子，很清楚的，她的皮鞋走在卵石上是很困難，他們的臂和臂是聯繫的很緊密。

『關於今天早晨的那封信，』她又先開了口，我很想對你解釋，的確是由於我一時不在意拆錯了，我並不是在故意檢察你的信，這件事情——』

『沒有關係啊！』羅華的語調很低：『我是很歡喜；若有人會注意到我的信。』

『這件事情，我總是想告訴你，應有想到我們今晚會有這樣一個好機會。』

『今夜的舞會是很有趣罷！』羅華有意把話題引入，說出口之後，又覺得話題被拋得太

遠。

『沒有意思，祇有最後的倫巴我還覺得興奮，不過今夜能跳得很輕俏倫巴的人還沒有遇到。』

『啊！啊！』羅華想着把話題收攏一些。

『老年人和青年人的不同也就是這些，即便是他們從前會這支曲子，現在也就跳不上來了，也就興奮不上來了，偏偏今天社長是請的他幾位老朋友。』

走到山坡的時候，一陣從草中唱出的秋曲，又深深的襲入了一個人的心。

『你一提到老人，像是提起我懷念的故友一樣，我心中感覺到溫暖，這是我衰老的一種表徵罷！』羅華從下意識中發出的聲音，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有意的，或者是無意的。

『不！不要說，我以為那不是一個青年的人生觀。』

『青年人的人生觀還不就是老年人的人生觀，我們希望的不是知識不是真理，我們所追求的是麻醉和忘記，大家都是時時在尋找着愛情，偶而愛情帶着光明和美麗落在一個幸運者的

身上時候，可是它不久就會飛去的，於是所留下的祇是悵惘的情緒和尋求的低鳴：這是一個夢嗎？這是一個謊嗎？一種灰沈憂鬱的聲音，在青年的唇上永奏，在青年行態上永遠是這樣表現着，其實這就是現實，現實除掉這些之外，還有什麼？我真不懂。」

『我也不懂！』

『你也不懂嗎？』羅華借着月亮的光色，向她看了一眼。

『我是不懂你的話啊！』一種漠然的口吻。

羅華並不失望，知道她決不會懂得的。

從厭倦中，會產生一種轉變的勇氣。

兩人雖然是靠近的走着，但是中間保持了一種比較嚴肅的沈默。

酒館的位置，並不是在這座小山的山頂，是估據向月光的山坡；遠遠的，祇有那幾隻紅弱的燈光是很誘惑人，裡面是很簡單，也沒有沙發，也沒有軟椅，迎着海，有長的條櫈，冰冷的，海濤更響，月下的海景也更迢遙，風也是遼濶。

祇有啤酒，罐頭，和一個露西亞的老婦人迎着這兩位晚來客。

羅華向着這位貴賓謙讓了許久，她依然是沒有坐下，像是坐慣了華爾菲軟椅和習慣了香檳的人，是不應該再坐在這簡陋的木櫈上。

『請坐罷！』羅華又用了半請求的口吻：『啤酒不好嗎？』

『太涼罷！』吻合羅華的口吻，是譏諷的口吻呢？是玩耍的口吻呢？『少喝不好嗎？』

羅華的右側迎着海，坐在她右邊，經過兩杯酒的時間，是在沈寂着，酒涼得使心胸悸動，再加上海風不停的在兩鬢掃拂。

羅華不關心冷和涼的襲擊，頭一揚，一玻璃杯酒便隨着他豪爽的手姿灌下去，繼續的便是手和腿被涼衝激的一種神經的顫動。

楊小姐是爲了歡喜，有時舉起酒杯，吻一吻酒的邊緣便放下，也有時候喝了一口，用嘴和舌溫暖了之後，然後才吞下。

海上的遠方，捲起了薄薄的一層霧。

這霧色羅華是看不到的，他又舉起了杯子。

『乾一杯罷！』

『太涼！』這柔軟的語聲，是羅華祝福聲的回音。

『我發一個問題罷！』羅華放下乾的杯子。

『不過，我希望不是太難的，最好是不需要解答的。』一種難解的心情。

『所謂問題，當然是要解答的，我說罷！』

『好——』用頭將眼睛壓下。

『人生追求的是什麼？』羅華想限制答題的範圍時候，她立刻搶着接下去：

『最好是不談人生，因為我不明白，問題要這樣修正：你追求的是什麼？那嗎，我便可以

答作：我追求的是歡喜和快樂。』

『歡喜和快樂在我的字典裡都查不出來，我依然是不明白，像你不明白人生是一樣。』

『那是很容易解釋的，』她的手感覺到沒有適當的放處，舉起了杯子，又放下了杯子……

『譬如我歡喜編譯課幾個青年的影子，我時時想捉捕這幾個影子。』

『解釋得很好！』羅董找不到適當的語句來讚頌，從嘴角擠出來一絲苦笑，又分析：『與其說歡喜這幾個影子，勿寧說愛這幾個影子更具體一些。』

『愛的成分也是有的，不過——』她把要說的話用酒杯又當住了口。

『愛是一種本能，愛！雖然不便稱頌爲光榮，但是也絕對不是耻辱。』

『更具體的說來，編譯課我所愛的人，不！我所歡喜的人，我還是說歡喜，因爲愛不大好說……』最後她是自言自語的：『僅僅有三個，第一個我不能說，第二個是小鄭，第三個是小王；小鄭把我的好心當狗肺看，並且在小柳的面前買好，說了我許多壞話；小王也很會欺騙我！』

『也許是以往彼此的欺騙，成了一種習慣？』

『這句話也難使我否認，也難使我承認；過去也許是如此，也許不是如此。』她有些傷感了，把視線移在一排空的酒瓶上。



『鄭先生已請了兩天假了。』羅華這句話並沒有一點意思，不適要換一換這壓死人的氣氛。『那還不是很簡單的事情，最近由於工廠方面的爭執，先是受印刷部的重托，後來又受了王廠長的重禮，所以現在才請了假，我想過兩三天病就會好的，哼！小柳的人格！』最後她又狠狠的加了一句，像是她永遠不會忘掉了小柳一樣；一種無名的情緒在包圍着她，憤恨的火焰在燃燒着。

一片輕薄的白雲，飄流到月亮下，把所有的光都遮隱了，羅華依然是沒有注意，不停地在想着能刺入主題的語句；默默的看了她一會，她是揚高了頭，看着那片浮雲，是將怎樣的滑過去。

羅華還是沒有找出一句話，他又把酒杯送在了唇上。

一片面積很小的浮雲，可是流動的很慢，始終沒有從月亮下面滑過去，天色立刻陷入陰霾，情緒是陰鬱的，海上飛起了幾隻海鳥，發出奇怪的鳴聲，不久便沈沒在那座崇高的巖崖上。

『工廠究竟是發生了怎樣的事情？我也聽到別人說過，可是不知道是爲的什麼。』羅華覺得現在的沈寂，就是引談話入主題的機會。

『還不是爲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一種漠不關心的聲音。

『我想問題的裡面是很複雜罷！』羅華依然是不放這一個問題。

『沒有什麼複雜的，很簡單，假如印刷部是遵從王廠長的命令時……』她對於這個問題很冷淡，好像是希望立刻把這個問題放過去一樣，她用一隻手，往復的撫摸着玻璃杯的邊緣，她沒有注意到羅華是在聚集所有的精神在這一個問題上，她的眼波雖然是向四圍不停的閃動，她並沒有想到他會談及這個不相干的問題。

『可是他們都不離去將又怎麼辦呢？』羅華的注意仍舊是集中在這裡。

『明天他們自然會離去的。』她的語調放得很低，停了一會：『談這些是多們無聊，我們談點別的罷！』

『可是我們從這裡面可以發掘出小鄭的一段戀愛故事。』

羅華生怕把這個問題放過去，不得已用了這一句最富有誘惑性的話。

『是嗎？』她顯然是驚奇了：『那有什麼連繫呢？』

『事實上是有連繫的，不過是很機密。』

『我是很歡喜聽這些事實。』她把大衣的領子向上提了一提，並不是因為冷，這是表徵她將要很注意的來聽這一篇機密戀愛故事。

『我總是想把這一段風波使它平復，免得叫幾個人丟掉職業，將來工廠還不是得一樣用人，用人還不是得要開銷。』羅華的戀愛故事仍舊是從這裡談起。

『問題不是那樣簡單，重心也不在那裡，所以解決並不是那們容易；不，這問題明天便會解決的，今天晚上社長已經通過了王廠長的意思，所謂問題，也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廠長命令他們走，他們也不能不走，也不敢不走。』詞鋒很幽揚的。

『社長是怎樣通過的？』

『照着廠長意思通過的，』不久又繼續說：『當然沒有什麼疑問。』

『我想那一定是不合理的通過！』羅華的言語停了一停：

『我們爲了人情也應該挽回這座波濤的。』

『可是我不能那樣作，華，你知道我是不好管閑事的。』

『救人的生活，安定人的職業，這都是閑事嗎？』

『爲什麼要干涉他們的事呢？』

羅華沈默着，一口冷的酒，又灌入失去了知覺的腸胃中，這時也抬起了頭：

『方才你不是說你對於人生追求的是歡喜，追求的是快樂嗎？這種事情不也是一種歡喜，一種快樂嗎？』

『可是我不！』一種清脆的反抗聲音，尾音提得特別高。

『我想這超於快樂和歡喜的事情你一定不肯作。』羅華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懷恨，這是諷刺。

『爲什麼你要這們刻毒的諷刺我，我默默的愛着你，你不知道嗎？不然我爲什麼常常聽從

你的意思，受你的暗示；今夜跳舞沒有完，我便托病逃出，你有感情？你有血有靈的話，爲什麼會不知道……」最初怨泣的低語，竟轉爲最後的責備，在兩顆心靈中積蓄的痛苦，經兩句話導洩之後，空氣立刻又織就一幅緊密的壁帳。

她伏在冷冰冰鏗着瓷磚的條桌上，不知是哭泣，還是沈默。

月亮被那塊白雲遮蔽之後，便悄悄的斜曳過棚頂的一角，海岸是暗淡的，海風更涼了一些。黎明不久許是就要來的。

羅華並不是不愛她，祇是感覺到自己是不應該把自己最純潔的愛，貢獻給這樣的一個女人，平常他是想盡方法在躲避着她。

今夜羅華用電話約會她，她雖然認爲很奇怪，但是她的確是很高興，經過這次夜遊之後，她的心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知道羅華並不是像她平素所懷想的那樣可愛，所談的話，祇是覺得和自己有很大的距離。

『好！你送我回去罷！』她在暗影中抬起了臉。

一種無名的反感，衝激着羅華的心，他的心理狀態，並不是單純的感覺到失望的厭倦；同時對於四週的氣氛，感覺有衝破的狂暴。

『好罷！就回去，』醉意的，痛苦的，他打着冷顫：『可是現在已經沒有車了，走！我們到電車路向市內掛一個電話。』

站起了兩條影子，酒店的老婦微笑的看着這兩位夜遊的陌生客。她對於人生經驗很豐富，她流浪了許多地方，她知道這是痛苦的一双情侶。

迷茫的夜色，籠罩着走向山坡的一條小路，右面是峭立懸崖，從海面直捲上冷的夜風。黑色的浪帶着恐怖的水聲，會使人在戰慄着。

羅華在酒後仍舊是懷恨着一個自私的女性。走在她前面距離很近的一個女性。一種痛恨和憤怒，激起了青年的熱血，在冷的夜中，碰出了燦爛的花火，他的双拳握得緊緊的，像是要揮起而打破這座夜墓一樣，這時他又覺醒了楊的追逐，也是她自私的一種表現，更大的恥辱和惱怒，佔據了他感情的第一位，幾乎不能再忍受這樣的痛苦。他想把身體向右面一傾斜，

便可以長眠在這溫柔永夜的海上，可是他又想到死是一種不可解的謎。

他的双手瘋狂一般的揮動了，他撲向走在自己眼前的那一條擺動的影子。

月亮已經落了，夜色彌漫着，祇有一個女人哭喊的聲音。

水浪聲滲雜着哭喊聲；

鑽入了夜中，

鑽入了更深更遠的夜中。

## 六

午夜二時。

華爾菲舞場的夜，依舊是那們閑散，血浸着瑪璃似的酒，迎着笑臉，波動着幸福的條紋；這裡的生活，總是在音樂的旋律下滑進着。

外面的月亮雖然很明朗，秋夜的空氣也很清涼，可是舞廳裡的燈光永遠是那們昏暗的，氣氛中是灑滿酒和脂粉的幽香。

陳波珍幾年以來的舞生活，使她習慣了一切。

今夜，清醒的，她覺一切都和每夜不一樣，她雖然沒有歡喜，也沒有什麼希望，可是她心理生了一些變化，她也不知道是什麼帶給她的，她很自慰的在呆呆的休息着她不久之前過度緊張的神經，和過度緊張的心靈。

她不明白究竟在最近之內，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羅華用電話吩咐她的事情，她都很小心的辦完了，而且辦得很順利；她並沒有分析過這次爲什麼要很忠實的聽從一個陌生人的吩咐，並且還十分忠誠的去作了他所希望的事情，她貧血的臉，望着一隻大理石的燈柱，幽暗的，默默的溫習着過去的幾幕。

一種無可逃避的懷疑，又開始向她不能再多用思想的腦中進攻了：

在哥哥口中的羅華，許不致於利用一個未會過面的陌生人來監視他的情人；可是，那個紅色艷裝的女人，表現得很顯明：接了羅華的電話之後，是懷着一種竊喜而不能自隱的快樂表情。在窺探着機會想離開那幾個老人出走，這不是受了情人的召使一種快樂的情緒嗎？



陳波珍想像矛盾到極點時，她再不能忍受閃動在她眼前的一個謎，於是拿起了電話的聽筒。

夜的都市，沒有給她一點回音。

她想找羅華，她也想找她的哥哥，問一問究竟爲了什麼，羅華竟巧妙的來慫恿她來監視那個紅衣女人，爲什麼羅華找了一個很好的機會把那個女人又約了出去，過去不久的記憶，還在腦中浮動着，那個紅衣女人是懷着怎樣驚喜而快樂的表情走出了舞廳，這個印象給自己一個不安的反映，自己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樣一段心情。

舞廳，人都掛了一層倦意歸去後，丟下的是一片寂寞。

陳波珍和每日一樣的這時要回家去歸宿的。距華爾菲舞廳不很遠，經過一條黑而幽長的小黑胡同，再爬上狹而高的木樓梯，擁在一個角落裡的一間小屋；這間祇有在午後會得到一絲太陽的小屋，便是陳波珍的家，她和她的母親是佔據這間小屋的外部，隔了一幅屏障，裡面住的是哥嫂和三個孩子。

陳波珍走上扶梯的時候，有白色的流雲在月光下交替着，淡灰的光線在扶梯上構成的影子，她走在那影子上面或影子中間的時候，她直感到夜的淒涼，她疲倦的恨不得立刻就睡在母親身旁；當她還沒有走完扶梯一半的時候，她已經揚起了頭，把目光拋向了那一面破玻璃窗上，雖然隔着褪色的窗幃，還透過來暗弱的燈光，她想到母親是在深夜等着她，按照過去的经验，祇要那面熟稔的窗上透過微微的光亮時，常常是祇有母親還在深夜等候她；她每夜走在扶梯上的時候，注意那面窗上的光亮，已經成了幾年來的習慣，她的快樂和失望，也是隨着那燈光在明滅着。

忽然一片暗雲又遮在她的心上，像是流雲遮住了月光一樣，幾天來母親的病症，是再也顧不得在夜深中等待她的女兒了。

陳波珍還沒有走進門，便喊了一聲媽！她祇知道這種呼聲是心頭的安慰。當她推開並未加鎖的門時，一種很特殊的情調，印入了她的嗅覺。

一股不很熟悉的酒的氣息，和刺激嗅覺的草藥氣味在彌漫着。

『妹妹回來了！』陳大格的聲音，驚起了三四個人的頭影，印在那黃灰色糊在牆壁的舊報紙上。

『妹妹回來了！』

『妹妹回來了，妹妹也來喝幾杯。』幾種不同的聲音，碰合在一起。

陳波珍從暗淡的燈影下，和熟稔的聲音中，辨認出來，誰是小盧，誰是肥馬，誰是乾子，擠在了一團。他們在一塊挺熱鬧，像是忘記了有什麼事情會發生一樣，陳波珍問候了媽媽的病，又和嫂子談了幾句不相干的話，一眼又看見睡在炕上的三個孩子。

幾個人聚集在一起，便會忘掉世間的一切，他們有說，有笑，也有了力量，什麼事情都像變得容易了；在他們興奮的談笑的聲浪中，陳波珍換下了在這屋子穿了不合身份的衣服，然後她也加入了這酒的會談中。

像這種很快樂的聚談是不常有的事情，陳波珍對於哥哥的這幾位友人，也是很談得來，在什麼都不拘束，她以為大家在一起隨便的談笑的確是比舞廳自由得多，快樂得多；不過像這

樣夜會，已往是沒有過的。

酒雖然是極下等的，在幾個人的歡笑中，每人都感到一種親切，在彼此的中間聯繫着，波珍認爲這種下等人的酒，確是比上等人在舞廳中喝的酒要好得多。

『妹妹！要求妹妹先給我們報告今天的新聞。』肥馬把手舉在空中亂擺着。

『先講一講今天的大頭龜。』乾子也在要求着。

『今天沒有龜，到有幾隻新出窩的老兔子。』波珍笑着回答兩個期望的聲音。

『應該說是王八，老得跳不動的更是王八，不是兔子。』

小盧喊起來了：『老得變成兔子，我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也許鬼明白。』

『不要罵！我明白，我說。』波珍把沒有終止的聲音又搶了過來：『今夜偏偏有幾個老人，

跳入了倫巴曲，作烏龜都不及格的嘍！』

激起了大家一陣笑聲。

『舞廳裡怎會出現了烏龜和兔子？』

波珍的嫂子從藥罐旁邊回轉了頭，很奇怪的問着，又激起了一次笑聲。

『你們大家安靜一點，我先告訴你們一個故事，』波珍的聲音又把許多聲音壓落了；『有一個白毛烏龜，帶着一個紅衣姑娘去跳舞，不知怎會被你們編譯課的羅華知道了，並且用電話要求我給探尋一個機會，不久他便用電話把她約會去了。』

『是的！是的！小羅今夜回去的挺晚，故意不發稿子，原來這回事，』肥馬的聲音很高，也挺興奮。

『小聲，別太吵擾媽媽了。』波珍嫂子的聲音，像是故意對肥馬發的一樣。

『對啦！我覺得非有這一下子不可。』小乾子從旁邊這們一敲。

『偏偏是我倒霉。又碰了這們一下，』肥馬自言自語的。

『不要緊，椽皮釘。』大格安慰着。

『膠皮釘，膠皮釘。』小盧又搶着補充了一句。

陳波珍把嫂子替自己留的一份菜和飯，拿來放在幾個人的一起，在這盞小燈旁，圍繞搖動

着幾個人的影子，波珍的裝束，偶然一看是覺得很奇怪的，其實她每天回來都是這樣過慣了的，一顆現代尖端美化的頭，身上穿了一件她母親的破長衣，便這樣擠在了幾個人的圓圍中。

大家沈默了不久，在這種氣氛中，大家是不甘沈默的，不過今夜像是在她的四周，吹着恐怖的暴風雨，減敏了許多有趣味的談笑。

『假如明天，他若把這事情發表，我們一定去找吉川，吉川印刷所的那些人挺行，就那們幹一下。』小乾于喝了點酒，變得很高興，他也有主意，因為他在印刷界，經過許許多多的波浪。

『無論他發表不發表，明天趕王八旦走就是了，』小盧接過來，話說的更爽快。這幾個人都知道：王八旦就是王廠長。『假如他不走，我們大夥就給他放下，他如果臨時抓幾個外人來，我們就跟他試試。』

『他走了我們還是一樣幹，不信包給我，一千塊錢滿够，怎麼也用不了一千三，若不是他

們太認識錢的話，每月一千塊錢的開銷，大家的工錢一定要照現在提高一成五。」陳大格對於這一點看的挺透澈。

『一定要趕他，』小乾于咬牙切齒的把拳頭在空中一幌，表示着有力量，也有決心。

『無論趕誰，也別趕我。』肥馬嘴裡堵着一口菜，發着不很清晰的聲音。

『豬——』小盧的罵聲，把尾音拉得很长，噴着唇。

引起了一陣笑聲。

『別鬩嘴！』小乾于很認真的：『還記得五年前趕李大頭的時候，那才熱鬧呢？李大頭不走，說實在的，大夥也不太滿意他，他還不是和現在一樣的被剝削。老穆，就是現在機器房的老穆，半夜三更，提着菜刀去找李大頭，李大頭後來看着實在幹不了，才走的，現在王八旦的威福，都是老穆提着刀用命給他換來的，現在他不但在計算我們，還計算老穆，有什麼良心。他覺得現在就沒有像老穆那樣的人會提着菜刀去宰他的嗎？』小乾于越說越高興。

『于大哥喝多了罷，連眼睛都紅了。』陳波珍的聲音：

『聽說你們製版部沒有什麼變動嗎？』

『還論動彈那一部分？』小盧又把語鋒接了過去：『我們是一體，割一個人的脖子，就是挖大夥的一塊肉；再說製版部和植字部也有調動，假如第一次把印刷部支配順利的話』。

『往他娘的那個小印刷所撥我可不去，那才冷呢？』肥馬又喊了。

『我想你們呈文和報告書已經交了，這件趕他走的事情，出於你們社長的嘴，比出於你們的手是安全一些。』陳波珍很愛她的哥哥和哥哥的一些朋友，對於利害方面觀察的很清楚。

『若是那樣說，還得找湯花瓶啊！』小盧又把大家的語鋒撥轉了：『社長就信服湯花瓶，還是託鄭先生求湯花瓶罷，』

『爲什麼自己的事情，要他們去辦。』陳大格反駁着，誰也沒有回聲。

又是陳波珍先打破了這沈默了四週。

『我很奇怪，羅華爲什麼把你們那位楊小姐約會去，究竟約會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最初我還以爲是她約到你們社裡，後來我會掛過幾次電話，都沒有人接，這我才知道他們已經走



了。」

『楊花瓶到華爾菲去，是一個人嗎？』小乾于問。

『不是的，還有一個白毛烏龜陪同她。』陳波珍回答着。

『不是的，』小盧反駁着：『是她陪同白毛烏龜，那個烏龜就是我們社長啊！』

大家又是一陣狂笑，祇有大格是默默的想着。

『是嗎？是嗎？』波珍驚喊着，擺着手，要大家把笑喊聲落下。

『嘿！今夜花瓶打扮的才漂亮呢？紅色的大喜衣，溜光嶄亮，直抖索。』肥馬縮頭縮腦的。

話沒有說完，小盧也沒得機會盡興的笑完，陳波珍像是懷着珍奇一般的把大家的聲音壓住。

『若是那個白毛烏龜是你們的社長，我真對不起，』她的手從上往下一擺，又一陣笑：『羅華想約會楊小姐，要求我給他們造一個自由談話的機會；可是楊小姐又不知道這件事情，那

個白毛烏龜總是在她身旁死守着，我雖然把她的電話號碼告訴了羅華，可是第二次告訴羅華給她電話的機會就沒有了，我恐怕把機會錯過去，便託了一個老大姐，又通融了一個當班的交換手，把短線接上了長線，他的名字也是羅華告訴我的，可是他沒有說明白，等到把那個白髮黑臉騙入長途電話室時，我那時急忙把這個機會通知了羅華；我們那位老大姐才有趣呢？據她說，什麼風呀雨呀的鬧了好幾分鐘，他始終也沒有明白是什麼葫蘆，賣的什麼藥，我看着楊小姐把話說完之後，便通知交換手把線摘開。不久，我看着白毛烏龜從電話室出來，那才有趣呢。」

小盧的最厲害，肥馬笑得發狂；大格向着妹妹說：『我聽了覺得也有趣，可是你還是像從前那樣會淘氣。』

『不！哥哥！我老實多了，這也許是由於我心境的衰老，不過像今天這們淘氣，快樂，是這幾年來少有的事情。』陳波珍的聲音雖然很低，可是把吵聲和笑聲都吹散了。

從窗上射過來的一條月亮光輝，被流雲遮隱了，黑暗塗滿了窗，也許是月亮落了；可是幾

個人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祇有大格的妻，懷着裝滿無名情緒的心，一面小心的爲婆婆煎藥，一面聽着他們談笑着似懂不懂的話，眼睛是常常的凝視在那面破玻璃窗上，她看得很清楚，月亮光是怎樣慢慢的移轉過去的，蔭影是一層一層的把窗上的灰色塗得更黑了。

## 七

海濱的秋色，真是清和極了，昨夜的雨，把街市的道路洗得更乾淨了一些，太陽是像昨天一樣的出來，照着白楊樹的黃葉子，天吹着冷冷的風，很容易使人感覺到秋天不久就要滑過去的樣子。

九點五十分，老王才到編譯課，編譯課的人已經坐得滿滿的；他才要脫大衣，一眼看到小鄭，他大衣也沒有脫，便忙走了過去：

『鄭！怎麼鬧的，兩三天靡上班？』老王的口吻挺親熱，用雙手緊緊的握住他的手：『聽說你鬧病？』

『算不了什麼！不過——』小鄭的話還沒有說完。

『走！』老王的視線向上一瞥：『還不到十點，沒有事情罷！』他的視線又轉向副課長的角落去，副課長已經端坐在那裡。『喫點茶，談一談。』

『不——』小鄭用嘴暗示着：『不得了！』

『甚麼事情？甚麼事情，割頭嗎？』老王問。

『脫了大衣，不久你就會明白的。』

老王的桌子距離小鄭的桌子遠，尤其是中間還隔着幾個女記者的桌子，談話是不很方便的。

老王仍舊是沒有回到自己的地方，便脫了大衣往小鄭的桌子上一放：

『小張，掛上！』他吵一般的聲音，震破了編譯課的沈寂，李課長有意無意的向他看了一眼。

『安靜點，你坐下聽聽消息。』小鄭在抑制着老王的囂張。

老王忽然注意在自己桌子上的一疊信，於是他又急忙的走過去。

社長室傳來了電鈴，小張過去不久，回來就把課長和副課長請了去；所有的人，都用目光送着他兩的背影，一直埋葬在門外，老王沒有注意到這些，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注射在幾頁信紙上。

室內被這早晨極亮的太陽，照耀得每一頁原稿紙都發着光。

『今晚××報的夕刊會多出五萬。』小柳的聲音，飛在了空中，引得老王向她看了一眼；不久，聲音和聲音便接起來了。

『我主張今天咱們夕刊停版……』

『我猜××報今晚夕刊，第一個標題是五段。』

『我猜是一呎二吋。』

『如果我是本埠另一個新聞社的編輯長時，馬上發刊號外！』

『不要吵喊，這是大家的耻辱。』忽然又飛出來一種怪音，激起來的不是沈默，而是一陣

嘲笑。

編譯課沒有一個人，在審閱稿件，男的，女的，都談着這件事情。

小鄭看老王還在聚精會神的讀信，便用紅筆寫了一個紙條，叫小張送過去。

老王放下信，打開紙條：

『花瓶入海！』他沒有十分明白裡面的意思，他也沒有想到更複雜的問題上面去，他依然是看着信。

在許多聲音吵雜中，幾個才子開始擬題了，編譯課有幾個素有名望的，什麼是標題聖手，和標題天才之類的人物，也搖頭擺尾的標起題來了。

小張在編譯課暫充了短途郵差，傳遞着各種用紅筆假製的標題：

『紅衫女子多薄命』

『害得情郎入鐵窗。』

又是一個紙團，飛落在小鄭桌子上：

『緋色衫子，有女如花

不嫁情郎，投海自殺。』

小鄭笑了笑，把它又捏成了一團投向老王的桌子。

小張把才子的佳作，送給了小柳，小柳錯認爲是小鄭傳給她的：

『寧海枯石亂誓死不嫁憎夫

夜約甜心失足終成千古恨』

她默默的看了一遍，認識筆跡不是小鄭寫的，於是她又傳遞給她隣座的一個老大姐。

彌漫在編譯課的那種，吵喊，動亂，沒有同情，譏諷災禍的氣氛，午飯後還沒消滅。

午後起了風，風吹起來的沙塵，把太陽的光和熱遮隱了一層煩人的灰黃色。

社長以下的幾個主事，還有編譯課的兩個課長，以主人的資格，在×大飯店，請輿論界代表和出版家歡談。

社長該是懷着怎樣悵惘的心情，來召開這個歡宴會？從表面上，祇能看他臉上刻着一條一

條的笑紋。用手把雪茄烟舉得高高的。

和社長一樣不安的，一樣感覺到悵惘的便是王廠長了。

王廠長知道今天的突變，對於自己的計劃是沒有什麼利益，在他腦中充滿了懷疑和猜想，他沒有勇氣再計劃他昨天所想到的事情。

關於羅華入獄的事情，誰聽了這段消息都覺得驚慌，尤其是陳大格聽說羅華爲了殺人，被捕入獄，立刻眼中浮跳出幾片暗影，他是純感情的認爲羅華是一個很可欽敬的友人，這段使他差不多不敢相信的事實，帶來了一種瘋狂的情緒，幾乎撕裂了他的心，他哀痛的心理也很單純，他也不知道楊花瓶是怎樣投的海。

由司法系透出來一點消息，於是謠言便像落花一樣的在水上飄浮着。

市民都猜疑着是新聞社男女記者情死的事情，也有的猜疑是情殺的事情，也有人喊着去檢驗尸，祇有更多的人是在期待着今天的夕刊，那裡面一定會有很詳細的記事，記載着女人投海和男人入獄的經過，也一定有更清晰的照片，看看女的究竟是怎樣的人。



夕刊終於在一定的時間被許許多多不同的機械吐了出來，本市被各種謠言的煽動，果然是每家新聞紙多銷了許多份，關於女記者情死的事情一點也沒有記載，和每天一樣的刊載了一些渲染着美麗社會的文字。

市民都失望了，市民當然是失望的，市民爲什麼不失望？幾小時的酒宴，把一個社會問題的裡表，自然會洗刷很乾淨，粉飾得美麗。

編譯課雖然因爲羅華人獄的事情，激起了幾小時的衝動，可是不久便平復了。羅華的那張寫字台，鋪滿了一片夕陽淡黃的光，椅子也在悄悄靜寂着。

陳大格在午後，心神更不安了，尤其是因爲夜裡磨睡覺，更使他從心的深處，生出了一種不能忍受的厭煩。

他回想着：從妹妹口中述說的昨夜經過，羅華是怎樣追尋着楊的行動，他爲什麼抓住一個機會便死不放手，他越想腦中越昏沈；他知道自己是不適於推想任何簡單的事情。可是他相信。對於這件事情，是比任何人知道的多，就是想不出一條線索來，他也想找小盧和乾子

談談這件事，焦急着又沒有機會，他是邪斯迭里的度着緩慢的下午。

## 八

是一個月已後的事情。

海濱的天氣也漸漸冷了，樹葉子落得乾乾淨淨，柏油路的兩旁，積有小的樹枝和黃葉了，偶而有一陣緊而且急的涼風吹過來的時候，在地滑動着，會發出飄零的聲音。

陳大格就在這個時候失業了，和他遭同樣命運的，當然是印刷部的一群。

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編輯課的人兩點鐘便都走了，大家都感覺到這是七天裡最輕閑的一天，既沒有第三版報，又沒有夕刊，直到午後四點鐘，祇有工廠部的人員還都沒有走，大家等着領取薪金。

印刷部是老穆先上樓領下去的，老穆回去之後，這件事情便被大家知道了。

這該是怎樣搖動人心的一件事啊！雖然大格早就預料到的一件事，可是他靡把日子預料到這門準確。

在上月的時候，誰都以為在十二號這件事情是會發表的，就是因為十二號的前夜，發生了那種呈文和投海的事情，十二號又是羅華入獄，每人都很聰明，都在避免着這件事的牽連。大格那時候想到這件事情也許會把逼在自己頭上的幾片蔭影沖淡一些，或許這件事情會移在來年春季發表，那時陽春天暖，自己還可以另找職業。

老穆走到靜止的輪轉機旁，最先向大格打了一個招呼：『完了！』

大格就覺得一股血，在脈裡猛烈的蠕動，伸手接過老穆的通知書，和一張清算單。

他默默看着，知道許多人的不幸，都註在這印刷得很粗糙的通知書上，他沒有勇氣，他也不願意再上樓去，他把圖章交給了一個徒弟，到樓上領取他那最後的一次薪金。

一陣像熱鬧而的確是很悲慘的慌亂，準備着將永別這扶持機器的一群，他們在尋找着自己應該帶走的東西，彼此清算着物質的關係。

大格坐在輪轉機旁的一個木箱上，那個木箱被他的肉和衣服磨擦的發着閃光，午後黃靄靄的太陽，和每天一樣從頂窓上照射進來，他油亮的衣服，發着可愛的黑光，一切都沒有永別

的表示，十幾年以來便是這樣的度過去了，雖然在時序上他們經過無數的陰天，和無數的晴天，但是不論天氣是陰是晴，他們對於這機器房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很熟悉的，他們更熟悉的是油墨氣味，和鉛鍋裡化鉛所蒸發出的氣息，這些氣息，也隨着四季改變的，他們都十分熟悉。在這裡度過五年以上生活的，對這氣氛都是非常眷戀，他們也有時想到，隔着一面窗和一扇門，外面便是春天，他們也有時想到小村公園綠的樹葉和黃的太陽，他們也希望從那時時充滿了油塵味的地下室走出來，可是，又想到襤褸的家，和住在家裡的妻和孩子們，受一種恐怖威脅着，在饑饉的低雲籠罩下，他們又覺得這油塵的氛圍氣是可愛的。

他們生活在這裡，也決不像參觀機器和參觀化鉛的一個陌生人，偶然用嗅覺觸及這似乎是含有大量毒質的氣味，便用手帕隔止住呼吸，他們不是那樣，他們像烟囪一樣的鼻孔，和鼻孔以外散布的一團薄暗雲，便知道他們是怎樣的愛他們的生活了，可是他們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機械，他們喫油塵的時間也很規律，比富人喫鴉片烟還規律得多，他們是在時間的支配下，每天當他們從黑色的額上，滿了一條手跡的額上冒出晶瑩的汗珠時，胸的起伏最緊張的

時候，他們便是大量吸收鉛灰和油塵的時候，這種鉛灰和油塵的味道，可以使他們下意識的知道時間的程序，每一遍油塵，和每一遍鉛灰，配合上直接的陽光或間接的陽光，不論是暗光和反光，都會調成一種不同的情調，祇有他們憑着積蓄的習慣，能深深的曉得了這些。

他們愛他們的生活，從來也沒有想到生活終了的一天。

偏偏今天就是他們生活終了的一天，這對於他們是一個嶄新的問題，有的十幾年，有的五六年，誰也沒有遇見過這個神秘的問題，陳大格想了一想，不過兌換了幾片黑色的影子在腦中和眼前烟一樣的飛散了。他仍舊是坐在那個木箱上，凝視着那一條被許多樓房擠得狹狹的一條陽光，寂寞的射在自己身上，像一條黃金弓弦，弦裡弦外，還依稀掛滿了油塵，他呆呆的聽不到大家的吵雜，他祇覺得這條對自己十分熟稔的陽光，和在陽光裡跳動的灰塵是可愛的，他沒有一點勇氣站起來，脫掉那件黑色的破工作服，一種強烈的，比強烈更深更遠的眷戀情緒，會悄悄的吸引了他，他不知道，像無歌無淚的癡人一樣，被雷一樣的聲吼給喊醒了：

『大格！發什麼呆？交代清楚走哇！給別人讓地方驗機器。』老穆的喊聲。

大格這才知道他最後的一月薪金，不知在什麼時候被一個小學徒塞在了手中，

大格先看了一看清單：

日給七角共二十一元。

夜班費十次共三元。

預支七元。

互助金扣除兩元。

食堂扣除四元三角五分。

淨餘十元六角五分。

最後像是判詞一樣的宣布了，他又看了看手中兩張伍元的紙幣，和零散的幾角零錢，他知道這是十幾年來的積蓄；十幾年血和汗的代價。

『老穆，我沒有什麼可交代的，你都替我辦了罷！不過就是驗驗機器。』大格把錢裝入內

衣的口袋中，一面又脫去了黑工作服：『我回家去，完了到我家去喫晚飯。』

老穆沒有聲音，點了一點頭，是默許的樣子；大格勇敢的走了，一條健壯的影子，一直衝出了門去。

這時是什麼也沒有想的走了。

雖然是太陽還沒沈落，可是陳大格一推開自己的家門，什麼也看不見。

『開薪不早些回來，累得房東跑了兩次了。』老太太的聲音。

『雙發合米店也來收過賬，都是告訴他們今天晚上來。』又是妻的聲音。

接連着妻的聲音，就是幾個孩子過來抱了他的腿；這時陳大格才看清楚老太太是坐在炕裡，妻是斜依着炕沿坐着，屋裡霧氣沈沈的，像是凝集着很濃厚的水蒸氣。

『還他們就是了。』大格再沒有更多的話。用兩隻手撫摸着兩個孩子的頭。

『可是房租已經欠兩個半月的了，能給得了嗎？方才我已經對房東說過，先給一個月的，過三五天再給找借一點；不然，怎麼辦吧？兩個半月房租就是十五塊，給了房租還喫不喫，

大小好幾口嘴。』老太太用很熟習的口吻說完之後，又是一聲深重的嘆惜。

這嘆聲又向大格心上投了一塊暗影，壓得神經抖顫了一下，用牙齒咬緊了唇，並沒有說話，望着玻璃窗的一角，從那裡發出來的黑暗，漸漸的散佈了全屋。

他已經決定對母親和妻不發表失業的消息，他也不願意把這塊又黑又重蔭影，移植在母親和妻的心靈上。

一盞小的油燈，在黑暗中放着光明，抖顫着那朶小的花火，晚飯是正預備在這暗的燈下舉行。

大格沒有注意到妻的忙錄，他又回想到在一月以前，同樣的燈光下，這張小桌旁擠滿了四五個人，那時就預想到，並且也談論過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小乾子似乎是挺有主意，也有力量，自己爲什麼現在還是和那時一樣的軟弱，他不解，頭腦昏沈沈的，想把失業的事情，狂喊給母親和妻聽，可是他又沒有那種勇氣，他又看看窗外，已經黑得沒有行星，也沒有月亮，他知道黃昏時那悽慘的風，會把天屬陰的。



他寂寞的想到，老穆爲什麼還磨來。

晚飯還沒有開始，房東又是第三次來收租

『暫時先拿去罷！過幾天再給一次，下月無論也想法子還清。』房東從大格手中接過一張五元紙幣，和一块錢的零錢。始終是不滿意的要求多付，老太太坐在炕裡這樣的解說着。

房東還沒有走開，米店的外櫃又來了；一個戴着爪皮帽商人的影子，也帖在了黑黃色的牆上。

『就剩五塊錢了，你先拿去罷！』大格又拿出了僅有的五元紙幣：『剩下回頭再算。』

『連上月的一共欠十四元六角七，給五塊錢實在叫我沒法交櫃，』一種很老練的詞句：『如果方便，就一次清楚了，也不是很多的幾個錢。』

『的確是沒有，若有的話，絕不使你爲難。』又是大格的聲音。

『那實在叫我沒法交代，上月你們已經說過在這個月清賬，可是你們又欠下了這些。』孩子們似乎每個月都習慣這種聲音，也習慣了幾幅不同的難爲情的臉型。

『過幾天，我們給想法子罷！』又是老太太的聲音，老太太像是很怕難爲了兒子，又這樣解說着。

『老太太，不是那們說，過一兩天倒不要緊，可是你們得給我一個準日子，我多跑兩趟並塵甚麼。』那戴皮帽影在牆上一轉動，詞鋒又轉向老太太。

『你先拿去罷！過一兩天也是沒有錢的，到下月一定和你們清賬。』大格又把爭執接了過來；忽然一眼又落在妻呆癡的臉上。他眼光忽又一轉，不知房東在什麼時候悄悄的走了。

『實在沒有也沒有辦法，那你們這個月先給一半罷！』

『我連一個也沒有了！』大格聲音很粗壯：『你還想多要兩塊錢？』

『若是不給一半，叫我沒法交代。』依然是這不負責任的口吻。

『那你要逼我嗎？如果你不能交代，找你們櫃上能交代的來！』大格的聲音沒止息，接着又是老太太吵喊着：

『行啦！拿走罷！過幾天有了錢再送去。』

討債的風波勉強平息之後，在扶梯上老穆遇到了米店外櫃向下走着。

『怎麼才來？』老穆才進門，大格迎頭就這們一句。

『家裡去幾個賬主，擾纏的沒得脫身，我答應他找給借一下，我才得走出來。』老穆像是經過一度很劇烈的爭吵，表現着疲倦和頹唐。

『我以為社裡發生了什麼事情沒得脫身呢，所以我等得很急。』大格現在是很安心的樣子。

晚飯的開始，老穆和大格佔據了靠窗的一張小長桌。老太太和妻和孩子們是圍在放在炕中央的一張小桌旁，僅有的一盞燈是放在了大格面前，孩子們也都很安然的在黑中用他們的晚飯。

『波珍的飯已經留了嗎？』大格很掛心的轉過頭來問妻。

『今天不是星期日嗎？星期日是給波珍留飯的，她回來的要那們晚。』妻的聲音又接着

老太太的聲音：

『天差不多要亮了才回家。累都累得要死，那還顧喫飯！』

『波珍太辛苦了！』老穆的聲音。

『雖然辛苦，也是賺不着錢，尤其是今年，是更不行了。波珍總是打算找點別的事情作，我總是勸她再忍受一兩個月，誰能想到——』大格竟沒有勇氣吐出來。

夜色漸漸的濃厚了，老穆沒有說什麼，他祇感覺到和自己家中同種的空氣，同樣的重量，在壓着自己。

現在的夜已經不是一月以前那染着濃厚顏色的秋夜了。現在吹着尖銳的北風，偶而還發着口笛一樣的聲響，戰慄的，驚人的，這冷風中的迷茫夜。

『明天天亮我就得走！』大格把聲音壓得特別低，除了自己知道和老穆能聽到之外是很秘密的。

『那又往那裡去呢？』老穆知道他不能把這個消息告訴家裡的任何人，所以也低聲的爲他保守着。

『我祇要走出去，自然有路子，』大格停了會：『不過，我太對不起波珍了。』

『是啊！你還是留在家裡，慢慢的想法子。』老穆規勸的聲音。

『無論如何對不起波珍罷？也要她把這個擔子擔起來的。我想，我祇要再找到工作，我——』忽然大格又把談話的方向轉換了：『明天晚上你再來一踎，把我失業和走的事情對老太太說一說，我實在沒有勇氣來說這些事情。』

『噢——』老穆很悽慘的答應不下去。

油燈的花火，在一閃一閃的跳動着。



## 一 文學青年自白

我是降生在一個南遷北返的流浪家庭中，爸爸是一個土木建築工程師，媽媽又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舊人物；四歲的時候，我們一同飄流到武漢。

六歲的時候，被強迫着去學『人之初，性本善』。不久，又是『天地元黃』，於是由於厭倦，我便開始逃學，去找放牛的孩子們度那森林和水邊的大自然生活，在這時候，我學會了徐家棚一帶牧童們極粗野的方言。

爸爸從路局回來，看見我一天比一天變得粗野了，於是又想用他的知識，把我造就成一個『高等人』；七歲的時候，那是僅僅把『人之初』讀完，而『天地元黃』的開始之後，我便被隔絕了林野生活，也自動的棄絕了私塾生活，便隨着爸爸念起『華音進階』和『英文法程』來了。

我是生在一個沒有書籍的家庭中，爸爸書房的牆壁上，是掛滿了藍色白繪的圖表，桌子上放的幾本大書，我依稀還記得清楚，都是他每天都要翻閱的數字圖表，偶而家中聚集許多人，談的都不出鋼鐵，土木，洋灰的範圍。

童年的玩具，不外是鐵尺，水平，皮尺，道釘，鐵皮之類的東西；漸漸的，在爸爸和媽媽那種自尊觀念培植之下，鑄成了一種孤傲，尤其是遷居到賀勝橋之後，幾年的生活，就沒有一次曾經和別的孩子接觸過。

遷到賀勝橋之後，曾冒着毒烈的太陽，坐着兩個土民抬着竹椅子似的轎子，爬過幾道重疊的山，到山陰的一所古廟裡的學校去讀書；那是在第三天便因為言語不通和大學長，演成鬧



毆而退學了，

我還深深的記得那野蠻部落，是怎樣的歧視着我：四十幾個學生中祇有我受着特殊待遇，一個人不但出十倍以上學費，並且還囚居在一所大房子裡面，受那佛經佛典的孩子教育，同學們伏窗窺視，交頭私語，像遊萬牲園一樣敬而遠之的態度，我再不能忍耐這修道院式的苦行與歧視。

從這唯一的學校退學之後，祇有家居了，一三三年的長時間，我沒有和一個孩子在一起玩過，那時住在一座小山之陽，和兩家西洋人櫛比的小白樓裡面，共有的大庭院是終年的深鎖着，像是在荒原中，我們是和外界隔絕了；滿山的花，是終年的開着，桃花開了，我們知道是春天，梅花開了，我們知道是冬天，夏天有白糊糊，香噴噴的山梔花，春天採茶，秋天撿椰子，爸爸因為每天忙碌，又常不在家，我的英文法程也停止了。

因為地帶荒僻，和自己的不幸，將近三年的光陰，沒有受到一點學校教育。

一二妹妹降生不久，大妹妹已經六歲了，爸爸顧及他兒女的教育，便毅然捨棄百花村的賀勝

橋而遷居岳州，妹妹和我便同時考入了一個天主教立的小學校；在那裡，我第一次接受了舊約創世紀的全部，和埃及的一半，這是我學校教育的啓蒙。從一個女祭司的口中，聽到了一些希臘神話和聖經故事，從此，我的精神生活更活潑了一些，在這些孩子中間，組織黨派鬭爭，那傳統的觀念是以街市劃界，而不以學校爲分野，所以居於不同街市的孩子，雖然在同室授教，也是和仇敵一樣在暗鬭着，這時我也加入了學校童子軍訓練，這僅僅是武裝自己，在這樣的學校中，雖然我活潑了一些，可是收穫的僅僅是幾篇故事。

戰爭發生了，我們棄了岳州逃往桃林寺去避難，那地方沒有學校，也沒有私塾，我和妹妹讀書的事情又中止了；雖然這又是一片人間的荒原，除了桃林便是竹林，可是我經過岳州一段潑刺刺的孩子生活之後，便不能再安於沉靜和無味的生活中了，爸爸爲我和妹妹請了一個吸鴉片烟的英文家庭教師，我是天天早晨在稻田中捉青蛙，也常常下鄉去收集香根；那紅綠色的竹子香根，使我染了一種收集的癖好，這個地方的廟宇櫛比，泥佛比人口還多。

最後到長沙，入小學校不够一星期，戰爭又起來了，把一個流浪的家庭，又一直趕歸到賀

勝橋，賀勝橋成了要塞地的時候，爸爸帶了我們，在深夜中，人喊馬嘶砲聲四起的恐怖中，又逃到了武漢。

到武漢還沒有找妥住處，爸爸又從路局拿到了圖表，第三天又起身赴黃石港。

爲了躲避戰難，和休息過度驚恐後的心情，去黃石港那鳥獸絕跡的地方，爸爸和媽媽都願意，可是我和妹妹的教育又停止了。

經過重疊的山，激流的水，晚上岩石上的水獸，暴風風的襲擊；在帆船上海生活了七天，那陌生的境地終於達到了。

小草舍的房後，長滿了沒有邊際的樟樹和荒草，房前有野草叢生的池塘，椒樹遍山遍野，瘴氣不見天日的彌漫着，那毒熱的太陽，也像是焚燒一樣的照着這荒的山峯，和荒的原野；媽媽和妹妹們染了很沉重的瘧疾，每天像是神經病一樣的發昏，爸爸每天早出晚歸，又顧及這急性病患會傳染了我，我便隨着爸爸和她們隔絕了，度我更孤獨，一點人性也沒有的生活。天天爸爸派一個工人帶我到荒山野林去打獵，晚上歸來便和爸爸在一塊喫和睡。

由於瘧疾糾纏着媽媽，不得不冒着兵險到了武昌，這時一個更大的戰亂發生了，我已經是十一歲，學校教育依然是沒有得到。

終年在逃避着戰亂，每年都經過敗兵的搶奪，到武昌的時候，又遭遇了這最後的一次的搶掠，幾乎要斷絕了一家人的生活，爸爸爲了自己的創痛，和我們的教育，毅然拋棄了他的事業，用僅有的路費，帶着我們由漢口赴上海轉天津到奉天。

十年以前的生活，現在追憶起來，像是在夢境中一樣度過了。

## 二

本格的中學教育是在黑山北嶺和新民三縣受的，在這個時代，讀過魯迅先生的野草和沫若詩集，也曾狂痴的背誦過骷髏的舞蹈和孤靈，這類惡魔派的散文詩，使我迷戀了很長久的時間，那時曾加入教師們所組織的狂吟社，刊行了狂吟週刊，是以詩爲主體，詩論爲附屬的油印刊物，這是我參加文學集團生活的第一步。

入奉天北關第一高中的時候，在國學常識的試題中有：『吶喊之作者爲誰？』這又是第二

次買到第九版的吶喊。

這從爸爸的意思是入了理科，不知爲了什麼，由於入學試題，和重讀了吶喊之後，在理科中竟狂讀起文學書籍來了，還記得，那時兌得一個 Book Hunter 的綽號，在圖書館中，讀了 大仲馬，左拉 葛利莫 柏桑 小說的大部，那時候對於法國小說發生了一種偏愛，我把去試驗室的時間，都葬送在圖書室中，漸漸的對於理科課程厭倦了，於是我偷偷的轉了科，當時轉科限制太嚴，經學校當局許可之後，並且還要經過考試的，那時英雄主義和超人理想，已經達到了高潮。沒有通知家庭便退了學，不久又考入另一個中學的文科，圖書館的文學書籍不及以前的豐富，自己的熱血也比較從前減退了。這時候會對於前路，感受到最大的徬徨，充滿了矛盾，也充滿了痛苦，那時我深深的體味到，社會所給我的，是近於殘忍的戲耍，暴虐的玩弄，我在苦悶中，又順從了爸爸的理想，考入了一個鐵路專門學校攻鐵路管理，本科讀了三年銀行簿記，商法，交通史，電報：：和一些不合理情的英文，那時走出了學校，腦中裝滿了這些條款和機械，銷售這些東西的唯一市場，當然是鐵路了，那時爸爸也歡喜，媽媽

也歡喜，祇有自己，像是回味着在三年之間所受的欺騙，在青春的熱血循環中，懷了一顆更活躍的理想，反抗了爸爸的理想，反抗了媽媽的歡喜，反抗了一切似的沒有去向鐵路市場廉價售賣這些機械的條款。

在一個活躍的空想中，我迷惘了有五六個月的工夫，我沒有入學校，也沒有讀書，我祇是在憧憬着作英雄，我是陷於病態的狂癡，我想逃亡。

我的失望，幾乎要漲爆了我的心緒，但是這時候沒有一篇作品產生，因為那時舊的寫作情緒，已經成了死灰，新的寫作情緒，還沒有燃着。

我失望的情緒促使我，在爸爸無可無不可的同情心之下，考入了一個書院學文學，這利那間新生的轉變，有如晨曦在照耀了我，在過去許許多多條款和機械，壓得透不出呼喊的心靈，在這時也更富有青春血液的活潑起來了。我也能吸收得到那最新鮮的氣息，我的回憶使我滿足了，在始終感謝的心情下，接受了麥絲凱勒太太三年的英國古典文學講座，和大衛遜教授經典派的詩歌。

這時又萍水相逢了幾個可愛靈魂，自然的力量，使我們緊緊的擁抱在一起，那澎湃起高潮血花的怒鳴，輝輝的希望交碰出花火在尖端閃耀，忘記了歷史，忘掉了時間，把喫小館和看电影的錢摺集起來，送到印刷局老闆的手裡，出了一種薄得可憐的文藝月刊。

學生生活最終的一年，使我和英國古典文學叛離了，又新接受屠格涅夫的虛無人生觀念和托爾斯泰的宗教理想；相連的我也常去旁聽老莊哲學，同時把聖經研究也選入自己必修科之內了。

當然，這也像一朵春花一樣，從開放到凋落，不過是經過極短的時間罷了。

迴光反照的，這時候在奉天公報發起了白光週刊，幾個人有的研究十四行論，有的翻譯着雪萊的詩論，也有人作情詩和哀歌之類的長詩，這儼是一群天才的詩人，這組織也成了詩的集團。

### 三

學校教育才要終了的最後兩個月中，家庭的經濟組織由於砲火遭受了全盤的潰滅，生的暗

影，朦朧中撲向了我，在當時的社會與出版狀況下，文學是不能解救這生之顛慄的，我將怎樣去求生呢，我徬徨了。

這時，我像是又追憶起以往的夢境一樣，那甜蜜蜜失去的悵惘，又在味中依迴，有如尋夢者長久跋涉黑暗中，偶然獲得他的夢境一樣，生的迫切，使我想通商法，銀行簿記，鐵路管理……：那一樣知識都是可愛的，在過去的任何一種技能，都能解救我——解救我的徬徨。生活的綫索，牽引我的第一個機會來了。希望的綫索，牽引我第二個機會也來了。第一個機會告訴我的是：你學過鐵路管理，還是到鐵路上來罷！第二個機會告訴我的是：你是學文學的，還是作一個新聞記者罷！

事實很顯明的是和我開玩笑，我在矛盾的心情下，接受了第二個機會給我的新聞記者。

無論如何，這不能不算最大的喜悅，投身於那個物質設備較華麗的晚報社中，我恍如走在我從前所想的夢境，我第一天的職務，是編輯副刊，這恍如又是一個夢。

在這時候，接觸了一些青年文人，一些專談大問題的文學策士，歌風頌月的詩人，因為都



是年青，自然很容易攪成一團；可是誰也不讀書，天天聚在一處清淡。

晚報的副刊僅僅一版，凡是電聞社會新聞以外的稿子，都可以在副刊上發表，每一次談起話來便是批評和指摘副刊太雜蕪，好花不能栽植在亂草中；後來蘊釀了一兩個月的工夫，發刊了純文藝版：文學七日刊。發刊不久意外的是，把大家聚在一起說大話的情緒都趕散了。

這一年的編輯生活，每天談文學論的結果，很影響了自己的寫作。

在一個落葉的秋天，已經獲得一年報人的生活經驗，又到濱海的一個港灣，某一個大報社中編各地新聞兼編一版副刊；在這一個商港中祇能使一個經濟家興奮，每天所聽到的不是標金便是期貨。

我當然會感覺到寂寞的，直到一個年之後，我又主輯了文藝兼遊藝副刊，我的血潮開始又流動了。

我在文學的路子上，第一步還沒有走完，也許才走第一步，便感覺魯迅告訴我的：『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過活，萬不可去作空頭文學家。』自己本來沒有才能，又靡有別的小事可

尋，祇好在文學裡來找點小事作罷！

過來的一步是漆黑的路，未來的遙遠也許竟是險途。

我不能不說：『社會是在虐待着我。』

## 跋

集子的付印，一謝古丁兄賜名；二謝秋谷君寄贈津村及月亮落了舊作。

這一冊集子，是代表了我過去寫作生活的一部，處女集便這樣的刊出了，我覺得汗顏，也許正是爲了汗顏的關係，會鞭撻我努力第二個小說集的出版，因此，我也在喜悅着。

此外還有幾篇作品沒有徵集到，一點也不覺得惋惜的放棄了；所有的幾篇，在輯集的時  
候，都想修刪一下，因爲自己沒有更多的精神和時間消耗在我應該消耗的這冊處女集中，這

一點我自己也覺得對不起我自己，其中除掉津村的第七節是完全改換的之外，其餘大致是保持著發表時候的原形。

九篇小說中，有的是在七年前寫的，有的是在一個月以前寫的，排列並不是按照發表的時間順序。

夕刊的消息是在大連主輯滿洲報文藝副刊時候寫的，故事是語學校一個同學告訴我的梗概，又從英文滿報上得的結論，這就是故事的結尾。

病患，走失，和妻是多年以前在新京某報文藝上發表的東西，這次僅僅得到了三篇，不容選擇的都加入了。

月亮落了是在奉天滿鐵病院病牀上寫的，出院之後住在鄉間又寫了津村，兩篇東西都沒有機會發表，後來淑女之友創刊，蘇菲像是和我開玩笑一樣派遣幾位記者小姐到民聲去索稿，那時候便把這兩篇東西交出了。記得還有一篇愛的賭博，這次沒有收集到。

南行是編輯民聲晚報副刊的時候，每天晚上校正完大樣子之後，在編輯室寫的。（因為那

時住宿在民聲三階的宿舍中）最激動寫作情緒的便是今夜脫稿，明日的午後便可以送達全奉天市民的閱戶手中，在南行之後曾寫過一個中篇，這次擯棄了。

双曲綫是在大連泰東日報新年號中發表的。在各報新年號發表的小說，僅存有這一篇。

小松

一三六・三・二八・晨新草一